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八期

要目

時事評論

國共和談決裂以後……

鶴 阜

最近歐洲選舉之透視……

海 明

從共和黨勝利到煤礦大罷工……

康 君

評中美商約……

陳 人 白

歐洲的脈搏……

劉 少 嚴

法蘭西大革命的民主與獨裁……

唐 虞 世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歐 伯

——附論潘光旦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周末社會大轉變與諸子學說的勃興 文甫

關於易經卦畫起源之研究……

劉 鈺

論中世紀戲劇……

冰 夷 編 譯

大 壩 樓

〔小說〕

巴爾扎克
謝均譯

求真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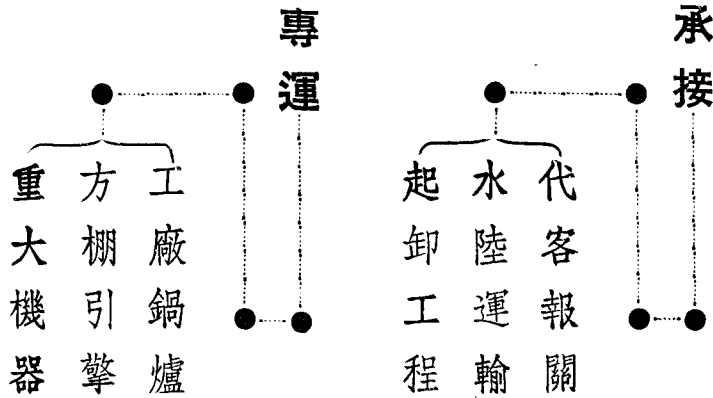
華 富 運 輸 行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電

話：

九 九
七 六
七 五
二 四
七 二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弄五號

Established in 1917

密 勒 氏 評 論 報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has earned a recognized reputa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and impartial views, unexpurgated news reports, and fair, unbiassed reviews. Stay up to date by regularly reading China's oldest and most popular English-language weekly, Enter your subscription toda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60 Chung Cheng Road (E),
Shanghai.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a period of 3/6 months, for
which I enclose \$

Name:

Address:

(Street)

(City)

Rates:—Shanghai & Outports, 3 mos., \$9000; 6 mos. \$17,000.

Outports (airmail):— 3 mos., \$17,000; 6 mos. \$33,000.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時事評論

國共和談決裂以後……………鶴 臯(二)

最近歐洲選舉之透視……………海 明(四)

從共和黨勝利到煤礦大罷工……………康 君(五)

評中美商約……………陳人白(七)

歐洲的脈搏……………劉少嚴(二)

希臘——巴爾幹的波斯……………趙天龍譯(三)

△『人民世紀』之諷刺▽

巴勒斯坦局勢概觀……………仁昌譯(四)

△猶太人問題▽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歐 伯(六)

——附論潘光旦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法蘭西大革命的民主與獨裁……………唐虞世譯(三)

周末社會大轉變與諸子學說的勃興……………嵇文甫(究)

關於易經卦畫起源之研究……………劉 鈺(五)

論中世紀戲劇……………冰夷編譯(六)

大 壩 樓〔小說〕……………巴爾扎克作 謝均譯(七)

青島剪影〔地方通訊〕……………志 青(九)

時事評論

國共和談決裂以後

國民黨和共產黨，自前月中開始重新恢復起來的和平談判，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不但毫無結果，而且已經公開決裂了。這『決裂』，雖然對於我國當前的政局不會發生什麼決定的影響，即對於整個國共間的關係也將只是一個較富有教訓意義的插話，但單從戰後一年餘來的國共關係上說來，却是一種劃時期的表現。

我們說，這次國共和談的公開『決裂』對於我國當前的政治局勢不會發生什麼決定的影響，因為在這次『決裂』以前，國共間的糾紛和內戰所加於我國政局的影響，在『決裂』以後將仍然繼續下去，不會因此立刻發生什麼『變化的』。一般人，尤其共方及其同情者們認為這次『決裂』將如何影響今後的政治局勢，將形成什麼『全面決裂』或『全面戰爭』，因而特別表示悲觀。但實際上這不過是顯露人們以前對國共和談過分抱着幻想，過分抱着樂觀，一旦遭到事實的打擊後便由一個極端轉到另一極端罷了。然而這對於明眼人却早已在預料之中。

我們說，這次『決裂』即對於整個國共間的關係也只是一個較富有教訓意義的插話，因為在這次『決裂』以前，國共間總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或『邊打邊談』；在這次『決裂』以後，這種『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或『邊打邊談』的悲喜劇仍舊是要重演下去的。這從最近國民黨當局表示『中共問題，政府始終抱定以政治方法謀取解決途徑』（國民黨總裁覆民社黨領袖函）以及共方表示『同意與南京重開談判』（聯合社十五日延安電載周恩來談話）的態度看來，就够證明。但同時這次『決裂』却告訴我們，國共間的矛盾和糾紛，無論怎樣和平談判，即達到蔣毛的親自『會談』，達到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但結果仍然解決不了問題，仍然是一個『公開決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較富有教訓意義的插話』，這插話又一次證明：國共間的僵局，如果沒有人民大眾的有力干涉，單靠兩黨間及加上什麼第三方面的和談，無論如何是得不正當的結果的。

『但單從戰後一年餘來的國共關係上說來』，這次的『決裂』却無疑地『是一種劃時期的表現』了！因為經過了去年九——十月的蔣毛直接『會談』，特別是經過了美特使馬歇爾五星上將的『調解』，經過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經過了所謂第三方面的奔走斡旋，但一年餘來兩黨間不僅從沒有真正停止過軍事衝突，且其最後結果還是一個『公開決裂』，——這不但將過去所有的『會談記要』，『政治協議』，『整編方案』，完全變成一些空文，而且在國共的地位上，在所謂第三方面的集團中，在美國調解者的關係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現在讓我們來看這變化中的幾個主要現象吧：

一、日帝屈服後，國民黨政府在『解放區』，尤其是在華北和東北的地位是異常不利的。那些區域在最初一個時期內，可以說完全被控制在共黨的勢力之下，至少是在共黨活動的範圍內。但在多次的和談過程中，國方得以逐步運輸軍隊至這些區域，并逐步佔領了和控制了這些區域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反之，共方則在同一的多次和談之下逐步地失去了其原來所佔領及其所控制的的城市和交通線。這後果，

在國共的軍事和政治地位上都發生決定的變化。換句話說，現在的國民黨政府無論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佔了極大優勢和完全主動的地位；反之，共產黨則無論在軍事和政治上都陷於異常不利和被動的地位。這次國共間的決裂正是國共雙方這種地位上的重大變化之一種顯著的反映和一個劃時期的標界。雖然朱德將軍現在還宣稱：『此刻共軍……實力較張家口陷落前為強，士氣亦從無今日之盛，』（聯合社十一月十八日延安電朱德對外記者談話）但這種自慰式的口吻不但於事實毫無補救，反而暴露了人們絲毫沒有理解和接受教訓的能力，這就更加預示了共方的未來命運。

二、集合在民主同盟及其周圍的所謂第三方面，在國共衝突的夾縫中探出頭來，在利用這兩黨的和談過程中將自己抬舉起來，因而在『兩大之間』不但跟着馬歇爾使佔據了和事佬的地位，而且似乎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由於國共雙方矛盾的不可和解及雙方在談話打打的过程中之地位的變化，尤其是由於國民黨方面的分化與拉攏政策，『第三方面』是分化了、解體了。不僅青年黨已明白地表示站在國方，參加了國大，就是民主社會黨也跟在它的後面加入了同一行列；而民盟的另一部份（包括第三黨及民主建國會等）雖然仍舊以調解人自命（見廿五日羅隆基的書面表示），但事實上這調解者的地位與共方同樣陷於僵化的困境之中。原來所謂調解者，多半是藉調解來作一個政治的踏板的。於是所謂第三方面的面目獲得了第一次的顯露。假如和談重新恢復和繼續下去，這類似的『顯露』也會相繼發生的。

三、在戰後國共的衝突中，主要的『調解者』是美國。最初將共黨領袖毛澤東帶到重慶去和談的是美大使黑爾利。隨後促成政協談判的是美特使馬歇爾。有一個時期，不僅國民黨全靠馬歇爾的斡旋，來恢復其在『收復區』的地位，就是共黨也譽之為『和平使者』，寄以莫大的希望，而『第三方面』及一般普通人對馬使調解所抱的幻想更是不用說了。然而一年餘來美國調解者所盡的作用，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明白了。原來調解者在國共間所斡旋的只是實行美國在中國的獨霸政策，實行扶植前者而抑制後者的政策。這一點，不但共黨在灼傷了手之後已親切地感到痛苦，對『和平使者』表示不信任，由擁護運動轉到反美運動，就是一般對美國最富於幻想的人們也多少感到幻滅了。上述的三種『主要變化』，不但明白而深刻地指示出了戰後一年餘來國共關係及雙方地位的轉變過程，『第三方面』的分化程度，美方調解者的真實作用；而且還帶來了一個富有重大意義的教訓。這教訓便是：國共間的矛盾，無論雙方的上層領袖們怎樣和平談判，無論『第三方面』如何奔走斡旋，無論美國如何發生作用，這『矛盾』是無法解除的。已往如此，將來亦然。

要根本而合理地解除國共間的矛盾，終止它們間的糾紛與內戰，使全國獲得真正的民主、統一與和平，只有依靠全國人民大眾的覺醒與團結，用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行使主人翁的權利，來實行干涉、來執行制裁，才有可能。

但在已往和現時，不但國民黨當局盡力抑制人民大眾的覺醒與團結，第三方面人士有意或無意地癱瘓人民大眾的覺醒與團結，就是共黨領袖們也是輕視人民大眾這種覺醒與團結的。所以，他們追求的『民主、和平與統一』，只是超民衆的純粹上層的『民主、和平與統一』，因而其後果便形成了一年餘來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或『邊打邊談』的悲喜劇，產生了現時『只顧打，不願談』的分裂局面！

現時國民黨當局已不顧一切地召開了其久所預定的『國民大會』，并拉攏了第三方面的一部份人士（青年黨、民社黨及所謂社會賢達們）參加了這個國大，正在準備通過『憲法』，『還政於民』，——但這不僅對於真正的民主、和平與統一毫無幫助，而且更加深了國共間的裂痕以及未來和談的困難。至於共黨領袖們，既不求援於民衆的干涉，又不提出普選全權的國大來代替國民黨召開的『國大』，而只是乾脆地否認它，希圖專靠軍事抵抗來達到和談重開，這對於真正的民主、和平與統一，也只是緣木求魚！

現在應該是時候了，應該是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認真解決國共糾紛以及其他有關國家重大問題的時候了！（鶴皋）

最近歐洲選舉之透視

最近歐洲大陸各國如法、保、羅、波，甚至意大利的羅馬市議會，均先後舉行選舉。這誠然是歐戰結束後大選以來的又一件盛事。選舉本身雖不足以決定歐洲的命運，但牠無論如何却可以相當反映歐洲各國幾種鬥爭力量的關係、變遷和推移，換句話說，牠就是歐洲未來命運的一面鏡子。在這點意義上，牠是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

首先我們談到法國的選舉。在這次大戰後，由於德國的完全被摧毀，法蘭西已成了歐洲的重心。但戰爭所加於這個大陸老帝國的打擊也并非輕微，中東勢力已喪失，海上艦隊已瓦解，國內生產機構泰半遭破壞，殖民地與帝國本部的關係僅靠英國支撐和不得已的讓步才略挽回一點，就在這種情形中，法國國際地位空前低落，而國內的危機也百出。過去藉借款所造成的短暫的經濟復興，由於戰後市場的縮小及英美勢力的競爭和排擠，已遭逢新的恐慌的威脅。特戈爾曾希望靠強有力的軍事機構和流血政策並未壓服北非、中東及越南的反叛，但法國的物質基礎和國際威望已過於衰敗，不能勝任這種沉重的負擔。結果特戈爾便倒下了台，躲在法國政治舞台幕後，準備排演波拿帕的新喜劇。天主教人民共和黨繼踵而來，在國際上玩弄陰謀，想充當貝爾納斯和莫洛托夫的中間人，替法國爭多一點發言權和實際利益，但這種中間人地位與法國本身的立足點過於不相稱，牠只能得到『悲劇』的收場——受了雙方的排斥。直到今天，她從萊茵河方面還得不到什麼實際可靠的利益，法國的工業仍然沒有煤鐵和原料。皮杜爾除了繼續貶低法郎的價值，眼看物價飛漲與美國商品的競爭外，束手無策。於是就來了一次選舉，法國工人們和一般失望的小資產階級把票投向共產黨。他們對資產階級政黨的一切試驗及虛偽的『聯合政府』已失去任何信心，事實上，戰前『人民陣線』所造成的不名譽的後果已足夠教訓他們了。他們今天正要求共產黨和社會黨這兩個標榜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和資產階級斬斷一切苟且的關係，把政權握在手裏，切切實實地實現牠們自己的社會主義政綱！這就是目前法國選舉的中心意義。

照這次法國選舉的結果看來，共產黨獲得五百三十五萬一千票，得一百九十席，較之上次制憲會議選舉增加十七席；人民共和黨獲得四百九十八萬八千票，得一百六十一席，較上次減少五席；社會黨獲得三百四十三萬三千票，得九十六席，較上次減少三十五席。其他左翼小黨共增加七席，而右翼各小黨則增十五席（特戈爾同盟佔席數最多）。仔細分析一下各黨的力量關係，立即可推斷，在人民共和黨的選民中，懷有強烈反動傾向的資產階級份子開始走到極右的黨派去（如帶有濃重的波拿帕主義色彩的特戈爾同盟），一部份不滿的小資產階級則轉向工人政黨。社會黨的衰落給我們一個更大的警覺。這個黨在戰後已逐漸將過去的工人基礎讓給共產黨，而牠自己則從那個瓦解了的急進社會黨中，吸收了大批小資產階級。牠的衰落與過去急進社會黨的衰落和瓦解，具有同樣的社會意義，即，表示法國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已打破小資產階級的任何穩定的議會主義幻想。他們現在正走向共產黨。共產黨已向社會黨提議單獨組織政府，這是法國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強烈要求壓迫成的步驟。但據說，社會黨却拒絕這一要求，牠願意參加各黨聯合的政府。（十一月廿三日密勒氏評論報第三六六——七頁）這在社會黨本身而言，當然并不出奇，因為牠數十年來，一貫就依賴於資產階級，害怕得到政權，那末共產黨將怎樣辦呢？牠將屈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壓力，重新回到『聯合政府』，還是毅然以堅決的、多數黨的地位，不惜打破議會的界限，掌握全部政權？假如牠堅決走後一革命道路，則牠立即可以取得大多數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擁護，社會黨立即就正式分解，所有一些不穩定的、左傾的、中派性的小政黨就被牠吸收，法國革命就立即開始新的一章，歐洲的局面就為之一變。但根據已往的經驗，我們不敢信任法國共產黨有這種革命的企圖，牠將多份回到『聯合政府』的過去。不過這一次新的『聯合政府』，不是資產階級佔主要地位，而是工

人政黨——共產黨佔主要地位吧了。這才是典型的克倫斯基政府！共產黨的領袖陶雷士將充當法國的克倫斯基，榮任總理，此外，共產黨還「要求於外交、陸軍或內政三部長中，取得一二席」（聯合社巴黎十一日電）其餘席位則讓之於資產階級及其他政黨。

共產黨之成立這種「聯合政府」，一方面無疑是出於莫斯科的願望，因為莫斯科今天所希望的不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尋得一個外交與國、來對抗英美的壓力；另一方面則出於這個共產黨領袖們的妥協本性，因為他們也與社會黨領袖們一樣害怕取得政權。但近數十年豐富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克倫斯基式的「聯合政府」只是資產階級火中取栗的工具，牠終歸以悲劇而收場的——不是引向哥尼洛夫式或希特勒式的反動，就是引向「十月之路」，難道歷史還能替我們指出第三種發展的前途嗎？

圍繞着法國選舉週圍，歐洲局面的緊張性已從英國工黨在議會中的「叛變」爭執，和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選舉中，暴露得最清楚了。前一事件證明：英國工黨在工人的壓力之下已開始了左右分化的象徵，雖然目前只限於外交政策方面，又雖然所謂左派的力量尚非常軟弱和保守；其次，保、羅等所謂「東歐集團」各小國的選舉却指出：雖然在蘇聯的直接控制和影響之下，又雖然有了某種不徹底的改革，但資產階級反對黨仍在議會中佔着一個不可忽視的嚴重勢力（如保加利亞的貝特柯夫反對黨竟取得一百二十萬五千五百三十選票；羅馬尼亞的農民黨也取得很大票數，足資明證）。這從相反的方面證明，東歐也還是一個極端不穩定的地帶。處於「東歐」與「西歐」之間的意大利，在十一月十二日的羅馬市議會選舉中，更暴露出歐洲的最尖銳最急迫的決鬥姿態：共產黨、社會黨所代表的「人民集團」得十八萬票，而新法西斯主義運動——「平民運動」則得十萬票，佔第二位。這不禁使我們憶起第一次大戰後的歐洲形勢，難道意大利政局又一次成了歐洲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決鬥序幕嗎？假如歷史真的如此安排，則跟着這次歐洲決鬥的最決定的一幕也只好從柏林移到巴黎排演了。（海明）

從共和黨勝利到煤礦大罷工

美國戰後第一次普選於十一月五日舉行，結果共和黨獲得了重大勝利，控制了參眾兩院，州長名額方面也一馬領先，使民主黨遭受了羅斯福上台後第一次的慘敗。這結果將影響美國的內外政策，影響世界各國及今後數年間的一般趨勢，因而引起我們的注意乃是必然的。

第一次大戰後發生的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使共和黨的領袖胡佛感到無能為力，迫得要把主張「新政」的羅斯福推上了台。羅斯福的「新政」主要是便財政獨占資本家作某種犧牲，解救一下失業問題，賄買一些工人貴族去緩和工人的鬥爭；另一方面則給予中小工商業者以某種讓步，以此對當時的國內危機作最後的努力。但結果，由於希特勒和日本實行對外武力擴張及各國實行關稅戰爭的影響，使美國的世界市場縮小了；再加上各國瘋狂的備戰，迫使羅斯福不得不把美國帶到戰爭的道路，以便從戰爭中爭取國際的地位，並在取得這地位後確保世界的市場，穩定她的統治。但不幸這次大戰結果所帶給美國的却是：整個世界受到極大的摧殘，廣大民衆的購買力更加薄弱，市場更加狹小，各國經濟均發生空前未有的衰落危機，殖民地解放和工人革命運動的威脅及與蘇聯集團的尖銳對立；同時國內在戰時所吹脹了的龐大生產力又難以轉變成和平的生產，繼續戰時的物價管制又使大商家「無合法利潤」，不斷的大罷工浪潮更阻礙復員的進行，加深消費品的缺乏……。這種種方面的困難是民主黨的政策所窮於應付的。今天，從獨佔金融家到中小工商業者都或明或暗地需要一種更強硬而堅定的政策，去確立世界的霸權，打開一條出路，對付工人的罷工而保護牠們本身的利益。同時一般民衆（連工人在內）也對民主黨採取鎮壓罷工等政策起了反感和失望，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需要一種新的轉變。這種各方面的需要便造成了民主黨的失敗和共和黨的勝利。

在競選中，共和黨指斥民主黨為莫斯科的工具，前總統胡佛發表競選演說也公然宣稱：「數年以來，整個世界包括美國在內，正在社

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計劃經濟」之獨裁大道上向左邁進。美國由於此次之選舉，成爲擯棄此路之第一個國家。他們在各選區所標出的口號說：『你受用得够了嗎？那麼投共和黨的票吧！』所謂『够』的意思就是：罷工够多，物價够高漲，供應够困難，尤其是共產主義的威脅世界範圍够大。美國戰後這一連串難題，就是全國各方面對杜魯門不滿的原因。由此就可明白：不但『共和黨勝利頻傳聲中唯一被大眾遺忘』的華萊士於夜間默默離開旅邸；復任重要職務之希望將成泡影，即杜魯門本人也接受民主黨重要領袖的勸告，遠離競選運動，而在米蘇里故里渡其假期。在共和黨勝利後，不但是他本黨的議員、同志們，甚至『素以支持羅斯福新政不遺餘力之支加哥「太陽報」』，也由『總編輯兼發行人費爾德親撰社評一篇』要求杜魯門爲國家利益計，應委令共和黨員出任國務卿，然後辭去總統之職。『國家之最高執行機關在閣下管制之下，則吾人之外交政策必遊移不決無疑。』（合衆社六日電）杜魯門就這樣被敵人以至『同志們』推入四面楚歌的窘境中，最後不得不向共和黨低頭，聲稱：『竭誠與參衆兩院通力合作！共和黨若能待余以善意，則余亦報之以善意。』（法國新聞社十一日電）

勝利後的共和黨，對於杜魯門這種『通力合作』的要求當然『同聲讚美』，因爲杜魯門在這聲明發表前夜，便以事實來表示『善意』了：他在普選後第一步工作便是取消所有物價管制（除房租及米糖外）。這表示取消資本家增加『合法利潤』的束縛，美國大資產階級當然歡迎杜魯門這樣來執行共和黨的更保守而反動的政策，更強硬而堅定地代表自己的利益，絲毫不受民衆壓力的影響。但物價管制的取消，勢必促使物價瘋狂上漲，通貨更加膨脹，工人的實際工資被減低則工潮便擴大起來，杜魯門便不得不強硬而堅定地對工潮加以鎮壓，因而更加形成政府與民衆間的衝突；同時，輔對外也需要採取同樣的『強硬堅定』政策，則勢必加深美蘇間的一個轉機，倒不如說是徹底危機深化的表現。事強硬態度，也勢必加深美國的困難。因此，共和黨此次的勝利，與其說是美國戰後困難的一個轉機，倒不如說是徹底危機深化的表現。事實上，杜魯門宣佈取消物價管制時，美國物價便立『即發生漲風，通用汽車公司已將所有各種汽車及卡車之價格一律增加，計每一單位漲價一百美元，其次各肥皂廠亦同時宣佈漲價，平均增加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法新社十三日電）同時，『新任商務部長哈里曼與其他高級官員現正研究如何消弭目前之通貨膨脹趨勢……許多經濟學專家，預測目前美國之繁榮在最近期中將有不景氣之結果，其時短不出六月，長則不出半年。』（同日合衆社電）在這種物價狂漲和通貨膨脹的威脅下，西海岸海員罷工僵持了五十多天還沒有解決，工潮就蔓延到好萊塢，今天却又擴大到全國的烟煤礦工了。杜魯門對於好萊塢工潮加以大批拘禁的鎮壓，而對於領導四十萬會員罷工的礦工聯合會主席路易士，也公然用『傳票』的手段來威脅了。這種明目張膽的反動態度，終於引起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的聲明：『政府即使以槍刺或拘禁恫嚇工人，亦不能使礦工生產煤斤一噸。任何企圖，凡欲運用武力以對付礦工者，徒足以引起勞工聯合會所屬其他工會之同情罷工而已。』（法新社廿日電）這些工會官僚的強硬態度顯然是以美國工人的無比團結和好戰心做後盾的。與此同時，美國兩大勞工團體之一的工業組織大會，也通過決議責備政府的態度，而誓爲礦工做後盾。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證明美國工潮已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以致一向互相水火的兩大工會也攜手合作，同時使一九一九年大罷工前一刻向威爾遜妥協的路易士，也『寧願下獄而不屈服』了。

固然，改良主義的格林們，也許不久又像過去一樣再次在最後關頭把罷工領到失敗之路去，而且工人目前的罷工也只限於經濟的鬥爭（如這次礦工罷工主要是要求目下的每週五十四小時工作改爲四十小時而工資照舊），但杜魯門在共和黨『強硬堅定』政策的壓力下，隨着世界市場的動亂和衰敗所引起改良範圍縮小，今後勢將通過更嚴峻的反勞工法，鎮壓工人的鬥爭；另一方面，高昂的物價和通貨膨脹又迫使工人勢必要不斷起來鬥爭，且愈來愈激烈和擴大規模。這種社會危機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將迫使工人從經濟鬥爭走到反對政府的政治鬥爭。這種趨勢乃是共和黨的『強硬堅定』政策所必然促成的——雖然轉變的速度主要將由歐洲以至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形勢來決定。（康君）

評 中 美 商 約

陳 人 白

久已在秘密進行談判的中美商約，已於十一月四日經中美雙方外交當局在南京正式簽字公佈；在我國方面，幷已由國防委員會匆忙地批准，立法院草率地通過了。

但這次的中美商約絕不是一種尋常的商約，這乃是中國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過八年的抗戰，付了絕大的代價後，將重新確定其對外關係與國際地位之一個里程碑。因為這個商約，不但是中國戰後對外第一次所正式簽訂的商約，而且是第一次與世界上一個頭等資本主義強國且已與之發生了最密切關係的美國所簽訂的商約。因而這商約不但將確定今後中美間的相互關係，且將成爲中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等）間簽訂商約的先例。這與雅片戰爭後的中英『江寧條約』，曾決定中國百年來對外的商業關係和國際地位，幾具有類似的作⽤。

固然，今後的國際局勢和國際關係，絕不致重演雅片戰爭後一百年來悲劇，但『中美商約』之對於中國當前及往後若干年的對外關係和國際地位，將發生嚴重的、甚至決定的影響是毫無疑義的。首先，這商約就要立刻影響到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跟着將影響我國全部的國民經濟生活，決定我國今後工、商、農業發展的趨向。

像這樣有關整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及國內全部經濟生活的商約，是必須異常審慎幷普遍徵求全國各方面的意見，經過民選機關（如普選的國民會議）的討論與批准，才能避免禍害與流弊。但不幸，這次的中美商約在中國外交當局的談判中已近一年半之久，却從未向外宣洩，從未徵詢任何人

民團體的意見，甚至連與對外貿易有直接而迫切關係的工商業家們亦完全被蒙在鼓裏，只是經由幾個外交當局及所謂專家們遵照政府當局意旨，秘密談判後便簽訂了，公佈了，且輕率地加以批准和通過了；最帶諷刺意義的是：像這樣嚴重的商約，連政府當局一手包辦的，且正在進行召開的『國民會議』也來不及等待給它批准通過，而竟在它召開之前夕便給『國防委員會』批准，『立法院』通過了！光從這種『談判』，『簽訂』，『批准』和『通過』的手續情形看來，就己够表明這『商約』是如何地不顧民意，如何地專斷，如何地違反民主了！

所以自『中美商約』公佈之後，立即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強烈反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嚴重抗議，引起了輿論界的猛烈抨擊。不但立在政府敵對地位的共產黨公開宣稱中美商約爲『賣國商約』，爲『國民黨政府……在出賣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見十一月十日『新華日報』社論）。就是素以溫和穩健著稱的『大公報』也指責該約『是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見該報十一月六日社評）。甚至一向站在官方負責的經濟界『權威人物』，雖然稱頌該約『確符平等互惠之原則』，但也不得不承認『中美兩國資力不同，故對商約規定之享受權利，目前當然不同。』（見大公報十一月六日上海市銀行公會理事長李馥蓀談話）尤其令人值得玩味的是，即在中國完全代表美國利益的權威刊物『密勒氏評論報』也不得不認爲『該約對美國更爲有利』（見該報十一月九日出版一〇三期『論中美商約』一文）。由此可見中美商約之損害國家主權，違反人民利益，不利於我方，已成爲公

認的定論了。

至於中美商約的內容究竟怎樣危害了國家的主權和國民經濟利益？對此如要詳細批判，必須一本小書，絕非短文所能勝任。因此我們這裏只提出其中幾個要點，作爲例證，來加以檢討：

第一、該約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全境內，應許其不受干涉從事并經營依法組成之官廳所不禁止之商務、製造、加工、職業、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並與該締約彼方國民在同樣條件之下，依照依法組成之官廳，現在或將來所施行之有關法律規定，……行使上述一切權利及優例』。這一項規定內所包括的『事業』是如此之廣泛，從經商、開廠……教育、宗教、到慈善事業，差不多等於一般國民所有經營或所能經營的事業，這是任何普通商約中所不經見的。同時并規定『此國』與『彼國』『國民』在這一事業上又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利』和『優例』，這更遠超過了任何普通商約的規定之上。這在表面上好像要將中美兩國的『國民』溶和在一起來『平等』經營彼此間的一切事業了！但實際上，假如不是自欺欺人或昏瞶無知，都可以看出，這只是完全爲了美國單方面的利益。因爲只有美國的資本大王們才有資力到中國來設銀行、辦工廠、開礦山、設大學、及宣傳宗教等的大規模事業。至於一般中國工商業者們，自己在本國內所辦的銀行、工廠、礦山、商行等等，在外國，尤其在美國資本家的壓迫（競爭與傾銷）之下，不是倒閉，就是奄奄一息，那裏還有力量到美國去從事這些事業呢？！至於從事『科學』、『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更不用說只是爲了美國。如果說中國人可以到美國去從事這類事業，就無異於一個最刻毒的諷刺！異常明顯的，這一條的規定以及跟着的許多規定，都只是洞開中國門戶，讓美帝國主義者合法地不受任何干涉地進來自由經營一切事業，爲所欲爲罷了！這不是等於將以往不平等條約中片面允許外人在中國自由經商開廠的已被宣佈

廢止的條約，在中美新商約中又改頭換面地復現出來了嗎？！

第二、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締約此方之船舶及載貨，在締約彼方之口岸、地方及領水內，不論船舶之出發口岸或目的口岸爲何，亦不論載貨之產地或目的地爲何，概應給予不低於該約彼方所給予其船舶及載貨之待遇』。這就是說，凡中美雙方的一切船舶可以完全自由載運任何貨物，航行對方任何港口和內河及停泊任何地方自由起卸貨物。這在表面上，自然是雙方『平等』的，『互惠』的。但實際上又只是向美國的一切船舶開放中國的一切港口和內河，任其航行停泊，任其載運和起卸貨物而已。因爲中國的航運業在本國內已深感不振，已深受外輪的競爭壓迫，不但無法進展，甚至無法存在，那裏還有船舶到美國各港口去其是到它的內河及一切口岸去自由航行呢？！這不是等於將已經名義上被廢止的不平等條約中的『內河航行權』，又在中美新商約之下重新恢復起來了嗎？！

第三、以現時中國的情況說，中國人可能在美國獲得一點可憐『小惠』的，就是留美華僑在那裏出賣其勞動力和經營小買賣。但剛在這一點上，中美商約第二條在說了一些中美雙方人民得在對方『領土全境內』如何同樣有權自由『居住旅行及經商』以及得同樣享受優遇等的漂亮話之後，却聲明『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爲限制入境移民而劃分若干地帶之美國入境移民律第三節之各項規定』仍然有效。我們知道這種『入境移民律』，主要是限制有色人種，特別是華僑的入境及其在美國行動之一種待遇極不公平（比起歐洲白色人種說來）的苛律。這裏從反面證明，只要稍微有利於中國方面而美方感到不大有利的，就立刻除外了！

第四、中國人到美國去從事較大規模的經商和開廠絕少可能。但較有可能的只有在菲律賓。而且事實上，華僑在菲律賓的工商業中也佔了相當地位。不過在以往是經常受到美國的壓抑而無由發展。我們這種在菲律賓被壓抑的華僑，在這次中美商約上，根據中美雙方『平等互惠』的原則，

理應獲得同美國人一樣的優惠地位的。至少也應獲得同菲律賓人一樣的『優惠』。但也恰在這一點上，該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聲明：美國給予古巴，巴拉馬運河區及菲律賓的優惠，中國不得援例。這就表明，中國連美國屬地所能享受的『優惠』還分潤不到哩！

此外，在該約每一條文後面，我們差不多都看到有『不得低於現在及將來對於任何第三國之待遇』。這不僅僅是以前不平等條約中『最惠國條款』的復活，而且所謂將來『利益均沾』的思想亦全部暗藏其中。

單由上述幾個要點看來，就異常明顯地暴露出了中美商約中所謂『平等互惠』，全是表面的辭句（有些地方甚至連辭句也并不見得『平等互惠』）。實際上，這只是『獨惠』於美國，而對中國則是最不平等的一種商約。這不但是美國多年來所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之完全實現，而且是中國門戶單獨向美國開放之最後完成，使美帝國主義得以合法地自由地在中國來壟斷全部的銷貨、原料和投資市場，使中國合法地殖民地化，合法地非律濱化，——這便是中美商約的全部精義之所在！

中美商約簽訂後所能立刻發生的唯一影響，便是加速和加深當前的經濟危機。我們曾經指出過：我國當前的經濟危機，主要原因就是在美貨像潮水一般地湧來的傾銷。（請參看求真第一卷第五期『論當前經濟危機之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一文）這種傾銷，不但使我國戰後所遺留下來的民族工業迅速地趨於破產和倒閉，而且使農村經濟亦受到致命的影響。因為美貨中不啻有龐大的工業品，而且還有鉅量的農產品。例如棉花、水菓、煉乳、罐頭食品及雜糧等，都是我國農產品的致命敵人。但以前人們還以為美貨的傾銷只是戰後暫時的性質，希望政府當局能採取某種限度的保護政策來加以補救。但自這回中美商約的簽訂之後，美貨的傾銷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任何保護政策都沒有採取的可能了。這將不可避免地使民族工業加速地陷於破產，農村經濟加速地陷於枯竭；換句話說，全國的經濟

危機將從此加速并加深起來，向總崩潰之途邁進。

即令當前的經濟危機能找出某種辦法（如向美國借到大批債款同時內戰又能立時停止而獲得一個相當時期的國內和平），不致走上總崩潰的道路，但依照中美商約的條文執行下去，即一方面，美國的商品源源不斷地湧進來；另一方面，美國人又在中國大開其工廠，或加工製造；——在這種雙管齊下的情形下，我國正陷在奄奄一息中的一點民族工業，就只有一命嗚呼，壽終正寢了！同時農村中如種棉、種菸及從事與美貨相競爭的農產品的農民們，也只有全被犧牲！此外，美國船舶之自由航行內河各口岸，則現時已陷於困境的民營航業更不用說是全部破產了！到這時候，連所謂『工業美國，農業中國，』或『生產美國，消費中國，』都談不到。因為這時中國的農業也得完全破產，因而中國人民根本就沒有購買力可供消費。這時的中國不是純粹降為美國的殖民地，就只有陷於希奇古怪的窮困、飢饉、和死亡相續的慘狀之中。

或者有人會說，政府當局是要力求辦法來補救中美商約的缺點的。如最近頒佈的『修正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就是事實的表現。我們姑且不論這種『辦法』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把戲，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即以這辦法的本身來說，也是大可懷疑的。因為就過去的經驗說來，政府當局每一次所頒佈對於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不特無效，反而是加深了危機。唯一的結果，往往是讓官僚資本及少數貪官污吏和奸商們獲得一次發財的機會。如幾次的提高外匯，以及糧食和茶貨等等，無不如此。這次的『修正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在現存的官僚制度下，除了限制一般民營的進出口業之外，恐怕又難免是替官僚資本及與之勾結的奸商們製造機會。也許還要因此釀成更大規模的走私運動呢！

但中美商約既經被簽訂了，要怎樣才能挽救由該約所必然產生或可能產生的惡果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首先指出中美商約的根本謬誤。

換句話說就是要指出我國在這次大戰後對外貿易上所應採取的基本態度。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凡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只有採取對本國工商業的保護（主要就是關稅保護）政策，才有可能存在并向發展。但我國自鴉片戰爭後一百餘年來最最根本的痛苦，就是在重重的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而絕對無法施行保護政策。這次大戰後，既然美英蘇諸列強同意取消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我國政府當局即應以全力爭取此種不平等條約的取消由名義上到事實上之體現。換句話說，即應力爭關稅的完全自主并實施對本國工商業的保護政策。凡一切對外商約均絕對應以此種保護政策為依歸。否則，不管商約的表面如何表示『平等互惠』，實質上絕不免要成爲變相的不平等條約的。假如美國真是承認取消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那我們就必須要它承認我國的關稅完全自主，承認我國的保護政策。這在歷史上已有例證可尋。當十九世紀前半期或至七十年代以前，英國是力主國際自由貿易的。但在那時不僅歐洲法德各國力主保護政策，就是美國也是堅持保護政策的。當時英國之所以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因爲它的生產力遠較別國發展爲高，不怕別國與之競爭。反之，當時的法德美諸國的生產力發展較低，因而只有實行保護政策才能抵抗外來商品傾銷的壓迫。到了現在，美國生產力的發展已遠遠超過了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它又大肆提倡起『國際自由貿易』來了。美國這種『國際自由貿易』的含義，就是企圖將其他國家的關稅壁壘廢除，好讓它在最高生產力下出產的價廉物美商品自由地運銷到全世界去，以此滿足金元帝國制霸全世界的美夢。在這種情形下，我國放棄保護政策而站在所謂自由平等貿易的立場上與美國訂立所謂『平等互惠』的商約，不啻自投羅網，自趨絕路。而這次簽訂的中美商約，正是投入了美國的羅網而將陷本國全部工商業、全部的國民經濟於絕路之中了。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這一淺顯的、已經成了現代經濟常識的真理，我

們的政府當局就懵然無所知嗎？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說，政府當局中某些人是多少知道這一真理的，但他們爲了統治層自身的特殊利益，便不得不把民族國家的利益來作犧牲品了。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要認真挽救中美商約行將發生的可怕惡果，單從該約本身或用其他枝枝節節的補救辦法，是絕無效力的。只有從政治的根本改革上去着手，才能有出路。中美商約既完全是在一黨專政的不民主狀態下產生，要改變這一『新的不平等條約』，便只有首先改變這個一黨專政的不民主局面。所以單就解決中美商約問題來說，立刻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也是十分需要而迫切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日

POWER

式樣新穎
書寫流利

泰興路六三七八號·電話五三五四九

費華金筆

歐洲的脈搏

劉少嚴

一 歐洲的衰落

我們讀到歐洲近代史，總覺得牠充滿戲劇性的變化和痲痺，這也難怪，因為資本主義文明本身就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和加速到痲痺地步的。人類的歷史紀載總共不過四、五千年，但從血族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現就佔據了一大半時間，而資本主義從出生到現在不過兩個多世紀，牠却替人類造成了數世紀以前夢想不到的奇蹟——從蒸汽機到原子能的解放。歐洲既然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搖籃地，牠自然也也就分担了這個文明在這個短促期間內所經歷的一切境遇。當新社會剛剛從封建舊制度中脫胎出來時，歐洲便充滿過渡時代的陣痛——農民戰爭、革命和民族戰爭，往後便躡入正常的發展時代，但一種週期性的恐慌和獨占資本的成長却不斷促使牠走向衰老的階段。到了一九一三年，歐洲的生產力已登峯造極。這可以從幾方面得出牠的原因：第一、已往在成長期間，每一次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所造成的勞動人口的過剩，總是向新大陸和東方殖民地方面移植；第二、跟着殖民地的開拓，商品市場也就擴大，而新的繁榮和穩定也就到來。所以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的生長本身就是以整個地球的開拓為前提條件的，等到這個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都被資本主義的勢力佔據時，換一句話說，當地球的其他部分（落後國與殖民地）被喚醒而走上獨立的發展時，歐洲社會便陷於窒息和衰老的狀態，新的痲痺便又發作起來，不過這一次規模更大，含的是死亡而不是生長的意義吧了。

現在試把第一次大戰前後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生產觀察一下：

	英國	德國	法國
一九一三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九	九九·一	一一三·〇	一三九·〇
一九三〇	九一·五	九九·八	一四〇·〇
一九三一	八三·〇	八一·〇	一四四·〇
一九三二	八二·五	六七·六	九六·一
一九三三	八五·二	七五·四	一〇七·六

到了一九三六年，即第二次大戰之前兩年，德國生產力由於狂熱的備戰政策才又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但這種恢復並不是為了市場的正常需要，而是為了戰爭。英國的生產，在保護政策的幫助之下，才提高了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但法國則竟減低至百分之三十以上。（均以一九二九年為標準）一般的說來，歐洲生產力自一九一三年之後便趨向低落，一九二九年雖然有一度恢復的希望，而且有些國家甚至超出戰前的水準，但迅即為規模甚大的經濟恐慌所破壞，以後則一蹶不振，直到第二次戰爭之前夜，才又受了備戰的刺激，引起新的激動，但這種絕望的努力僅僅是為了把歐洲生產力加以空前的扼殺和摧毀而已。這次新的戰爭究竟對歐洲的生產破壞到什麼程度，迄今尚無準確的統計，但根據許多可靠的資料推斷，大概「歐洲生產能力喪失了一半以上」是比較可信的。

這兩次自殺式的大戰顯示給我們的最大歷史意義之一便是：表面上似乎是歐洲兩大集團的衝突，實則是歐洲在世界其他部份培養成熟的新競爭者與歐洲舊資本主義勢力相競賽的表現。這些競爭者，一方面是美國和日

本，另一方面是許多趨向獨立的殖民地。正因為受了這種外在的窒息，歐洲舊社會才陷於恒久的臨死掙扎中。這種臨死的痲痺，已因為蘇維埃國家的出現變得更加難忍受，使整個歐洲不得不愈來愈緊張地在戰爭與革命、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巴爾幹化與真正統一之間徘徊、摸索。自一九一三年以來，特別是今天，歐洲無疑又處於過渡時代的痛苦生涯中，恐慌、衰敗、瘋狂、野蠻、馬基唯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夾雜着人類歷史新的希望、新的曙光、新的呼聲和新的精神。這個偉大的人性追求解放的新時代，羅馬末期與文藝復興對之，簡直黯然失色。

二 德國崩解的影響

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是不平衡的，這一點在歐洲也表現得最清楚。產業革命最初發生於英國，不久便引起法蘭西的競爭，當這兩個資本主義新興國家在海洋、在殖民地、在歐洲大陸進行激烈的決鬥時，歐洲大陸其他落後的、封建的國家便受了刺激和推動，急速走向資本主義化之一途。法蘭西由於工業能力的單薄和缺乏海洋的傳統勢力，卒歸慘敗，但她所受的決定性的打擊還是從萊茵河的彼岸來。一八四八年以來，德意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生出了難於遏止的大慾望，她首先擊敗丹麥和奧國，最後於一八七一年又擊敗了拿破侖第三，使德國得到空前的統一機會。但最富於決定意義的還是阿爾薩斯——勞倫二州的割讓，這裏有大量的煤鐵儲藏，法國的工業原動力多份還靠着她的開發，德國得到這些豐富礦源，無異對本國工業的發展加上巨大的推動。此外，德國還具備有一切後進國的優越條件，那就是採用最新式的、最有效能的資本裝備的可能性。歐洲全部力量關係都從此改變了，法蘭西的經濟基礎退至次等地位，英國碰到了一個新的、更富於機動性的勁敵，差不多大半個歐洲（特別是中歐和東歐），甚至土耳其都受了德國重工業品的支配。這就是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大戰

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大戰，德國雖然受了支解，失去不少的富源、人口和領土，但她還沒有受到致命的摧殘，她的工業設備還保持下來。一九二三年後，她在美國資本的救助之下，迅速復興，又在恐慌打擊之下，迅速恢復了她的驚人的軍需生產，以及在戰時，她所發揮的驚人的爆炸力，證明這個國家的生產潛能如何可怕；另一方面，法國以及部分地、英國的脆弱性和悲慘的失敗却證明這兩個國家的物質基礎與她們的歐洲和世界霸權不相稱。但兩次大戰，都由於一個比德國更無比兇狠和優越的非歐洲國家——美國的干涉，使德國遭逢慘敗，而最近一次失敗，不僅對於德國，就是對於整個歐洲也是一個空前的浩劫。

大部份德國的生產機關都化為灰燼了，大工業城市、港口、交通工具都被炸毀，勞動人口巨量的傷亡，報復性的佔領更把破壞工作推行到底，差不多所有男子都變成俘虜，搶劫、搬運、無目的的摧殘使整個德國經濟陷於解體。這種毀滅性的打擊無疑使德國資本主義經濟今後很難翻身，除非在新的制度基礎之上，德國要想恢復她過去的生產能力已完全不可能了，但德國經濟的崩解也就是整個歐洲舊基礎的崩解，這是了解今天歐洲形勢的鑰匙。為了補救這種歷史性的錯誤，目下在歐洲有幾種勢力、幾種方法在競爭，這幾種勢力表面上似乎紛紜交錯，而實質上是歐洲所隱伏着的、最深刻的階級衝突的曲折反映。

三 「東歐集團」

這次戰後國際政治中出現了一個「東歐集團」的名詞，這是表明歐洲勢力均衝被打破之後的一種嶄新的醞釀。所謂「東歐集團」就是指蘇聯及其佔領區和勢力圈，這個勢力圈包括德國東部、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一部分奧國。這個「集團」的產生一般總是歸因於紅軍擊潰希特勒的空前勝利。但事實上，這僅僅

是前提條件之一，還有另一個條件，那就是克林姆宮的政策。我在『蘇聯的危機』一文中已指出：在這次大戰中，克林姆宮并不希望歐洲人民進行推翻舊制度來聲援牠，牠只希望歐洲人民在狹義的愛國主義之上進行反希特勒的工作，所以在戰爭最危急之時，克林姆宮對東歐人民的號召也僅僅是提出『泛斯拉夫主義』這個既陳腐又反動的舊沙皇口號，而這個『泛斯拉夫主義』的真實內容也不過是狹義的民族情感夾着空洞的、抽象的『民主主義』觀念而已，牠的目的過去是，現在也是：保持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但東歐人民之起來援助紅軍，進行激烈而又英勇的反納粹游擊戰及其他鬥爭，顯然並不是在『泛斯拉夫主義』的狹隘圈子裏進行，他們是用他們自己的政綱，按照自己的階級利益做去。現在我們拿南斯拉夫做例子看一看。遠在德、蘇戰爭之前，南斯拉夫就發生國內人民的武裝反納粹鬥爭，後來受紅軍抵抗的影響，迅速增大起來。一九四一年秋，游擊隊已由八萬增至十萬，塞爾維亞的三分之二領土，蒙特尼哥羅之一半及其他許多地方的德國佔領軍均被逐退。到一九四二年夏，游擊隊已具備配有大砲的突擊隊了，同時還有了飛機了。據莫斯科、倫敦和紐約的報道，這種澎湃的游擊戰是在『愛國』的熱忱之下，人民蜂擁地參加的。我們并不否認，『民族解放』的鼓勵是這種游擊戰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假如認定牠是唯一的因素，並以爲南斯拉夫及其他巴爾幹國家的人民是在狹隘的民族圈子內鬥爭，那就大錯而特錯了。當這種游擊戰在紅軍勝利中廣大展開時，牠內部便發生了階級的裂痕，最初的領導人物，以米海羅維奇爲代表，逐漸對下層民衆的熱忱表示懷疑、畏懼、退却，並終於叛賣，而下層工農份子則把紅軍的勝利忠誠地解爲社會主義的勝利，把泛斯拉夫主義的號召解爲真正革命的號召，他們自動地進行侵犯資產階級與地主的財產，農民們把地主殺戮了，把他們的財產拿來分配，工人則管理工廠。資產階級迅速退出戰場，米海羅維奇直接與希特勒勾結，與英、美帝國主義共同陰謀背棄這些人

民游擊武裝。但南斯拉夫人民勇往直前，組織許多地方委員會來代替往日的資產階級政權，後來又連結這許多蘇維埃式的地方委員會，於一九四一年八月成立第一個中央政權於烏茲斯，操縱了一切游擊區的行政、立法、司法和軍警權力。英、美竭力支持米海羅維奇的反動勢力，而克林姆宮則名義上仍承認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而事實上則支持南斯拉夫的國內游擊政權，這種模稜兩可的政治態度並非偶然，當共產黨（以狄托爲代表）利用蘇聯的威望掌握了南斯拉夫的人民政權，又當紅軍已完全控制了巴爾幹之時，狄托便立即與資產階級和解，建立『聯合政府』了。保加利亞也一樣，當紅軍開入時，保加利亞人民以熱狂的精神來進行逮捕法西斯份子、舉行罷工、進行沒收，但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一日，紐約時報的一位訪員報告道：『共產黨領袖設盡辦法禁止黨內的極端派去鼓吹本國的蘇維埃化』，『有時當各省的地方共產黨部進行革除當地長官，收奪權力之際，俄國軍事當局便下令恢復那些舊官吏的原職。』於是隨着羅馬尼亞之後，一種與資產階級地主合作的『聯合政府』（祖國陣綫）成立起來了，新政府立即進行『恢復』資產階級『秩序』的工作，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內政部長兼警察總監猶哥夫對『祖國』的人民示威說：

我身爲現政府一員且現充其代言人，茲聲明：本政府絕對否認牠有任何成立一共產政府於保加利亞的意圖。外間謠傳本政府企圖在本國實行國有化私人企業，絕非事實。

這就是戰爭剛結束時整個東歐的現象。克林姆宮爲了遷就英、美『同盟者』的輿論，爲了一些軍事上的次等利益，竟不得不用紅軍的鎗刺把東歐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洪流追回私有財產的舊床中。今天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在誇耀東歐的土地分配與企業國有的『新民主主義』，實則所有這些政策都不過在保持資產階級財產制度的條件之下，對東歐人民過去流血所得成果和憤怒的要求作某種讓步吧了。我們並不過低估計這種『改革』

的意義，因為克林姆宮之獲得向社會主義前進一步，畢竟證明十月革命的活力尚保存着，但如果把這種『改革』認為是東歐人民的最初和最終目的，那就是有意抹殺事實了。不管在戰爭中和戰爭後，東歐人民的希望都不是在半吊子的『改革』，而是在澈底的社會主義化和蘇維埃化，克林姆宮這樣半途而廢的妥協政策是違反他們的願望的。而今天『東歐集團』的真正危機就在這裏：『聯合政府』與工農組織的對抗，受抑制、受損害的資產階級地主利益與工農利益的尖銳對抗。事實上今天東歐的中心形勢是一種極不穩定的、隱藏在『統一』或『聯合』機構中的雙重政權。這種政治和社會危機與克林姆宮的剝奪和賠款政策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危機配合起來，勢將造成下一階段的新的爆炸。克林姆宮對牠的『保護國』採取這種經濟的掠奪政策本身就是蘇維埃經濟耗竭的反映。那末，東歐，這一歐洲的農業地帶（只有捷克是例外），這個一貫仰賴於德國重工業支持的落後區域，希望莫斯科能代替柏林的地位是顯然無望的，因為不僅東歐，甚至整個蘇聯的生產力的加速提高與工業化的加速進行都只有依賴於西歐社會主義化的幫助，否則既不能打斷東歐資產階級對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血統關係，甚至還不能打斷克林姆宮對英、美帝國主義的遷就和依賴。

四 意大利和希臘——『西歐集團』的前哨

『東歐集團』的一個對抗的名稱就是所謂『西歐集團』，其實這僅是指以英、美為領導的西歐資本主義勢力而言，牠是沒有絕對意義的，而且這個『集團』之不穩定性並不下於『東歐』。現在我們試檢閱一下這個『西歐集團』的兩個前哨的據點——意大利和希臘。從地理、歷史、和經濟關係上看來，我們本來沒有任何理由把這兩個國家排出於『東歐』的範疇之外，但目前的政治形勢却不得不不在『東歐集團』中造成例外，把這兩個國家變成『西歐』對抗『東歐』的前哨據點。而在軍事上，她們對於多

瑙河各國的威脅和封鎖作用却是公開的不可爭辯的事實。所謂特里雅斯特港問題和希、保邊界的軍事糾紛問題全是兩種戰略利益衝突的表現。克林姆宮把英國之支持希臘的反動勢力與美國之控制意大利視為一種不可忍受的威脅，這種感覺是非常正確的。但正因為如此，這兩個不穩定的國家的『意外的』保存却最好的說明克林姆宮政策的弱點。

意大利的危機自第一次大戰以來已暴露得十分明顯。她底南部半封建的農業經濟與北方落後的工業生產的結合，使她永遠陷於巴爾幹式的恐慌中。一九二二年法西斯主義的上台，企圖在這樣貧乏的基礎上建築起羅馬帝國的大廈來，希望靠非洲殖民地的劫奪來復活意大利的經濟，但二十年的試驗證明意大利只是間於巴爾幹與德、法強國之間的次等因素，而且最重要的，如果說莫索里尼創造出什麼驚人的奇蹟的話，那就是他在二十年中竟把人民對他的憎恨積憂到這個程度，使意大利工廠和軍隊中的失敗主義情緒像瘟疫一樣的蔓延開來，兵士以整批的投降來洩憤，這種不可遏止的可怕趨勢終於迫使資產階級、地主、教會、皇室和軍閥連忙把莫索里尼推下台，企圖挽救自己。他的後繼者巴達格里奧給他作了一個很沉痛的輓辭：『這次政變從法西斯黨的七百萬黨員方面，連一點最微弱的抵抗也沒有碰到。』

但意大利民衆却宛如一匹脫了韁的野馬，工人們擎着紅旗示威、罷工、捕殺法西斯份子、搗毀法西斯黨部并攻陷米蘭一個監獄，把政治犯放出來；兵士奉着開火的命令，却靜默地同情民衆的一切行爲。這是革命的開始。但巴達格里奧政府却下令：『絕對禁止三人以上的公眾集會。』并進行與英、美帝國主義勾結，把全國化為戰場。人民要求和平、土地、職業和麵包，都遭到失望的打擊，北方工人又在納粹和莫索里尼的箝制之下，南方則直接受英、美軍隊蹂躪，民衆們一時又發生迷惑了，但不久因為納粹遭遇新的失敗，便又重新活躍起來。米蘭、杜林的工人們藉勇敢的罷工

、怠工和武裝鬥爭逐去納粹的隊伍，民衆的武裝成立起來了，含有工人權力意味的反法西斯委員（Internal Comm ttee）和革命法庭也先後成立。這時那些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和兩大工人政黨——共產黨和社會黨都從地下、或跟着英、美軍隊的刺刀到來了。他們組成了六黨的民族解放委員會，這些資產階級政黨之需要兩個工人政黨來支撐他們，那是無須解釋的，牠們在二十年前曾把法西斯一步一步擁上台，而在二十年的慘酷歲月中心，牠們却拋棄了人民，躲到巴黎、倫敦或紐約去，一籌莫展。現在牠們又回國，想重握政權了，但牠們的威望已沒有，民衆却擁護那兩個二十年前具有無比革命權威的工人政黨，尤其是共產黨，工人們記起牠從前反對社會黨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那種大無畏精神。二十年的痛苦折磨告訴牠們，只有堅決與資產階級決裂，走向政權，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們都走向他們理想中的共產黨——列寧時代的共產黨。但這個得到工人最多擁護的共產黨却和社會黨一道，把工人拖着去支持那些早已聲名狼藉的自由資產階級，而自由資產階級，波諾米之徒則拖着牠們去支持巴杜格里奧和薩伏伊皇朝！克林姆宮也恰在這個時候，宣告承認巴杜格里奧的軍事獨裁的保皇政府，這也就是正式批准了意大利共產黨的妥協政策。但爲時不久，當英美軍隊開入羅馬時，發覺這個城市已在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代表會（Anti-fascist Junta）直接支配之下，整個羅馬的民衆對巴杜格里奧的反動政權正在醞釀着可怕的反抗，『民主國』的首腦們便趕忙解散了這個民主的工人權力機關，把巴杜格里奧撤換，代之以六個黨組成的新聯合政府。這個聯合政府簡直成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聯合政府的諷刺畫，俄國的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政府至少還是在沙皇的屍身上成立的，牠還不敢消滅工人和農民的權力機關。但意大利這個新版的聯合政府却竟然容忍薩伏伊皇室的存在（直到最近，僅僅因爲意大利民衆的堅決表示，在示威和反示威中才把牠掃除），牠的成立不是在皇帝的屍身上，而是在羅馬工人代表會的屍

身上！往後，意大利資產階級便進一步迫使社會黨的代表布茲（Buzzi）共產黨的代表羅維達（Roveda）簽了一個協定，把許多新生的工人權力機關的萌芽——“internal committee”改組爲純粹的經濟機關。民衆反法西斯的獨立武裝也收編了，解散了。但意大利最急迫的問題——土地改革等問題，却被人遺忘了。

英、美佔領軍除了支持這個傀儡式的『聯合政府』之外，牠帶給意大利人民的並不是什麼『四大自由』，而是比之莫索里尼統治時代更壞的通貨膨脹、工資凍結、驚人的失業、飢餓和普遍經濟衰敗，這種惡劣的境遇再加上慢性的土地飢饉、殖民地和市場的喪失、外來的羞辱和刺激，使整個意大利陷入比二十餘年前更嚴重的局面。恰在這個時候，克林姆宮却向意大利要求無情的賠款（要剝奪牠原已十分可憐的工業設備），並企圖割去她的特里雅斯特港，這比過去承認巴杜格里奧政府還要無比地損害意大利人民對蘇聯的希望。最近在羅馬市議會的選舉中，工人政黨與新法西斯運動的競賽，證明意大利這個殘破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回到二十餘年前的老抉擇了。克林姆宮和意大利共產黨仍在堅持『聯合政府』，英、美佔領軍當局則公然庇護舊法西斯份子，甚至反對在意大利和約中加入『保障將來不致再有法西斯團組織出現』的條文，這也就等於表示：這兩大『民主』國在意大利終於覺得除了復活法西斯主義之外，找不出其他出路了！

希臘的情勢給我們另一個生動的例子。這個巴爾幹小國家受納粹的蹂躪不下於其他地方，差不多所有資產階級和地主都變成納粹的合作者了，國王則逃到開羅維持一個空虛無力的流亡政府。希臘的工農大眾只好自己起來反抗這些野蠻的法西斯侵略者和內奸。他們組織一個有名的抵抗運動隊（EAM），這個運動的政綱雖然充滿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幻想，但牠主張公共事業和鐵路的國有化，這至少反映牠是受了廣大工人羣衆的影響的。據艾登的估計，牠取得希臘人民百分之七十五的擁護；牠的青年團體（

PON)有十萬會員，牠的武裝——ELAS比之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紅軍還要堅強。牠的領導完全落在希臘共產黨的手裏，而共產黨則和小資產階級共和派和自由資產階級份子建立人民陣線。一九四三年七月莫索里尼塌台，意大利工人的罷工，示威運動宛如野火一樣蔓延到希臘，駐希臘的意大利兵士公然向希臘民衆握手言歡，三十萬雅典人公然在德軍的面前舉行示威，工人則發動了一個總罷工。希臘羣衆已顯然走向革命了，他們用自己的血肉把納粹趕走，他們自然應該而且能够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但他們的領導——共產黨却進行和開羅的國王政府談判，希望這個政府的首相回來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又是聯合政府！國王的答覆是把這個談判的代表扣留。駐埃及的希臘海陸軍彷彿對這個談判開玩笑似的，竟然爆發一個大規模的譁變，反對國王！結果邱吉爾用殘酷的屠殺把這個叛亂抑平之後，進一步便把英軍開入希臘，企圖平服希臘民衆。首先他改組國王的政府，在內閣中放置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首相，巴賈特洛，然後，向希臘民衆示威，要求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個時候，共產黨領導的EAM却派了五個代表參加新內閣，給這個既無威信，又無權力的國王政府補充了血與肉。

人們想尋求不可能的妥協，但邱吉爾却在英國下議院宣稱：他已在德黑蘭會議中獲得史太林和羅斯福的同意，用英軍重建希臘皇黨政府於希臘半島。貝文也在工黨的大會中說：史太林在德黑蘭會議中已同意希臘為英國勢力範圍，而英國則承認羅、保及其他巴爾幹國家為俄國勢力範圍。莫斯科已同意了！英國軍隊便向希臘民軍挑戰，公開掀起希臘保皇軍與民軍的內戰。為勢所迫，EAM的代表退出政府，進行抵抗，戰爭一開始，希臘民軍控制了差不多整個希臘，整個雅典城和附近的村落，只有中心地區三里留給敵軍，巴賈特洛逃到英軍陣營裏，宣佈辭職了。但共產黨却不敢組織一個政府來代替牠，牠還要向屠夫巴賈特洛提議組織一個各黨各派的攝政聯合政府——還是聯合政府！正在這種危急關頭，邱吉爾和艾登來到希

臘，第一步提議和平，雙方軍隊撤離雅典；第二步，建立共產黨所要求的攝政政府，這個攝政政府則更堅決的要求希臘民軍放下武器。這個時候，希臘共產黨領袖，EAM的總書記巴沙利斯(Dimitri Patsalides)對邱吉爾溫柔地說：『我EAM代表希臘人民，對於我偉大盟邦、英國首相邱吉爾先生來雅典宣勞，謹致謝忱。』這就是說，他們答應邱吉爾的一切要求了：共產黨率領希臘民軍第一步退出雅典，第二步，和希臘的反動將軍柏拉斯脫拉(Plastiras)及英帝國主義簽訂一個『和平協議』——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ELAS全部武裝解除！這就是希臘民衆第一次受到空前的叛賣——從德黑蘭會議到『和平協議』。希臘工人經過一年的反省、迷惑之後，最近又開始新的鬥爭了，但克林姆宮和希臘共產黨仍然在盡忠於德黑蘭會議，仍然在高呼『聯合政府』——還是聯合政府，邱吉爾和他的奴僕則正在揩乾淨他們的屠刀，準備新的屠殺！

五 法蘭西的沒落

列寧曾把法國經濟的特點指出：『高利貸帝國主義。』這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貧乏、陳舊和衰敗到這個程度，牠不得不把資本流到國外和殖民地中去，因為在那裏可以榨取更多的利益，這種特性反過來又削弱了法國資本主義生產改良和更生的能力。一八八六年，一位法國經濟學者說：『同樣一筆資本，在法國農業改良中賺到百分之三或四利益，在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洲或新西蘭的農業企業中就可賺到百分之十、十五、二十。』在工業中也一樣，同樣的投資，國外所得總比國內多得多。依賴於國外高利貸放款，把整個法國資產階級純粹變成一羣享受特權的寄生蟲，而特權和寄生性又產生腐化、停滯和惰性。但另一方面，法國工人階級地位的惡化和好戰性却形成一個刺目的對照。一九三六年是法國工人鬥爭表現得最猛烈的一年，資產階級已開始用法郎的逃避來表示牠的悲觀

，僅僅由於『人民陣線』的巧妙的援救，才使資產階級安然渡過這一個巴黎公社以來從未見過的大危機。但即使如此，資產階級顯得更胆怯、卑賤、保守和愚蠢了。牠希望一道三合土做成的馬奇諾防線能夠安然抵擋希特勒的軍隊；牠的參謀，只當竟宣佈俯衝轟炸機是無用之物！當希特勒着手成立頭三個機械化師團時，魏岡却發表一種奇特的理論反對機械化部隊，他認為『一支機械化部隊將成了共產主義的一個正常的溫牀。』整個法國陸軍缺乏機關槍和自動步槍，缺乏一切最新式的武器，但只當却安然地把六億法郎的國防費削減為四億！法國就在這種荒謬的情形之下遭遇希特勒的有計劃的閃電戰。巴黎迅速失陷了，資產階級在逃亡的議會熱烈討論的不是怎樣抵抗，而是怎樣用投降、休戰避免革命！法國陸軍司令魏岡焦燥地說：『我不願意法國遭遇軍事失敗所引起的無政府狀態！』他坦白地答覆那些抵抗派說：『我還保持新的師團，但我要留着牠們來維持秩序。』當時在場的新聞記者大都敏感地說：法國資產階級害怕革命比害怕希特勒還要厲害，牠絕不能忘記巴黎公社和一九三六年的惡夢，牠的精神是與希特勒連結在一起的！整個法國資產階級於是團結在維希政府的週圍，向希特勒簽了一道投降書。只有一位不大知名的下級軍官，特戈爾，在英國的支持之下，從倫敦不斷的發出抵抗的呼籲。也僅僅當希特勒在東線已遭遇嚴重的失敗時，法國資產階級才又把希望轉到英、美方面，因而向特戈爾表示一點好感。但那些受了不斷欺騙和出賣的法國工農份子却早就自動起來，用自己的願望和方式參加『抵抗運動』。他們組織游擊隊(Maquis)，在德軍佔領區的工廠中秘密成立工人軍的細胞，對納粹進行艱苦的抵抗和鬥爭。雖然武器總是操縱在『軍民團』、『秘密軍』等反動份子手中，但城市工人却英勇地從德軍奪取槍械，把自己武裝起來。一九四四年八月間，當『同盟軍』逼近巴黎時，巴黎工人和一般貧民便暴發了一個勝利的暴動，將德軍驅出巴黎，在英、美軍隊未到達之前已掌握了巴黎的實權。

工人進行將工廠管理，組織工廠委員會負責一切，『愛國工人軍』因為得到德軍遺棄武器的幫助，迅速擴大。雖然從資產階級到共產黨都把這種法國人民的抵抗運動加上『民族解放』和『愛國主義』的標記，但巴黎及其他各工業城市的工人鬥爭却無疑已開始侵犯資產階級的財產，沿着社會主義革命的邏輯走。當法國正式『被解放』時，在巴黎和法國許多城市中，事實上呈現一種雙重政權的現象，特戈爾政府與工人——貧民的抵抗軍、工廠委員會相對抗。工人的武裝在許多地方甚至已佔據了市政府，管理糧食分配的管家婦委員會也到處成立，這些武裝和委員會大都操縱在共產黨手中，假如牠當時能自覺地把這許多工人權力機關的萌芽聯結起來，發展起來，則俄國十月的道路就明顯地擺在面前了。但不幸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共產黨和社會黨都寧願爲了聯合政府而犧牲工人的權力，『愛國工人軍』就是陶雷士(法共領袖)親手解散的。

法國資產階級戰後不僅在國內經過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支持，一步一步的把政權收回自己手中，而且甚至在殖民地、在越南也經過同樣的共產黨(胡志明)和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妥協，逐漸把已差不多確定喪失了的殖民地重新拉回來。另一方面，法國資產階級還藉美國借款的援助和外交上的投機取巧，企圖把殘破的經濟機構重新加以改善，在這一點上，牠也得到了一點暫時的成功，現在共產黨和社會黨正用『生產第一』的口號來從旁幫助。但儘管如此，法國的穩定已被這次戰爭一次而又永久地打破了。她的歐洲霸權已成了老遠過去的幻夢，她的帝國基礎已處於半崩潰的狀態，當歐洲市場和殖民地市場落入美國資本手中之時，法國的『高利貸帝國主義』當然遭遇末運。現在她在歐洲所處的地位僅僅充當一個第三等的角色，在國際會議中已失去發言權，第一次大戰之後，她還可以從德國的剝奪中取回若干補償，現在史太林已代替克里蒙梭了！她想向萊茵區染指也遭遇貝文和貝爾納斯的白眼。殖民地的情形也不會更好，戰爭剛

告結束，英國便把她擠出中東，北非和越南也起了叛亂，土著資產階級的妥協並不能平服殖民地人民對宗主國的輕蔑和憎厭，直到今天，越南還處在雙重政權的狀態，人民沒有放下武裝，也沒有放棄他們既得的權力。這種普遍的、歷史性的沒落和崩潰的現象永遠抵消了法國資產階級的一切復興的努力而有餘，這就是法國不能獲得穩定的原因，這就是法國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永遠緊張的原因，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無法了解戰後迄今，雖然中間經過一度天主教進步黨的勝利，但資產階級總是不能擺脫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遮掩和幫助。正當天主教進步黨自以為可以獨立行動，厭倦地宣佈：『我們不要聯合』時，共產黨却在最近這次普選中獲得多數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要數，這是法國工人戰後經過一度迷惑和欺騙之後，開始新的高漲的表現，他們也對資產階級厭倦地說：『我們也不要聯合』了！法國工人這一次把共產黨擁上台，顯然已對聯合政府——人民陣線的試驗大失所望，他們的選票分明告訴共產黨和社會黨：你們既然是社會主義的、工人的黨，你們就拿到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吧，挽救資本主義的一切萬應藥方只有增加我們的痛苦！就在這種壓力之下，共產黨向社會黨單獨提議成立工人政黨的政府，不管這些政黨的領導如何懦弱，如何依賴於大資產階級，但階級鬥爭的邏輯却迫使牠們走上政權。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的革命政黨將也向前跨進一步，幫助工人把妥協、徘徊、叛賣的上層拋去，把堅決鬥爭的羣衆團結起來，把法國和整個歐洲的工人階級加以新的改編。法國今後的命運無疑將決定整個歐洲的命運！假如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是歐洲命運的決鬥場，則這一次大戰之後，法國就是整個歐洲前進或後退的決鬥場了。法國政局的波瀾首先影響那一羣圍繞着她的小國家：比利時、荷蘭、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再進一步則影響到英國、北歐、中歐和東歐。

六 從邱吉爾的「歐洲合衆國」談到英國

英國資產階級正用憂急的眼光瞧着歐洲大陸，牠擔心這個無出路的舊世界不僅資產階級無力控制，甚至連共產黨和社會黨也無力控制。於是牠的代言人邱吉爾提出了一個「歐洲合衆國」的計劃來，希望在英國的指導之下，把整個歐洲組織起來，對抗蘇聯、對抗共產主義、同時也順便對抗一下美國。這是英國戰後的最大野心之一，但正如上一次大戰後的法國一樣，邱吉爾提出這個計劃，與已故白里安的計劃同樣，是建築在本國的利益削弱的地位與這種歐洲霸權的不相稱上面的，這無異把一座龐大的房子建築在沙灘上。英國今天在歐洲所扮演的角色也正類似於法國在上次大戰後所扮演的一樣，假如往日法國只是英國的助手，則這一次英國也只是美國的助手而已。

大英帝國在這次戰爭中已遭遇了致命的創傷。她的海外投資和市場幾乎喪盡，殖民地工業化的發展又大大縮小了她戰後商品傾銷的餘地，而且更嚴重的，這種工業化還必然促進了帝國內部的離心傾向。美國的競爭更使這種傾向變成無可挽回的趨勢。自治領，如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大都投入美帝國主義的擁抱中，甚至南非聯邦也表現這種強烈的傾向，其他殖民地，如印度、埃及等則公然反叛，英國工黨政府之被迫而向這些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讓步，容許牠們有某種獨立，就是殖民地與宗主國的力量關係發生劇烈變化的反映。所有這些現象都與英國國內生產力的衰落互為因果。除了軍事工業之外，英國差不多所有工業部門的生產都衰落了。今年九月間英國著名的「經濟學者」雜誌傷心地說：

目前的狀況與幸福的戰前時期的比照就在於……工業各部門所報告的崩潰性的衰落……

帝國的崩解和衰落，使英國工人階級的收入大大縮減了，通貨膨脹、

物資缺乏與失業的威脅，再加上戰爭的破壞使一般小資產階級也陷於神經質的狀態。遠在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因為煤礦生產的低落和礦工生活的惡化，富於鬥爭傳統的礦工已直接提出煤礦國有化的要求，這一類含有社會主義意味的要求使邱吉爾——阿德里爾的聯合政府發生很大的危機，邱吉爾僅僅用戰爭的藉口把問題拖延至戰後。戰爭結束，保守黨滿以為憑戰勝的威望可以繼續在大選中勝利，但英國工人却差不多一致的把工黨抬上了台，這是什麼意思？工黨的領袖們並不是不曉得的。英國工人是要求他們去實現工黨的社會主義政綱。這些領袖被迫而向前跨了一步，宣佈銀行及其他若干大企業的國有化。但英國工黨的上層領導一貫就是英帝國主義的僕役，他們被工人推往前走一步，是以加倍的忠心來買取主人的信任的。他們立即給予那些被國有化的企業股東們以心滿意足的『公正賠償』，並讓舊企業的負責人如格多勳爵 (Lord Catto) 之流，照常掌握實權。幹了這一件偽善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阿德里爾便向美國借了三十七億美元，進行改善和加速生產，實施大量輸出與縮減輸入的強制政策，民衆的日用品和食糧要求不僅沒有滿足的希望，而且還繼續惡化。『一切都爲了輸出』與『生產第一』已成了工黨領袖們的『和平口號』，那末，這些人顯然不是在『實行社會主義』而是明目張胆在挽救崩解中的英帝國主義。這種國內的工作與貝文在外交方面的反動政策（如建立西歐集團等等）完全一致，無非是恢復大英帝國的威望和市場而已。但工黨政策本身是矛盾和不穩定的，牠想遷就工人的壓力，同時又爲資產階級服務，牠擺向國有化，又堅執地維護私有財產權，這是整個英國過渡時代的矛盾局面的反映。

在工黨的努力和美國借款的幫助之下，英國工商業已得到相當復興的希望，輸出已增加了。但工黨政策已造成一個更大的危機，首先，爲了獎勵大量的輸出，必然輸入大量的原料品，這就要確保輸出與輸入之間的平衡，而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仍無法取得利益，那就要進一步確保人工的出

超狀態：即大量的輸出一切可賣的商品，不論品質如何；而在輸入品方面，除了必需的原料品之外，把所有滿足人民日常要求的必需品加以人工的限制，這就必然造成國內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的趨勢；其次，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警告的：『許多商業所表現的真正可注目的輸出增進，其本身是具有人工作用的。這些數字僅是賣方的市場存貨。牠們並沒有表明這些工業碰到頑強的競爭時，又怎樣辦？』最後，美國借款只是一種權宜的接濟，牠附帶的主要條件，就是在短期內把英鎊集團的市場移給美國。所以英國人工造成的經濟活躍已醞釀着下一階段的絕大危機。英國工人階級之日趨不安、煩燥和不满已指出這個危機的深度和廣度，英國工黨黨員在一九四五年末已增至四十八萬八千零九十九人，較之一九四四年增加了二十二萬多人。工會會員從二、三七五、三八一增至二、五一〇、三六九人。勞動青年同盟也大量的增加盟員。這是一個無誤的預兆：英帝國主義正沿着一條總爆發的路走。戰爭剛結束，邱吉爾把法西斯領袖摩亞萊釋放，這也無意中告訴我們，英國資產階級也在準備一個不可免的選擇。最近工黨政府關於外交爭執的危機已開始暴露工黨本身也在階級衝突中向左右分化，而且也證明英國政治與歐洲大陸的選舉有密切的關聯。英國的命運只是歐洲命運之一部份，她比之已往更難獨立於歐洲影響之外了！

七 誰能重組歐洲

現在我們總算明白：目前國際上流行的『東歐集團』與『西歐集團』的劃分，並沒有嚴重的意義，只不過是重新穩定已破產了的資本主義舊制度的企圖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強烈傾向——這兩種勢力肉搏的一種歪曲的表現而已。人們總把『東歐集團』代表共產主義的勢力，這僅僅就蘇聯的制度本身所象徵的意義而言，才具有正確性，假如就克林姆官的政策來說，則她與西歐社會黨——工黨的改良政策並沒有不同的實際內容，即：尋求

上述兩種勢力互相妥協的可能性，因而其最後的結論則在於穩定現存這個殘破的私有財產制度，在這一意義上，牠與英、美帝國主義的目的並無衝突之點。但由於走向這同一結論的基礎或出發點不同，遂產生了各種利害的衝突。克林姆宮的統治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上的，牠的政策自然只是這個新制度的矛盾的產物，牠想保持牠的特權，便不得不尋求保持這個新制度的方法；但因為牠的特權是直接與蘇維埃民衆的利益尖銳對立的，牠自然希望維持現狀，而不願在國際上引起根本的變動，這是蘇維埃官僚的外交政策的秘密；牠在歐洲所實現的一切改良的、反對根本變革的政策、以及折衷於工人和資本家間的妥協態度，正好是牠站在一個過渡的、充滿緊張矛盾的、不穩定的社會基礎上的反映。在這一點上，牠和社會黨及工黨的相同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假如前者站在不穩定的蘇維埃制度基礎上來調和社會的矛盾，則後者就站在更不穩定的沒落的資本主義基礎上來調和同樣的矛盾了，牠們的階級根源則一：小資產階級性的工人貴族。牠們有時發生衝突，僅僅是反映兩個工人貴族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因此，依賴於蘇維埃基礎的克林姆宮與依賴於英、美帝國主義的社會黨或工黨發生衝突，往往曲折地反映蘇維埃制度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衝突。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克林姆宮所依賴的蘇維埃基礎本身是矛盾的，爲了對抗帝國主義，牠不得依賴於國有財產，但爲了保持一己的特權而對抗下層人民的革命威脅，牠又不得不依賴於帝國主義，所以牠往往不但聯合社會黨——工黨，甚至有時犧牲後者（奪取牠的領導權）來抑制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英、美帝國主義與克林姆宮的衝突是在前一場合，而『東歐』與『西歐』的劃分也只有這個場合才具有實際意義。但在後一場合，則牠們自然把克林姆宮（連同各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工黨視爲最急需的工具。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無法明瞭歐洲的複雜局面。那末歐洲今天的紛擾政治以及『東』『西』歐之爭就可以簡單的還元爲英、美帝國主義企圖在舊基礎上

重組歐洲與廣大歐洲工農羣衆企圖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重組歐洲的決鬥了。英、美佔領軍之遲遲不撤退、法朗哥政權的保留、法西斯組織之重受鼓勵、天主教黨之活躍、貝文與貝爾納斯的外交攻勢、特里雅斯特港與希、保邊境的爭執、片面的大借款、軍事示威、與東歐、英國、法國、意大利、希臘各國工人勢力的生長、土地分配與工業國有化、工人政黨選舉之大獲勝利等形成一個明顯的對照，而克林姆宮——共產黨——社會黨——工黨則在這兩種愈來愈難調和的衝突力量中間搖擺也愈少可能，愈接近終點。誰能重組歐洲？我們堅決相信：既不是沒落和衰敗的帝國主義，也不是那些完全失去妥協基礎的妥協派，歐洲的命運將握在歐洲下層人民的手中。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 | | | |
|-----------------|---------------|------|
| 時事評論 | 張家口陷落後的國共和平談判 | 鶴泉 |
| 論 | 巴黎和平會議之教訓 | 海明 |
| 論國民會議 | 印度臨時政府的成立 | 康君 |
| 蘇聯的危機及其歷史的回顧 | | 陳人白 |
| 美國通貨膨脹與物價管理局的作用 | | 劉少嚴 |
| ▲物價管理局爲什麼被撤銷▼ | | 康君譯 |
| 中東的逐鹿場 | | 黃敬存譯 |
| 法國大革命の起和背景 | | 西岑譯 |
|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 | | 李炎彬譯 |
| 爲古史辨派的第二次反攻再進一解 | | 李季 |
| 論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 | | 冰夷編譯 |
| 今日的廣西(特約通訊) | | 陳治華 |
| 編者的話 | | 編者 |

希臘——巴爾幹的波斯

馬爾丁著
趙天龍譯

——
臘大選之前夜，但迄今猶覺新鮮，故特譯出以饗讀者——譯者。
——

在英國工黨政府的「善意」幫助之下，在希臘成立了一個全能的獨裁政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希臘人民反對國內反動勢力和英帝國主義的鬥爭遭逢了失敗，現在便繼之以一個反革命的攻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事件，希臘的資產階級多少是把牠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奏的。在舉國一致的總爆發中，雅典、皮累斯等地的人民大眾進行一個英勇的鬥爭，抵抗英帝國主義所扶助的反動勢力，這個鬥爭一直支持了六個月以上。

他們為勇氣和犧牲精神所鼓舞，莊嚴闊大地鬥爭着，這種犧牲精神不禁令人憶起在希臘史中，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一些最偉大的鬥爭；雖然這次鬥爭，為環境所迫，接受了一種失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領導。

兩年之後，雅典和皮累斯的斷垣殘屋還顯出那些無情的巷戰所造成的痕跡。

當一九四五年，EAM和ELAS（指希臘的反法西斯政權和民軍——譯者）的共產黨領袖和華爾其薩（Variza）妥協，無條件投降並自動解除了武裝之際，反動勢力就毫不猶豫的幹第二步工作了。藉英帝國主義的強力支持，牠通過帕拉史蒂拉斯、保加里斯、索福利斯和柴達利斯等政府，運用手段，企圖令工人運動全部解體，把牠迫到地下，然後樹立一個公開或假裝的、隱蔽在議會後面的獨裁制度。

希臘資產階級爲什麼要趨向獨裁

希臘資產階級之趨向獨裁，有兩大理由：第一是國內的，第二是國外的政治理由。

我們試簡單的檢討第一個理由：希臘資本主義經過這次大戰之後，遭逢削弱和瓦解。希臘的經濟已遭受了價值五十億美元的損害，約等於一九三六年從運輸、商人貿易、遊覽、海外投資利息等方面獲得的全部歲入的三十六倍。三分之二商船喪失掉。據估計有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座建築物被完全或部分破壞了，而公路、鐵道和運輸的破壞，資本和原料的缺乏則癱瘓了工業的復興。

「解放」了已經二十一個月之後，工業生產，在最好的時候，還沒有超過一九三八年最低生產量的百分之五十。

失業非常猖獗。總工會最近統計牠的全體會員有四十五萬人（希臘工人階級總共有六十萬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失了業的。

戰爭、農村的破壞、牲畜的屠戮、肥料的缺乏與工具的毀損已摧毀了農業經濟，而希臘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靠此爲生的。

光是舉出烟草業爲例吧，這一門工業是希臘北部財富的主要泉源，又是輸出的主要生產品，牠的生產量已在一九四五年跌至戰前水準的四分之一了。

儘管有了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的最近一次（「解放」以來第三次）的「穩定」，但工資和生活費之間的差異尙很大。生活費已增加到一九三八

年的一百五十至二百倍，而工資則僅僅增加了五十倍。

平均工人的薪金每日約有七千至八千達拉斯米 (drachme 希幣)，但一個不熟練工人每日僅得五千個希幣，女工(大部分在紗廠和烟廠中做工)則每日僅獲四千希幣。

下面的表就是若干必需品的價格：

麵包	一、九〇〇達拉斯米	每一奧加 (Oka = 1200加金)
肉	七、〇〇〇達拉斯米	每一奧加
橄欖油	六、〇〇〇達拉斯米	每一奧加
糖	六、〇〇〇達拉斯米	每一奧加
乳酪	七、〇〇〇達拉斯米	每一奧加
蛋	三、六〇〇達拉斯米	每一打
鞋子	一〇〇、〇〇〇達拉斯米	
衣服	五〇〇、〇〇〇達拉斯米	

城市的中等階級，尤其是公務員的情況較之工人的情況還要惡劣。估價期間的瘋狂的通貨膨脹與飢饉已耗竭了這些階級的儲蓄，迫使他們要拍賣他們所有的每一件值錢的東西，如衣服、傢俱等。

小公務員平均每月薪俸實際上不過十五萬至二十萬希幣左右，受恩俸者不過月得五萬至八萬希幣。這種情況造成這些份子的大批赤貧化，因而使希臘往日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失去平衡。

結核病在營養不足的人口大肆虐(據聯合國救濟總署六月份報告，希臘人每日僅得一、三七六卡羅利熱量)。結核病患的百分數比之英國大四倍，一九四六年四月份，聯合國救濟總署估計，希臘六歲至十四歲間的兒童，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罹這種病患的。療養院和醫院病床的缺乏很厲害。希臘每五千個人只有一個看護。

這種情形顯出希臘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正遭受着一個空前的經濟危機，

需要資本的復興，而勞苦大眾則不能不鬥爭，為的是不讓這種情境完全滅亡了他們。

希臘資產階級如果不把勞苦人民置於強有力的紀律之下，如果不迫使他們在較之以前本已極度低下的條件還要不如的情況之下工作，他們是不能達到他們所急需的資本的復興，以恢復他們的經濟權力的。希臘資本主義所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個「頑強」的政制，不容許有經濟鬥爭之餘地，也不容許讓步或改良的「奢侈」。

國外的理由也得出同樣的結論。由於牠的戰略和地理的位置，希臘成了英帝國主義的一個巨大的利益。俄國的利益和勢力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的伸張危及英帝國主義在整個地中海的地位，尤其是危及牠的東方根據地，這個根據地是操縱着中東的煤油地帶、埃及和到印度的通路的。爲了對抗俄國在巴爾幹和地中海的勢力擴張，英帝國主義便死死地抓緊希臘的領土，頑強地支持希臘資產階級的一切手段，這些手段的主要目的就在壓服那大部分受希臘共產黨影響的工人運動，希臘共產黨也就是莫斯科外交政策的贊助者。俄國勢力與英國勢力在希臘，尤其是在希臘北部正發生競爭，因此把希臘稱爲巴爾幹的波斯，亦非過言。

白色恐怖

希臘的事變恐怕只有佛朗哥的西班牙才堪與媲美。

在這個受了戰爭可怕地蹂躪過的小國家裏，希臘的資本家和英帝國主義者共同合作，用冷酷的決心，經過一連串的反動手段來恢復他們的「秩序」，這些手段連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的麥塔克薩斯政府也爲之失色哩。

柴爾達里斯政府於去年三月間的偽造選舉之後登台，受了所有左翼黨派抵制，牠於六月六日頒發了一連串非常法令，這些法令實際上就是使白色恐怖合法化，因爲直到那時爲止，軍警和法西斯性質的議會組織(如

『保皇黨團體』之類)就從『法律』的觀點上強制施行這種恐怖。

這些法令對各種反帝宣傳或任何『危及國家及其公民安全』的行為均判死刑。政府目的為『非法』的任何集會的企圖，以及在認為『公共繁榮和重建之利益所繫』的工業中一切罷工，均判以最嚴厲的徒刑。居住之不可侵犯性也廢除了。軍事法庭對所有犯有『危及公共安全行為』的案件立即加以裁判，死刑於二十四小時內執行，不得起訴。

另一方面，政府各部，好似麥塔克薩斯政府一樣，『安全委員會』在永遠開會的狀態中。牠們由律師、警察總監及其他警察首腦組成，不經任何起訴，他們就可以決定把他們認為『危險』的人物流放到愛琴海各島和克里特島南部去。

軍事法庭自去年六月以來，便判決了許多人民死刑，這些人都當場槍決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一個年青女教師的案子。她名做伊倫·居尼，希臘共產黨員，另外還有居爾吉斯的幾個士兵，他們曾拒絕射擊農民。

各島上都開始擠滿『安全委員會』每天押送來的流放犯人。

除了國家的有組織的恐怖之外，還有國家庇護的各種團體和反動隊伍，牠們天天都在侵犯工人運動和那些被認為仇視恐怖政策的農民。在城市中，一個保皇黨的武裝團體實行活動起來了，牠掛了一個叫做『X』的神秘名稱，受格里華上校領導着。這個團體在全國的重要城鎮和每一要衝，都有牠的辦事處。牠的黨羽均有武裝，每天在謀殺戰鬥的工人，襲擊工人組織的機關和集會。在雅典及其他城市，每一個晚上，這個團體總在戰鬥的工人隊伍中製造新的犧牲者。牠的黨羽大都來自護衛軍，這種護衛軍是淪陷期間產生的，牠們總是與蓋世太保合作，反對希臘的游擊隊，比如那枝不名譽的『保安師團』——雪爾伐斯上校的白黨軍隊等便是。

在鄉村中，有幾枝武裝隊伍在活動着。這些隊伍由從前的士兵，白色游擊隊構成，這種游擊隊以掠劫農民為生，使整個地方都發生恐怖了。牠

們從山上衝下來，走入村莊裏，在公共場所中召集居民，選出牠們的犧牲者，施以酷刑，而且往往帶着每一個鄉民的面前處決他們。

七月間，雅典的報紙天天都登出這一類匪軍『首領』們的行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位『浮爾拉基斯大尉』的行為，這位大尉是國王喬治二世復位的熱心擁護者。

在政府機關中，確有許多官吏是在淪陷期間公開替莫斯林·羅里斯及德國秘密警察服務的。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這些希奸握着軍、警和司法機關的重要位置，但另一方面，希臘政府却不僅無情地搜捕 EAM 和 ELAS 的希臘抗戰戰士，甚至連『民主主義』和『反黨』的分子也遭迫害了。在軍警的首腦中，有一些最受人民仇視的名字，如不名譽的『保安師團』領袖、保蘭塔斯便是。

『肅清』舉行了，但採取相反的方向。這就不難了解希臘人民的憤怒了，『解放』後還不到兩年功夫(他們爲了這個『解放』，比之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付出更多的代價)，他們便碰到這次存心使皇黨獨裁者復辟合法化的公民投票，這位獨裁者已把一切反動的流氓，一切害淫虐狂的劊子手都結集在他的『民衆政權』的週圍，而這些流氓，這些劊子手就是過去四年間，在蓋世太保和 O.K.A. 的支持之下，屠殺希臘人民的呀！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人民世紀」之諷刺

『不僅共產黨人，甚至民主派、社會黨、自由派和共和黨人均被剝奪選舉權，……希臘陸軍當局告訴居民說：只有投票贊成國王復位者方能避免被劃入共產黨一類中，這一宣佈，使更多人發生恐怖了。各地各城市、各鄉村的拘留所都充滿着老年人和婦女，她們手中還抱着孩子。她們之被拘留，僅僅因爲她們的男人或親屬犯政治嫌疑逃到山上去。她們沒有東西吃……』

(九月十七日紐約『每日新聞』雅典專電)

巴勒斯坦局勢概觀

克 里 夫 著
仁 昌 譯

本文作者是耶路撒冷人，他對中東內幕知道得更詳明些，希望讀者把這篇文章和本誌第七期的『中東的逐鹿場』一文合起來讀，對戰後謎樣的中東局勢便可得到一個明白的印象和解答了。

編 者

最近幾個月已經證明在巴勒斯坦的帝國主義政策——

發展開始了新的一章。許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就在巴勒斯坦採取

一種壓迫的政策。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的蠢起當中，整千整萬的阿拉伯

人被謀殺，另外幾十萬人被監禁，因此，在那些日子，平均每五個或六個

成人中就有一個人被關在鐵窗中消磨若干時間。整條整條的村落被砲轟中完全

被剷平了。札發的一整個區域的居民被迫撤退，然後加以炸平，居民們連

搬運傢俱的機會也得不到。軍隊藉口某一村落參加軍事行動，便開入去照

例把該村落的幾個年青人處死，作為其他村民的榜樣。集體的罰款變成家

常便飯，熄燈令（Curfew），居住證的檢查，和整千整萬人不加審問的

強行逮捕也天天發生。監獄的狀況可以由這一事實推知：糧食配給的官價

是每人十七 mils（四便士——八分半美金）；衛生條件是不適於人類的

。特別的苦工營也成立起來（Nur es Shams 的石礦特別出名），裏面的

情形這樣殘暴，以致工作時意外和疾病經常發生。印度訓練出來的英國警

察專家特別送到巴勒斯坦來執行這些工作。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的遺產就

是一萬五千個阿拉伯孤兒和遍設於全國各地的五十七個警察局，每一個警

察局都能够操縱整千整萬的人民。

現時這些壓迫行為也同樣施之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雖然沒有那樣兇暴。二千以上的猶太農業工人曾被監禁，不經任何審判，而搶劫及其他挑

撥的行為也成了通常的現象。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就企圖把阿拉伯民衆的

憤怒移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身上。爲了這個目的，她便支持耶山運動（猶

太人的復國運動——譯者）的擴張政策，這一政策把阿拉伯佃農逐離土地

，把阿拉伯工人逐離職業，並把耶山運動的堡壘鞏固起來，這個運動的目

的就在於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於巴勒斯坦。帝國主義之支持耶山運動，據估

計要達到兩個結果：第一個結果是建立一個直接擁護英國的政權，這個政

權將來在中東阿拉伯人反帝國主義的暴動中，隨時要成爲對抗阿拉伯人的

一個忠實盟友；另一個結果就是使耶山運動成爲一個手段，將阿拉伯被壓

迫民衆對帝國主義的憤怒移到枝節的問題上——和猶太人火拚。但爲了使

耶山運動成爲阿拉伯民衆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緩衝機，最重要的，第一、猶

太人口的比重維持相當少數，因此，他們就覺得要依賴於帝國主義的『善

意』，而不致成爲一個獨立的因素；第二、對阿拉伯民衆應加以朦朧，使

他們相信正好因爲有帝國主義的保護，這個因素才不致變得更強大，使他

們喪失更多的地位。換言之：在帝國主義主人與他的耶山運動的奴僕之間

也有共同的，也有矛盾的利害關係。耶山運動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猶太資本

主義國家。帝國主義也確乎需要一個猶太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是閉

關自守和受殖民地民衆的仇恨包圍着的，但帝國主義却一點也不願意耶山運動造成一個太大的強國。

現時巴勒斯坦與阿拉伯東部的形勢是這樣的：帝國主義對准許十萬猶太人入境能否使阿拉伯民衆的憤怒情緒從帝國主義方面移到猶太人身上，一點也沒有把握。埃及、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各地阿拉伯人的中心口號已成了帝國主義軍隊的撤退。在這種情形中，准許十萬猶太人入境和英軍藉口保護猶太人集中於巴勒斯坦，就會公開暴露自己的陰謀在轉移阿拉伯人的目標，使他們放棄撤退帝國主義軍隊的要求。英帝國主義因此企圖藉相反的策略達到同樣的目的：藉口保護阿拉伯人抵抗猶太人，爲了解除猶太人的武裝等等而集中其軍隊於巴勒斯坦。英國削弱了猶太人之後，希望能够在阿拉伯東部各地挑起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衝突。

(因此，假如這次對猶太人的攻擊只是准許十萬猶太人入境的前奏，我們就不應驚奇。) 在煽動民族仇恨的工作中，帝國主義得到耶山運動的充分援助，雖然他們中間有摩擦。比方，最近幾天，耶山運動派幾十人組成一枝糾察隊，駐紮在 Tel Aviv 旁面，阿拉伯市集的入口外，阻止猶太人購買阿拉伯的商品。毆打阿拉伯人，阿拉伯農民胆敢將物品賣給猶太顧客，則將火油倒在他們的貨物上面，諸如此類的行爲，天天發生。耶山運動者之要求成立一個猶太國家，不過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火上加油而已。耶山運動的恐怖行爲並非企圖驅逐帝國主義，只是想和牠成立一個新的合夥公司，希望這個帝國主義老大哥給予年青夥友以較寬裕的條件。在巴勒斯坦任何追隨耶山政策的人對於這一點都是十分明白的。適先生 (Mr. Stach) 是猶太代管區執委之一，英軍幾天之前還到他家逮捕他，但找不着他，他曾宣稱：『傳統制度 (英人政策) 的最壞的原則之一便是英國當局光是和那些只曉得搗亂和破壞和平的一方妥協，而慣於薄待和出賣一個忠實、和平和忍耐的盟友。假如這是贏得英國聯盟的方法，我們也不可免要設法遵循這條道路走，因爲我們極願英國和我們聯合。但我們不能長遠保持目前的單方聯合來代替雙方聯合。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並不企圖把英人逐

出本國，然後充作他們的後繼人。我們在大量移民、一個猶太國家與英國在巴勒斯坦建立廣大和強固的根據地之間，看不出任何衝突之點。恰恰相反，我們將以極同情的態度來看待牠。』(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 Ha'aretz 報載『危機之實質』一文。)

即在最近的大逮捕之後，耶山運動派的領袖們還繼續在唱老調。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耶路撒冷的猶太代管區情報局發表一道宣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準備自衛，但這並非就表示他們反對保留英軍於巴勒斯坦來保護不列顛帝國的正当權益 (1)』。『原來正當整個阿拉伯東部在醞釀着，而其中心口號是『英軍撤離東部各國』之時，耶山運動派却在準備挽留英軍。一九三六——三九年耶山運動派領袖們並未抗議英軍對待阿拉伯民衆的暴行，恰恰相反，他們還要求一種『強硬的手腕』。現在，他們抗議施於他們自己身上的同一政策了，但仍繼續擁護對阿拉伯整個東部運用『強硬的手腕』。正當英帝國主義企圖挑起會社的仇恨之時，耶山運動派却進行提倡猶太國貨、猶太勞工和猶太國家的鬥爭，藉此助長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而其犧牲者則是阿拉伯和猶太雙方的民衆。』

除了幫助帝國主義的耶山運動派之外，還有另一種重要的勢力，假裝幫助阿拉伯人抵禦猶太人，而實則支持這同一帝國主義政策——這種勢力就是封建的、半資產階級的阿拉伯領導。英帝國主義一方面實行壓迫猶太人，另一方面却在阿拉伯人中扶助狹義愛國主義的宗教勢力。爲着這個目的，耶路撒冷的摩夫脫獲准從法國獄中逃脫，搭機(一架英國機吧。)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飛抵埃及，住在埃及國王宮中。摩夫脫是誰呀？他就是巴勒斯坦的最大地主之一，他的家族領有五萬 dunams 的土地——這片土地面積等於一千個平均的農戶所有的全部土地。他就是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和一九三六——三九年攻擊猶太人的組織者，而且無數次宣佈他絲毫不反抗英帝國主義，只是希望和牠合作；而且只有他(不是

（耶山運動）才是英國的真正忠實的盟友。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的皇家調查團面前作見證的時候，說：『我已很知道，很相信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有偉大的謀國者，我也總是信任英國政府的聰明的判斷和英國政府的公正……而我眼見當局採取這種行動的時候，我也總是把牠歸咎於猶太人的壓力，因為我們對這樣一個偉大民族，偉大國家，保有那樣偉大的謀國者，何以採用這種行動，百思不得其解，除非外界的影響左右這方面的政策。』（巴勒斯坦皇家調查團紀錄第四六一四號，第二九六頁。）

在一九三六——三九年民衆騷起達最高峯時，摩夫脫和他的同僚一道寫了一個公告，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發佈：『英人爲了服務於耶山運動，幫助牠在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中建立一個國家，竟在阿拉伯諸國家（英人的昨天和今天〔！〕的同盟者們）的一塊聖地中，遭受這樣大批的死亡，不勝遺憾……政府不能用武力平服叛亂和恢復秩序，因爲阿拉伯人都做了這些亂黨の後盾……英國士兵也不是自願作戰的，他們只不過被迫而參加戰鬥吧了。他們都曉得他們並不是在爲英國的利益而作戰，因爲阿拉伯人並不打英國人，也不願損害他們的權益，他們只是攻擊猶太殖民地和耶山運動的政策。如果不是爲了這兩點，阿拉伯人就會和英人親睦、和平共處了。』

耶山運動和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大英帝國萬歲！打倒猶太勢力！阿拉伯的領袖準備死心塌地服務於大英帝國！——這就是封建的、半資產階級的阿拉伯領導的立場。

當摩夫脫的姪子和心腹、胡善尼（Jemal el-Husseini）宣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耶山運動停止發展爲條件，將贊成巴勒斯坦永遠成爲英皇的殖民地』，上述的立場便找到牠的最極端的表現了。

自從英國不允許他去摧殘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大失所望之後，摩夫脫便投靠德國。他被德國派往南斯拉夫去組織回教徒軍隊，進攻游擊隊（爲

了這件事，南斯拉夫政府現在正要求引渡他來加以審判！）。他還積極組織猶太人的死營（Death Camp）。現在德國已倒台了，他準備再投到不列顛帝國主義的麾下服務。

英國還同時盡全力去扶助回教兄弟會，這是一個宗教的法西斯團體，牠現在正在巴勒斯坦組織支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在開羅和亞歷山大利亞發生了反巴爾夫宣言的示威運動，當時能够在某種程度上把這一示威轉變爲攻擊少數宗教民族（基督徒與猶太人）的行動的，就是這個回教兄弟會。他們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因爲埃及的工人運動懂得會社的攻擊無異向工人運動本身進攻。工人報紙 *Ed-Damir* 當時表示說：『工人們不致捲入那不利於他們自己的詭計而冒然加入十一月二日（那個該死的巴爾夫宣言的日子）的攻擊，實在慶幸……埃及工人運動反對種族的狂熱並反對圍繞着牠所培養的一切運動。』回教兄弟會設法在各種企業中成立回教工人的獨立委員會，但結果失敗了，因爲埃及工人表現一種打破會社界限的統一。回教兄弟會雖然在十一月二日表現得很積極，但牠却拒絕參加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日的『撤兵日』，這是一個真正的反帝運動而不是一種會社運動。在示威運動中，回教、基督教和猶太的工人聯合一致的口號喊出來了，法西斯領袖阿墨德·胡順（Ahmed Husien）設法混入示威隊伍也被喝倒了，不准講話了。今年五月十日，當工人學生委員會號召一個反帝罷工罷課時，回教兄弟會聲明反對。但罷工罷課終於不顧兄弟會、埃及政府和阿拉伯聯盟的反對而舉行了。埃及政府和英帝國主義者盡全力去扶助和鞏固回教兄弟會。路透社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發佈一道兄弟會的宣言。約翰·欽西（John Kinche）誇稱兄弟會有五十萬會員，他的話刊入所有當地報紙內，雖然事實上他們的會員不過一萬人。同時，所有關於工人學生委員會的消息都遭有系統的扣留。兄弟會出版一張日報（牠的財政來源當然秘而不宣），而工人的報紙則已遭封閉。牠籌開羣衆大會和代表會

；工人的同樣集會則遭禁止。播音台讓牠有一個經常的節目，牠的代表也獲得百般援助，出訪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工人代表則被拒發通過證。至於巴勒斯坦的共黨則跟着『民族主義者』後面走，這一點牠近來表現得最厲害。猶太共產黨人發動一個反對英國白護照和要求自由移殖的鬥爭，他們當中有一部份人走得那樣遠，竟參加全世界的耶山運動組織，而阿拉伯的共產黨人則對摩夫脫極力讚美。在阿拉伯共產黨一個週刊 Al-Ittihad 上面，有一篇題為『偉大的摩夫脫』的文章，是寫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慶祝摩夫脫到埃及的，這篇文章寫道：『我們的正在奮鬥中的民族向那些犧牲其一己的人們致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已對牠的權益及對那些為這些權益而工作的人們顯示活力和忠誠。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到處慶祝這個好消息……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在對每一個確實忠誠地效忠於祖國的人舉行慶祝和示威時，表現牠的感情。在這些表現中，這個民族給了我們一個偉大的教訓，牠並不注重空言，而只尊敬事實，以及尊敬那些實行者。我們的民族已證明：牠沒有忘記也不會忘記那些奮鬥、經過審判和為祖國而犧牲的人們。』

這個共產黨週報對摩夫脫讚美時，顯然忘記了牠在幾個月之前寫過如下的話了：『這個偉大的歷史性的罷工（政府員工的罷工）向英帝國主義示威，表明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沒有分別，指出誰是共同的敵人，並指出反對這個共同敵人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一日 Al-Ittihad）

阿拉伯共產黨人這種無定見的態度竟走到重覆他們的一九三五——三十六年的口號，要求政府解除猶太人的武裝！

回教兄弟會的一切挑撥離間手段都無法在埃及挑起會社的衝突。今年四月間巴勒斯坦的最近一次大罷工，有二萬六千阿拉伯工人和六千猶太工人參加在內，這證明儘管有耶山運動派和阿拉伯的封建——資產階級領袖的分裂宣傳，巴勒斯坦的勞苦大眾在保衛其切身利益時，是有其統一的強

固基礎的。

帝國主義的流血的挑撥行為不斷發生，造成阿拉伯與猶太人民的同樣痛苦，為了答覆這種挑釁，一定要爭取阿拉伯東部各國，不分民族或會社，包含全體工人的工會統一。一定要發動鬥爭，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統一的工會運動；目下阿拉伯與猶太工人們的工資差別一定要加以反對；一定要提出同等工作同等工資的口號；應成立市勞工局(Municipal labor bureaus)包括全體工人；一切抵制他民族的工農產品的運動應即廢止。從外國資本家中奪回經濟的命脈、實行土地革命——這些都是東部各國經濟廣泛發展，民衆（不分民族、會社）物質文化程度提高，以及他們中間底界限剷除的根本條件。帝國主義（會社離開的根源）一定要連根拔除，發動中東的解放鬥爭，一切少數民族——猶太人、庫德人等——將在包含一切的東部阿拉伯工農共和國範圍內，在他們定居的區域中獲得廣泛的自治權。

英國工人階級必須發動鬥爭要求英國佔領軍撤離東方。帝國主義的推翻將結束東方民衆的奴服和他們的血液的拍賣。英美工人應同時要求打開他們本國的國門，容納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包括猶太人）；應該一般地對那些受難的歐洲民衆，尤其是對那些監禁在集中營中的人們發起物質的援助。

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耶路撒冷。

猶太人問題

今天，解體中的資本主義社會，正拚命把猶太人民，從牠的一切毛細孔中排擠出去；繁居於這個地球上面的二十萬萬人中，有一千七百萬，即百分之一弱，再也不能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面找到安居之所了。在土地的廣大擴張與技術的奇蹟（這些奇蹟還替人類征服了天空和大地）當中，資產階級已安插着把我們這個星球改變成一個醜惡的地獄。

——摘自達維道維奇著『猶太問題』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歐伯

——附論潘光旦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李林台爾 (D. E. Lillenthal)，以前美國著名的田納西 TVA 計劃

的主持者，現時國務院原子能委員會的主席，不久以前曾發表了「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一文（已由『東南日報』譯載於其十月十九日的『世界知識』欄）。這篇文章，不但它的標題引人注目，就是它裏面所討論的問題也是特別現實而重要的。因為它所討論的問題，不只是一般的科學問題，而且是在這次世界大戰後每個人都深深地感到異常威脅的『原子能與新的戰爭』的問題，這確是一個真正有關於我們全體人類之未來命運的問題。

尤其這一問題由代表美國官方輿論權威的李林台爾提出來表示其『高深』的意見，更值得注意。大家都知道，現時聯合國管制原子能的建議，就全是根據李林台爾的主張，即他在美國國務院原子能委員會的有名的『報告書』作出來的。所以李氏的主張和思想，不但在美國引起了各種報章雜誌及許多團體集會的附與討論，而且在國際上也已發生了不少的影響。即以我們的潘光旦教授最近在『觀察周刊』上所發表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的大文（見該刊第一卷第二期），也是李氏思想在我國之一種明顯的反應。因此，我們認為對李林台爾的思想和主張有提出來加以檢討之必要。

舊調重彈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李林台爾在『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中所表現的思

想，表面上雖好像很新穎，但實質上却是一種陳舊論調的再版。

人們總還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自然科學在軍事上之突飛猛進的應用，在殘殺和破壞的技術上（如遠射程大砲、潛水艇、轟炸機、坦克車及各種毒氣和細菌等之大規模使用）所發揮之空前巨大而可怖的威力，致使戰後有不少的人們起而懷疑科學、詛咒科學、攻擊科學；其中某些人甚至因此對整個『西方的物質文明』發生了反感和失望，希圖從『東方的精神文明』中，從人性中，甚或從宗教中去探求人類命運的歸宿。因而在第一次大戰後的一個時期內，關於『東西文明孰優孰劣』，『科學對於人生是否有價值』，以及『人類應當怎樣利用科學』等等的問題，在東西某些所謂學者和宗教家們當中，曾一度引起了頗為熱鬧的爭吵。無須說，那些爭吵是毫無結果地過去了。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自然科學在軍事上所發揮的威力當然遠較上次大戰為甚，其所產生的惡果遠較悲慘，尤其是原子能利用的成功（原子彈），更加使人們深刻而尖銳地感到了現代戰爭之極端殘酷和恐怖。而最可恐怖又最難忍受的是：第二次大戰剛告結束，顯然將以原子能為主要武器的第三次大戰，又在開始宣揚并加緊準備起來，似乎整個人類就快要陷進最後毀滅的原子彈爆炸的火海之中了！於是某些人們又舊調重彈，不是歇斯里地說什麼現代的科學對於人類成了大問題，甚至成了『魔鬼』；就是說要挽救這個罪惡與恐怖的世界末日，只有重新回到宗教的信仰上去（如

法國皮杜爾之流)。李林台爾輩要比較聰明一些，他們既不反對科學，也不求援於宗教，他們認為科學或技術的本身無所謂善惡或好壞，問題只在運用科學的『人』，在於人的『信念』與『忠誠』。於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問題便轉變成了一個單純的人的問題了！從李氏的思想只是抽象地單純地在『人』與其什麼『信念』和『忠誠』等的圈子內打滾，而完全避開戰爭與社會制度的基本關係一點看來，這在本質上還不是與第一次大戰後的『東方精神論者』只在『精神』上兜圈子，屬於同一的範疇嗎？

科學與人類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檢討李林台爾的詳細論據吧！李氏在其『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中開頭就提出了如下的問題：

在我們這時代人們將以餘下的生命不息地與之搏鬥交綏的問題只是：機器與科學究是用來降低人類的地位并且毀滅他們呢，還是用來增進人類的尊嚴與權威？人們將如何才能運用并指使科學與機器以增進全人類的幸福？

單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樣地提出問題是有相當意義的。這就是說：由我們人類在無數世紀間費盡了無數勞力與心血所達到的現代高度發展的自然科學（連一切技術與機器包括在內），究竟應當用來增進全人類的幸福，還是用來為少數人謀私利，甚至用來毀滅人類呢？答覆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由全人類的勞力和心血所創造的自然科學，當然應該用來增進全人類的幸福，絕不應之於替少數人謀私利，用之於毀滅人類。但真正問題却在於『如何才能運用并指使科學與機器以增進全人類的幸福？』要正確地解答這一問題，從自然科學的本身中去追求是毫無結果的，只有現代的社會科學才能勝任。但不幸，李林台爾却恰恰避開了社會科學，而專從自然科學或機器中去鑽牛角。他擺出研究家的派頭發問道：

科學是好的嗎？機器是好的嗎？——或者它們是否是魔鬼？

像這樣地發出問題，不僅僅是可笑的玄學，而且是異常幼稚的。固然，現時有不少的人們在詛咒科學，在咒罵科學為魔鬼。同時也有不少人們在歌頌科學，崇拜機器的萬能。然而這些『詛咒』與『歌頌』不是昏聩的、盲目的、就是愚蠢的、廉價的、實在沒有批評的價值。因為自然科學和機器，就其本身說來，是人類在為生存而與自然鬥爭的長期勞動過程中之結晶；換句話說，是人類在與自然鬥爭過程中所體驗或認識出來的關於自然界物質運動的規律。這種規律（自然科學）本身對於人類不但絕非魔鬼，而且是絕對有利的。人類之能以從『自然的奴隸』逐步走向『自然的主人』，就全視對此種規律的認識程度來決定。至於人類之利用自然科學來互相殘殺，互相毀滅，與自然科學本身毫無關係，那完全是另一問題，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

但李林台爾不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評斷自然科學之被人妄用，指出某一階層人利用自然科學以謀私利，貽禍人羣，反而專從自然科學的『非善非惡』或『可好可壞』上去大發其議論！例如他說：『機器的本身既非善亦非惡的。只有當人把它用在好的目的上就變好，當人用作壞事時，它就變壞』。像這樣的議論，當然得不出任何正確的結論。因為機器的本身原來只有『好』并不會有『壞』，而它之所以被『用作壞事』，僅是由於某一部分人藉以謀取私利而已。而某一部分人之所以利用機器謀取私利，『作壞事』，那又是一個社會的制度問題。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例如在一切財產和機器歸社會公有的制度下），機器就將盡其原來的作用而為全人類的福祉服務。但在現今這個不合理的私有財產的社會制度底下，機器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少數人利用來謀取私利（榨取剩餘價值，剝削大多數勞苦羣

●在若干人看來，現代的技術明明是魔鬼。他們大聲疾呼的反對科學與機器，把他們一律視作魔鬼——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衆），製造戰爭（如帝國主義的兩次大戰），毀滅人類的了。

李林台爾既不從現代社會學的觀點上，將科學或機器與現今的社會制度聯繫起來討論，所以他對科學或機器便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我們可以有所抉擇，……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智慧與決心，如果我們有作爲選擇的基礎的充分智識與事實的根據，我們就能控制機器，促使它只服務於好的目的。我們不真是毫無抵抗爲不可抗力拖進無底的深淵。

但根據什麼樣的「智慧與決心」來「抉擇」呢？李氏沒有任何說明。他只是指出了他在田納西區所進行的 T V A 計劃的效果來作「事實的根據」。意思好像是說，只要全世界都像田納西區利用科學或機器來開闢自然的話，人類就有福了。但他完全忘記了，科學與機器之爲人類服務，已經有了好幾個世紀，已經創造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豈止田納西一區而已。但何以資本主義世界還是充滿了罪惡與災禍，掀起了兩次的大屠殺戰爭呢？何以人們不早就「控制機器，促使它只服務於好的目的」，反而要把人類「拖進」極殘酷的戰爭「深淵」呢？李林台爾對於這些極關重要的問題都有意或無意地力事迴避，反而提出了下面的議論來：

我們決不能雇用機器來造福人類，除非我們對於人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作爲有效果的基石的，應該對於人類、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不滅的忠誠。技術應該有個道德的、倫理的目的，就是這一目的以及爲實踐這一目的方法在決定技術究將促進人類的福祉，還是威脅人類的福祉？

這一段議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很堂皇的、動人的，但實際上不僅全是抽象的空話，而且是一幅最迷人的烟幕。試問：誰「對於人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而所謂「不可動搖的信念」究竟是什麼？什麼叫做「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所謂「技術」的「道德的倫理的目的」又是什麼？李氏對此絲毫不曾加以解釋。但我們知道，在現今的社會裏（也可以說在長久以來的社會裏）人類是被分成爲利害不同的各種階級的。因而

「對人類」、「對生命的價值」、對社會，乃至對一切事物，便有各種不同的「信念」、不同的「忠誠」。要判斷誰的「信念」和「忠誠」不是代表少數人的私利，而是代表人類的福祉，便必須有一個客觀的具體的標準。

這標準就是人類中從事勞作和生產的絕大多數人民的生存和幸福。如果以現時的美國來說，就是占全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和農民羣衆的生存和幸福。但要想保證和提高這個人類中從事勞作和生產的絕大多數人民的生存和幸福，又必須實現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必須將現時的私有制度廢除，將一切財富，一切生產機關（連所有的機器在內）收歸公有，使財富和生產機關從替私人製造利潤的束縛底下解放出來轉變爲替全人類的生存和幸福服務。因此我們又可以說，「轉變私有財產制爲公有財產制」乃是現今「造福人類」的絕對前提。誰是否「對於人有不可動搖的信念」，誰是否具有「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將以他或她是否對於這一「轉變私有財產制爲公有財產制」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和「深沉而持續的忠誠」作尺度來測驗。因爲只有在這種「轉變」的任務完成了之後，我們才有可能談得上真正「雇用機器來造福人類」，而不是「雇用機器來替私人製造利潤」。也只有到這時候，「技術」才能談得上「有個道德的倫理的目的」（假如可以說機器有什麼道德的倫理的目的的話）。

「就是這一目的（財產公有制）以及實踐這一目的的方法」（財產從私有到公有之「轉變」），才足以最後「決定技術」來「促進人類的福祉」，而不是「威脅人類的福祉」。

在現時美國絕大部份的財產，絕大部份的生產機關爲極少數的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所占有，爲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所壟斷的情形下，李林台爾不指出這種「情形」的不合理，絕對避免提及「轉變這種少數人的私產爲公產」的問題，而高談什麼「對於人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什麼「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什麼「機器應該有個道德的倫

理的目的』，這還不是等於在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面前施放烟幕彈嗎？打開天窗說亮話，李林台爾所謂『對於人類不可動搖的信念』、『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實際上不過是『對於美國極少數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美國的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以及對於他們的『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罷了。但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裏，以這樣的『信念』與『忠誠』來運用科學、『控制機器』，則『科學』與『機器』怎能避免『用作壞事』、『威脅人類的福祉』，將人類『拖進無底的深淵』呢？

現代的自然科學，原是資本主義的產品。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現在帝國主義的階段，尤其發展到了現時美國的程度，已經登峯造極了，再也不能前進了，它往後除了替人類不斷製造災禍、掀起戰爭、威脅整個人類的生存以外，再不能有別的好結果。固然，資本主義在以往的歷史上曾經起過偉大的進步作用，大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準，創造了輝煌的文化（自然科學正是這一文化的顯著表現），把人類社會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峯。但現在這同一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制動機，正在有組織地降低人類生活的水準，大規模地摧殘人類的文化了（兩次大戰就是鐵證）。因而由資本主義產生的現代自然科學，也就被資本主義有組織地大規模地利用來降低人類生活的水準，摧殘人類的文化，把人類社會倒拖到野蠻的狀態裏去。因此現時擺在我們全體人類面前最迫切而基本的問題是：怎樣將自然科學及一切生產技術和機器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使其得自由地無邪地為全體人類的福祉服務？如果做照李林台爾的提問方式便是：

在我們這時代人民大眾將以餘下的生命不息地與之搏鬥交綏的只是：讓『機器與科學』繼續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來降低人類的地位並且毀滅他們呢』，還是毀滅資本主義讓『機器與科學』獲得自由『來增進人類的尊嚴與權威，增

進全人類的福祉？』

但李林台爾是絕對避免這樣地提出問題的。因為他要『忠誠』地維護資本主義的存在，尤其是要維護美國資本主義之獨霸世界。所以李林台爾特將『機器與科學』從資本主義的關係中割裂開來、孤立起來，以此抽象地去討論『機器與科學』對於人類的禍福問題，以便引導人們來迷惑在他的這一烟幕裏。因此我們必須指出：要使『機器與科學』不致再『來降低人類的地位並且毀滅他們』，而『來增進人類的尊嚴與權威（對於自然界）』，來增進全人類的福祉』，首先就必須根本改變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尤其是要根本改變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只有到這一任務完成的時候，自然科學和機器才能與人類的福祉無間地有機地聯繫起來，不斷地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原子能與戰爭

李林台爾在『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一文中的主要用意，是企圖發揮他對『原子能與戰爭』的主張。他在前面關於科學與人類禍福的一般解說，不過是替他對於原子能與戰爭的問題安置一個『理論的基礎』而已。他的『理論』已如我們前面所指出，只是一個烟幕彈。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看他是如何『運用』他的『理論』到原子能的問題上吧。他說：

所有前述的討論，都可以立即實際地運用到原子能問題上來。用實際的說法，今日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把那碩大的原子能從破壞之神的手中奪出來轉而用之締造一個和平幸福的新世界。

這段話，表面看來又是冠冕堂皇而動人的。但真正的問題却又在於要怎樣才能使『原子能從破壞之神的手中奪出來轉而用之締造一個和平的新世界』？要正確而澈底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找出什麼是『破壞之神的手』來，然而李林台爾對這一最根本的問題又是故意迴避。但迴避這一問題，便等

於『放過強盜大喊捉賊』。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不加以較為詳細的探討和揭露。

現在大家都知道，壟斷原子能的就是美帝國主義。它的代理人，以前是羅斯福，現在是杜魯門及其同僚，不久的將來也許是杜威及范登堡之流吧？但這些代理人都是無關重要的，隨時可以調換的。因此必須將美帝國主義的核心及其經濟基礎找出來。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現時壟斷美國絕大部份的財富、絕大部份的生產機關的是極少數的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是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這正是美帝國主義的『核心』，而它們所壟斷的財富和生產機關便是這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這才是真正的『破壞之神的手』的所在！

也許還有人要提出疑問：何以見得美國的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是『破壞之神的手』呢？這個問題雖然很複雜，但也很簡單。我們只須舉出幾個具體的事實就够明白了。例如：煤油大王洛克費爾家族，爲了保持它的煤油業的壟斷權，便不能不到全世界上去爭取油礦和油市場；汽車大王福特家族，爲了保持它的汽車業壟斷權，也不能不到全世界上去爭取有關製造汽車的原料和銷車市場；同樣，銀行大王莫爾干家族也必須到全世界去爭取投資市場。其他如鋼鐵大王、罐頭大王、玻璃大王……等等無不如此。因而這些『大王』們，這些資本貴族們的對外搜求原料，銷場和投資地的傾向綜合起來，便形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不用和平手段或戰爭手段，都不過是爲着達到實現這種『對外政策』的目的，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都只能替這種『對外政策』服務。威爾遜之領導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爲的是實現這種『對外政策』，羅斯福之領導美國指揮這次世界大戰，爲的也是貫徹這一『對外政策』。美國以外的國家，民族或集團，誰如願遷就它這種『對外政策』或向它表示屈服，就是『盟邦』或『盟友』，否則便是『敵國』或『敵人』，必須

用『外交手段』來克服它，如果對方不甘屈服，那就只有訴之於最後的手段——武力了，在現時，這武力的最高體現就是『原子彈』。因此，原子能便成了現時美帝國主義『對外政策』的最強有力的『後盾』，因而人們稱之爲『原子外交』，不是沒有理由的。

固然，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只是美國。在這次大戰前有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以及英、法、法等。但在現時，德、意、日帝國主義都被打倒了，英、法也向它表示屈服，至少是表示遷就了。現時還站在與美帝國主義對立地位的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正因此，蘇聯便成了美帝國主義的『眼中釘』。不管克林姆宮主人對白宮主人如何表示妥協，（如解散第三國際、取消無產階級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主張來遷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政制）不要戰爭；但代表美帝國主義的白宮主人還是死死要壟斷原子彈的秘密，且不斷增造原子彈來威脅蘇聯、威脅全人類。難道這一切還不是鐵一般的事實嗎？

然而李林台爾絕對避免道破這些『事實』，絕對避免指出『破壞之神的手』的真實名字并藏在什麼地方，只是輕輕的極端抽象的一提之後，便接着敘述他在美國國務院原子能委員會上『關於原子能管制的報告』，『經美國總統及國務院的認可』，已『由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代表巴洛却正式提出爲美國政策的基礎』。其結論是：

美國的建議如能通過聯合國而討論實施的話，它能夠使原子能不用於罪惡的目的而保障世界的安全。

我們姑不深論美國對於管制原子能的『建議』是一個怎樣的圈套，是一種暫時在外表上緩和局勢來加緊製造原子彈的『緩兵計』。且問：

『聯合國』究竟是什麼？

我想，只要沒有特殊偏見而稍具現代政治常識的人們，看了『聯合國』這一年半來所表現的各種事實；它對於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無視（如對印

度尼西亞、越南的獨立運動等)；它對於處理戰敗國的無能；它對於國際重大問題的敷衍；以及在其所召開的各種各式的會議上之無了無休的糾紛與爭吵；……究竟所謂聯合國是個什麼東西，也就不難理解了。

事實上，這次戰後的『聯合國』，不過是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之一個更壞的翻版而已。就其本質說來，它同以前的『國際聯盟』一樣，仍然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是一種強國處置弱小民族的工具。它與國聯主要不同之點是：後者是操在英國手裏，而前者則為美國所把持。此外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不同點便是：『國聯』是當時為列寧領導的蘇維埃共和國視為『帝國主義強盜的分贓機關』，因而站在外面加以攻擊，正因此英國企圖通過『國聯』以種種方法去消滅它；而現在的『聯合國』則被史大林領導的蘇聯視為『民主國家的和平機關』，因而加入了這個機關，企圖從中取得『和平』的利益，但也正因此美國企圖通過『聯合國』用種種方法來壓制它，使它就範。因為蘇聯不願隨便就範，便引起了美國與蘇聯間在『聯合國』內的嚴重而不斷的糾紛。這種糾紛的後果，假如沒有世界勝利的革命來干涉，就不可避免地要陷進原子彈的毀滅戰爭哩。

像這樣的『聯合國』，能談得上『通過』一個什麼『原子能管制的建議』(不管這建議是出之於美國或蘇聯)而『付諸實施』，『使原子能不用之於罪惡的目的而保障世界的安全』嗎？只要不是政治白痴或民主幻想家，是絕不會相信的。就是李林台爾自己也不敢相信。所以他隨後又把論調轉到『人』的方面去了。我們再看他關於『人』的妙論吧：

談到原子能，我們就不敢不想起那些指導其進展及運用目的的人們。這是一個崇高的責任，而這責任唯有借托給對人類有深遠的忠信以人類利益為首要的人們方才完全可靠。

但我們又得問：所謂『完全可靠』的『對人類精神有深遠的忠信以人類利益為首要』的人們究竟是誰呢？李林台爾在這裏又沒有告訴我們。或者他心

目中所指的是像羅斯福一類的人吧？可是這次領導計劃製造原子彈來作戰、來毀滅人類的(長崎和廣島的人民就已經遭到了這種毀滅的慘禍)正是羅斯福本人。這個被美國尊為民主偶像，被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連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人在內)所歌頌、所崇拜的民主典型領袖尚且如此，其他民主人物還有什麼希望呢？實際上，『指導』原子能的『進展及其目的的』，絕不是人的問題，而完全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如果在社會一切財富、一切生產機關歸公有的制度底下，任什麼人來指導原子能的『進展及其運用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有利而無害的。但在現社會的私有制度之下，在世界尚分成幾個集團在互相爭奪的情形下，尤其是在美國尚為六十家族壟斷絕大部份的財富和生產機關的局面下，任何人來『指導』原子能的『進展及其運用目的』，都難避免原子能變成毀滅人類的武器。如果一定要找出什麼人是『完全可靠』的『對人類精神有深遠的忠信以人類利益為首要的』，那就是全世界的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羣衆，而在美國便是那個從事生產的工人羣衆。然而就是要這個羣衆指導原子能來造福人類，來完成這『一個崇高的目的』，也還得把現社會的私有制度，把美國六十家族的財富收歸公有之後，才有可能。但這種『可能』正是李林台爾及其同僚們所絕對害怕而須要盡力避免的。所以李氏最後還是回到他的原來的出發點，他的所謂『抉擇』的公式上去了。底下便是他那篇『科學與人類的命運』的大文的最後結論：

我們有個抉擇。在一方面很明顯的，在魔鬼手裏的科學能使我們成為奴隸，——也許被飼養得很好，但正因為如此而更其悲慘。在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的，可以用科學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但是它將如何被運用，就決定於人民的選擇，只是基於明白是非的選擇才是真實的。而人們使行選擇的工具，就依恃那一神聖不可侵犯的過程：智識的傳佈。

因為對人民的忠信必須摻同忠信於事實，忠信於智識，忠信於觀念的自由

流傳，簡言之，就是忠於教育以及教育爲過程。

這一大段話，表面上又是極冠冕堂皇之至。但裏面仍然充滿了問題。究竟『魔鬼』是什麼？什麼人并在什麼條件下「才可以運用科學（原子能在內）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什麼是『是非的選擇』的標準？所謂『智識的傳佈』又指的是何種『智識』？『忠信於教育以及教育爲過程』的『教育』又根據什麼來作教材？這些問題，李林台爾都不會提出來，只是用些抽象而美麗的辭句以便含糊過去。但我們必須將這問題弄個清楚。我們是最主張『人民的選擇』的，可是必須讓人民知道『選擇的標準』。我們更主張『智識的傳佈』，但先要弄清『智識』的眞僞。我們也主張『忠信於教育』，但必得先審查其教材。因此我們應當說，在現時『手裏』掌握着『科學』（連原子能在內）的『魔鬼』，不是別的，正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所堅持的壟斷制度。要想『用科學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修明白的』，只有在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大眾推翻了帝國主義者及其制度之後，才有可能。讓帝國主義者及其制度利用科學來毀滅人類，還是摧毀前者而使後者來盡量替人類的福祉服務呢？——這便是人民從事選擇的唯一標準。真正的智識必須與這一標準相符合。眞正的教育，也一定要以這類眞正的智識爲教材。因爲只有這樣，才稱得上『對於人民的忠信』并『忠信於事實』。但李林台爾却完全與此相反，他專以抽象的、堂皇的、甚至美麗而動人的辭句來掩蓋事實的眞象，製造一些虛僞的智識出來，企圖以此來『教育』人民去繼續替美帝國主義及其制度的存在服務。因此我們可以說：李林台爾的『科學與人類的命運』，實質上說的只是『科學與美帝國主義的命運』。因爲李氏很明白，原子能的壟斷權是與美帝國主義的命運緊相聯繫的。所以他才運用了極端抽象而歪曲的妙論并挾着美麗而動人的辭句，來掩飾着美帝國主義保持這一原子能秘密（原子彈的製造）的壟斷權！然而這正是爲了準備新的原子彈的第

三次大戰，爲了準備把人類『拖進無底的深淵！』

假如人類要想眞正避免將以原子彈爲主要武器的第三次大戰，避免被『拖進無底的深淵』；眞正『把原子能作無限止的有利的運用……』，來緩和人類的苦難，開發這一美麗而複雜世界的智識，裝備解除奴役及窮困的新力量源泉』，『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總括一句話，要想眞正避免原子能毀滅人類的戰爭而利用原子能來建設人間的樂園，那就只有人類中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從一切欺騙（李林台爾的欺騙在內）之下覺悟過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用自己的手來剷除這個世界的『魔鬼』——帝國主義，以自己的『建設之神的手』來代替『破壞之神的手』，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此外的一切說法都是騙局，此外的一切道路都是死巷。

現時人類中的絕大多數正在被極少數人『拖』着走向『無底的深淵』，應該是覺悟的時候了！應該是行動的時候了！否則，便來不及了！

潘光旦的「人學」

潘光旦先生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文，我們在開頭已經指出過，是李林台爾的『思想在我國之一種明顯的反應』。但潘先生除了重複李氏論調，說科學『本身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的見解之外，他特別着重而大發其議論的是關於『人』的問題。他認爲『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在於『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爲什麼如此呢？因爲：

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却并沒發達到昌明人的身上來，即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支離破碎。結果是，我們窺見了宇宙的底蘊，却認不得自己；我們駕駛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慾；我們誇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却管不了自己的行爲，控制不住自己

的命運。

接着，潘氏指出「人是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他並列舉「人類學和社會學」（如「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與法律學」）都不會研究到人；就是「人類生理學、心理學和醫學」，對於「人的研究」雖被他「承認是進了一步」，也還是「犯的」『支離破碎』的『通病』。但這些科學爲什麼都不會把「人」研究清楚，使「人認識自己」呢？潘先生指教我們：

因爲人是圖圖的，整個的，並且是個別的圖圖的整個的。

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圖圖的，而其所以爲有機，所以成爲圖圖，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別的個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又須另換一路；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

因此，潘先生極力推崇「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古語，認爲「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個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他並指出「獨裁政治和極權政治」即由於「一般人不能控制自己」，致被「野心家所控制」而「產生」的，「野心家」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也「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既然如此，那麼，要怎樣才能辦到各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呢？底下便是潘先生的最後的答案兼結論：

我們認爲解決這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頃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

以上就是潘先生新近所發見或發明的關於「人的學術」的有系統的主要論據。我們這樣不憚煩地把它重述出來，未免有使讀者感到難於忍耐。

但爲了讓人們來欣賞潘先生的這一新發明，爲了我們自己便於對這一「發明」來下一個評判，也就不得不如此。

首先，我們將潘先生的論據（如前面所介紹的）稍微檢閱一下，便發見了如下違反初步邏輯而自相矛盾的幾個問題：

第一、潘先生既肯定「人是個別的圖圖的或整個的」，「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別的個人不一樣」。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既然如此，那末，試問你又怎能知道「每一別的個人」不認識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呢？我想，潘先生除了說這是根據「每一別的個人」的言語和行動的表現看出來的以外，恐怕再不能有別的答案吧！假如是根據「每一別的個人」的言行表現可以判斷其是否認識了自己和控制了自己，那就不但我們可以研究自己，而且可以研究「別的個人」了，可以「越俎代謀」了！

第二、潘先生既認定「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各自控制自己，……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既然如此，那末，你又爲什麼要來提倡「教育」呢？或者你說的「教育」是指你自己教育自己吧！那末，你自己私下「教育」自己好了，又何必大寫文章來提倡，甚至還要「頗願取得廣大之讀衆」呢？（見觀察一卷二期潘氏致安平書）大寫文章來提倡「教育」，來「取得廣大之讀衆」，不是等於「越俎代謀」嗎？如果你說寫文章爲的只是叫「每一別的個人」知道去自己「教育」自己，那就更加是「越俎代謀」了！那末，你不怕人家反唇相譏地說，這是「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個人」嗎？

第三、既是「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而「每一個人和每一別的個人又不一樣」。那麼，潘先生所謂的「人的學術」，便成了「每一個人」所「研究」出來的「人學」，而和「每一別的個人」所「研究」出來的「人學」，「又不一樣」了。這樣說來，我們這地球上二十萬萬以上的「個人」，

那就將有二十萬萬種以上的『人學』了！潘先生對此不感到一點『迂闊不切』或『支離破碎』嗎？

將這些問題提出來麻煩潘先生，也許有人會感到這是我們在同潘先生開玩笑，但實際上正是潘先生的『人的學術』在同『每一個人』大開其玩笑呢！倘使潘先生這套『人的學術』只在私下裏閒談閒談，不把它發表在『觀察』上，不『以為文化問題癥結端在於此，亦頗願能取得更廣大之讀衆』的話，我是絕不願在這兒來浪費筆墨的。但玩笑也只限於此。現在還是讓我們認真地來略談一下關於『人』的問題吧。

『人』究竟是什麼？

我們前面已引過潘先生的定義，他說『人是匱乏的、整個的』，因而一個人除了『自己認識』，別個人對於他或她是莫明其妙的。不幸，真正令人『莫明其妙』的正是潘先生的這個『人的定義』。我們且問：可稱『匱乏的、整個的』，難道只限於『人』嗎？其他的動物（如牛、馬、犬等）甚至無機物（如太陽、石頭、鐵塊等）就不能稱之為『匱乏的、整個的』了嗎？又難道凡是所謂『匱乏的、整個的』，就不能從外面來認識而一定要自己來認識自己嗎？這些問題，當潘先生下『人的定義』時竟沒有想到，這證明他自己的思想未免太『匱乏』、太『整個』了！

不錯，潘先生還提出了另一個定義說：『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這定義比起那個『匱乏的、整個的』來確要高明得多，但也並不見得更正確些。因為所謂『個性』，所謂『自作主張』的也並不限於人，即其他較高等的動物，如猩猩或類人猿也多少具有這些特點的。即以人來說，在原始民族共同體的人們便很少『個性』，很少『自作主張』的。『個性』與『自作主張』，只有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才獲得較高度的發展。而且在現代同一社會的人們當中，各個人的『個性』，和『自作主張』的發展程度，也是大有差別的。最後，就是一個人，他的『個性』

與『自作主張』也往往因環境的變遷與年齡的增長而有改變和消長的。總而言之，專用『個性』與『自作主張』來作為『人的定義』，不僅僅是不夠的，而且是錯誤的。因為人的『個性』與『自作主張』最後說來是由人以外的客觀環境，由社會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換句話說，人的『個性』與『自作主張』，根本就是社會的產物。所以要正確而深刻地認識『人』（連自我認識在內），只有正確而深刻地從認識『社會』，認識社會的各種關係及其對於『人』的影響。

老弗蘭克林早就告訴過我們：『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是對於『人』所下定義中的唯一正確的定義。我們只有從這一『人的定義』出發，才有可能達到對於人的認識，並有可能尋出各種各式的人們的觀念、情感、願望、言語和行動等等之各自不同的原因，因而獲得理解。

由於人能製造工具，因而能自行生產（即不專賴自體的器官而利用工具從自然界取得並改造其生存的必需品），並在生產過程中創造了生產關係，構成了經濟基礎，且在這基礎上樹起了政治的、法律的以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物。總而言之，由於人能製造工具，便因而創造了特有的人類社會。而且工具愈發展，社會也就愈進步。自從這一社會形成和發展之後，人不但只能生活在這一社會之內，而且一切觀念、一切言行，都絕不可避免地要受這社會內一定關係的約束。換句話說，一定的『人』乃是一定的『社會』之產物。潘先生所謂的『個性』和『自作主張』更不過是社會的派生物而已。正因此，某一定的社會便產生某一定的人的『個性』和『主張』。另一方面，自從社會被分成階級（這是由於私有財產制發生的結果）之後，屬於各階級及階層的人們，由於利害關係、生活環境、習慣、傳統及其所受的教育等等之不同，因而有各種不同的『個性』和『主張』，有各種不同的觀念、情感、志趣、願望和行為等等。例如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資產階級便具有它獨特的意識形態，雖然這個階級內部的各層

人們的精神生活是有些差異的，但在本質上總是大體類似的。同樣，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也是如此。至於某一個別的人，其意識與感情往往從其所出身的階級而轉向另一階級，自有其更爲複雜的因素，但也只有從社會的關係上才能找到解釋。

如果我們理解了上敘的基本觀點（這是現代的社會學——歷史唯物論所提供的觀點），那我們不但可能『認識自己』（也只有從這觀點出發才能真正認識自己），而且可能『認識別人』。我們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不管『人是凶惡的、整個的』，也不管『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更不管『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別的個人不一樣』，假如我們能正確而靈活地、即辯證地運用這一觀點去觀察某人，我們不但可能從他的思想和行動的表現中『認識』他，而且可能指出他的思想和行動的客觀原因及其可能趨勢。

即以潘先生所指出的野心家或天罡星的希特勒來看罷。據潘先生說：

希特勒有種種欲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欲望。他自己不知所以用意志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地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爲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愈見得大，控制了德國不夠，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

潘先生對於希特勒的這種『認識』，我們且不說他是『越俎代謀』，至少是有一點『智能不足』的嫌疑。因爲『欲望』是每個人都多少具有的。而欲望多的人，也一定由其環境所養成。至於欲望之能否達到，更要由客觀條件來決定。所謂『野心』也差不多如此。『愛權柄』亦相類似。希特勒無疑地是有種種『欲望』，有絕大的『野心』，是極『愛權柄的』。但其原因在那裏呢？尤其重要的是：何以德國成千萬的人們也跟着希特勒的『欲望』、『野心』和『愛權柄』方面自願或不自願地受他的『控制』走呢？更有進者，何以現時英國和美國不產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類的人物，

而只有邱吉爾和羅斯福一類的角色呢？難道在英美就沒有『欲望』，具『野心』和『愛權柄』的人嗎？或者可以依照潘先生的公式來解釋，邱吉爾和羅斯福或其他的人們是全能『控制』其自己的『欲望』嗎？這些問題，我想，依照潘先生的『人學』是絕對無法解答的。但如果根據我們前面所指出的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希特勒，就不難明白了。

希特勒的『欲望』、『野心』和『愛權柄』，絕不是憑空而來的，而且是德國那個社會的產物。大家都知道，德國的資本主義在西方是後起的，正因此沒有能像英法那樣奪取了廣大的殖民地市場；但另一方面，德國自普法戰爭之後，經濟上突飛猛進，深深感到了國內市場的狹隘，因而迫切地需要向國外爭取殖民地市場；——由此便形成了以前威廉第二的『野心』，因而發生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第一次大戰後失敗的德國，不但原有的一點殖民地全被剝奪了，就是它本國的土地也被割了不少；但它的生產力卻不會被摧殘，所以經過短短的時間後又恢復起來；於是德國資本主義的市場更感到狹隘了。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條路：就是德國無產階級走向政權，在歐洲建立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以此推進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把全世界變成一個共同生產和共同消費的整體，到那時就根本無所謂市場了。戰後德國的無產階級曾幾次站起來企圖向這一條路奔跑。但這對於德國的資產階級是極端害怕的。所以這個階級的領導層，——財政寡頭和托拉斯主們便深深感到須要一種特殊的力量來摧殘德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種情形下，希特勒的『種種欲望』、『野心』和『愛權柄』便應運而生了，他的『納粹主義』提出來了，他的『納粹黨』也組織起來了。結果，希特勒得到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資助，獲得了陷於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底渣滓的擁護，最後，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背叛與無能，讓他輕易地踏上了政權，建立了極權政制。而希特勒的『野心』就如此這般地獲得第一步的實現了。但德國資本主義的市場

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而希特勒又向英、法提出了德國的『生存空間』問題，要同它們分沾殖民地市場。英法當然絕對不願意。因而就掀起了第二次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其結果同第一次大戰一樣，德國仍然是失敗，並且失敗得更慘。這難道還不是事實，不明明白嗎？因此，我們可以說，希特勒的『欲望』、『野心』和『愛權柄』，都不過是德國資產階級的『欲望』、『野心』和『愛權柄』之一種集中的反映和表現。換句話說，希特勒的意識和言行都不過是德國資產階級陷於極端矛盾（生產力與市場的矛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絕望的、孤注一擲的產物。假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生在英、美，縱令不成爲邱吉爾和羅斯福，也會是他們的同僚或擁護者的。反之，如果邱、羅生在德、意，縱令不成爲希、墨，也可能成爲他們的同僚或擁護者。這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人的意識決定社會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

我們關於希特勒的『野心』說了這許多話，對於本文似乎有點不相稱，但爲了揭露和反證潘先生的『人學』之虛偽與無用，是很有意義的。因爲解釋了希特勒的『野心』的秘密所在，則關於其他『別的個人』（如墨索里尼、羅斯福、邱吉爾乃至史太林等）的『野心』或『欲望』也就不難依法去『認識』了。因此，我們有理由和權利說：現代的科學不僅『研究』了『物』、『認識』了『物』，而且也『研究』了『人』、『認識』了『人』。屬於前者的是自然科學，屬於後者的便是社會科學。潘先生不懂得這種社會科學，又不願努力去研究這種社會科學，即大嘆『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責備『人不認識自己』，這又未免犯了一點『智能不足』的嫌疑哩。

也許潘先生會反問說，既然研究了人、認識了人，何以『人』還不能『控制自己』呢？但這又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從社會的研究上才能獲得解答。簡括地說來，自從人類社會發生了私有制度，分成了階級之後，

『控制物』（社會的財富）的少數人們，自己也就被『物』（社會的制度）所『控制』，並以此『控制』了絕大多數的人們。例如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無論是那一階級或階層的『人』都免不了要受這一制度的『物』所『控制』。要想全體人類從這一制度的『物』的『控制』下解脫出來而達到自由地、合理地『自己控制自己』，並以此自由地合理地去『控制物』，那首先必須摧毀這一制度，讓絕大多數的人們獲得提高生活和文化水準的先決條件。假如人類社會階級對立全消滅了，『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的物質條件完成了，那時全人類也就自然而然地『每一個人』都會合理地『認識自己』、『控制自己』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恰好與潘先生的結論相反，解決『人的控制問題的基本途徑』，正『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換句話說，正在於以合理的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現時最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要教育的話，那就是『教育』絕大多數的民衆爲這種改變舊制度與實現新制度的歷史任務來奮鬥。但依照潘先生的『人學』來『教育』人民大眾，那只有誘導民衆繼續忍受現存社會制度的『控制』，並被拖進原子能戰爭的無底深淵。在這一點上，潘光旦先生與李林台爾先生兩人的文章所能盡的作用是殊途同歸的。

第一卷第二期要目

時事評論（五篇）	鶴皇等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陳人白
維新與革命	唐虞世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西岑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竹雲龍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彼得F·戴勒喀著，劉少嚴譯
行不得也哥哥	李季
回頭是岸	歐伯
論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冰夷編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	朱維基譯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謝少翁

法蘭西大革命中的民主和獨裁

Albert Mathiez 著
唐虞世譯

譯者按：法蘭西大革命被人稱為『民主革命』之模範，因為歷史上的『民主革命』沒有一次比此次更徹底的、更完全的了。但不僅那些不熟悉大革命經過的人，而且那些專門研究大革命歷史的人，如著名的史家歐樂，往往有一種偏見，認為民主和獨裁是相反的兩極，是不能并存的，有民主便沒有獨裁，有獨裁便沒有民主，而在大革命中是沒有獨裁位置的。本文著者馬迪野爲了糾正這個偏見，特引證大革命事實，說明革命政制，除了『立法會議』初期短短的時間以外，始終是一種獨裁，而此獨裁有其理論的根據，那就是革命前盧梭在『民約論』書中所提出的『主權在民』的理論，以及革命時西耶士，發揮盧梭學說，在『甚麼是第三等級』書中所提出的『立憲權』的理論。『立憲權』乃是國民獨有的最高權，國民特別地直接地選出代表，組成立憲會議來行使這個最高權，國民愛制定甚麼憲法，就制定甚麼憲法，除了自己意志以外沒有甚麼力量可以限制牠。至於依照憲法而成立的各種權力，則稱爲『憲立權』，必須遵守憲法才能行使其權力。國民認爲必要時，隨時可以召集立憲會議來廢棄舊的憲法而制定新的憲法。這裏，我們看見，獨裁是從民主理論出來的，而大革命史實又說明民主理論非經過獨裁不能實現出來。民主和獨裁并非相反而是相成的。

不過這裏所說的獨裁是代表國民意志的獨裁，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獨裁。在『立憲會議』和『立法會議』時代，這是很明顯的，因爲國民以有形的選舉和無形的輿論擁護着這種獨裁，當時的政治領袖不過是執行國民底意志罷了；在『國約會議』時代，雖然後來停止了選舉，但是國民中優秀份子組成『俱樂部』，『俱樂部』底意志決定了『國約會議』底行動。到了『熱月反動』以後就不同了。『俱樂部』被封閉了，『國約會議』繼續其獨裁，但已非出於國民底意志。那是少數人底獨裁，『熱月黨』政客底獨裁，沒有一貫原則，一時打壓左方，一時打擊右方。結果引起了拿破侖底軍事獨裁。這種『熱月黨』獨裁當然是不民主的。

根據本文所說，我們又可以明白，由一種集中的強硬的中央政權，自上而下派出代表，去監視各級民選的地方官吏，或簡直委任別人代替這些官吏，這種官僚制同獨裁一樣，也是民主革命當中不可避免的，在典型的民主革命（法國大革命）中，在典型的國民會議（『國約會議』）當權時代，恰好是從上而下的監視或罷免民選機關的那種官僚制（『巡視員』制）達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

中國此時正在開『國民大會』，讀者很容易聯想到法國大革命中那幾次國民會議，但無論獨裁和官僚制在大革命中如何不可避免，那幾次國民會議仍舊是民選的，『立憲會議』，『立法會議』和『國約會議』選出當時，都能代表國民意志。他們并非政府委派或遴選的代表組成的，也非各黨派協商分配的代表組成的。一七九一年君主國憲法和一七九三年山嶽黨憲法，都是國民會議開會以後由憲法委員會詳細討論和起草的，并非開會以前另一個機關起草好拿來通過的。由這幾點可見中國此時開的『國民大會』如何沒有『立憲權』了，如何不能行使『立憲權』了。

關於著者馬迪野生平和著作，請參看『求真雜誌』第五期，『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一文。我們現在譯出的這篇文章曾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巴黎出版的『歷史評論』上，原名『法國革命與獨裁理論』。

凡革命都是一種國內戰爭，因為凡革命都是要改變財產制的，而財產同生命一般乃是人心最珍愛的事物。戰爭無論是對內的或對外的，都需要採取若干特殊的手段；這些手段之中最不可缺少的，又為其他手段所從出的。那就是建立一種集中的強硬的政權，能够克服敵人，因之即是建立一種獨裁，不管這個獨裁是操在一個人手裏，還是操在幾個人手裏。

舊制度具有十五個世紀的歷史，牠若毫無抵抗就被人推翻，那才是奇怪而不可解的。牠鬥爭着。牠在鬥爭中所以失敗，那是因為革命者方面一開始就明白曉得應當使用甚麼策略去戰勝牠。革命者是些法理家，他們一面行事，一面製造理論替所行之事作根據。他們本能上愛做一般的推論，愛追溯至原則，從原則推演出理由，來辯護他們的應變的步驟，他們的鬥爭底方法。

這是一件希奇的觸目的事情，即倡始革命的人就是結束革命的人，解鈴和繫鈴是同一個人。這個人受他同時代人所欽佩，大家認為他具有絕頂聰明的頭腦，視他為政治學底開創者，為真正代議制底理論家，甚至建立人。——這個人就是道長西耶士 (Steyns)，『甚麼是第三等級』小書底著作者和霧月十八日政變底主謀者。

西耶士在整個革命期中享受的大名望，我們今天看來似乎不很可解；他所以有這名望，乃是因為他在他的著名的（理應著名的）小書中建立了基石，做革命者底立足地去反對舊時代底制度和人物。這個基石就是『立憲權』理論。由這理論，革命者就堅決建立獨裁以反對他們的舊主人，他們常常拿這理論替那獨裁做辯護。

西耶士於一七八八年底和一七八九年初寫了那本有名的小書，『甚麼是第三等級』；在此以前不久他才寫了另外一本強硬的小書『特權論』去反對貴族哩。『甚麼是第三等級』，是在『三級會議』(Les Etats Gene-raux) 選舉法大問題尚未解決以前寫的。訥克 (Nocker) 徵詢『貴人會議』

(l'Assemblée des Notables) 關於這問題的意見，貴人們當時正在同巴黎法院競賽。他們要求沿用舊時方法，即是說：不僅要分級議決，而且要以封建方法產生各級代表。代表們應當同一六一四年那般產生出來。第三等級祇能以寡頭市政廳派出的人做代表；這些市政廳，無論市長或市官，職務都是拿錢買來的，買得職務後自己就成了貴族。農民甚至連代表也不會有。此外，貴族還要求普遍恢復各州『藩屬會』(Les Etats Provin-ciaux)，由這些封建機關推舉各級代表去開『三級會議』，——如此一來就更加危險了。

貴族有舊法律、成例、證書、多年的佔有權，可資援引。他們如果成了功，如果依照舊時方法選舉『三級會議』，那不僅革命成爲不能的，而且貴族要獨佔政權，而鞏固他們的特權。他們要推翻了三百年來君主專制所建立的業績，他們要還給封建制度以生命和希望。那時也是一種革命，但那是一種開倒車的革命，完全有利於貴族。特權和惡政將更加鞏固，更加嚴重起來。

西耶士一向仇恨貴族，他現在看見了大危險。他寫『甚麼是第三等級』小書，爲的挽救這個危險。他害怕第三等級人物所期望的訥克會屈服下來。這本小書，是一服強心劑，對於那位日內瓦公民，同時又是一種武器，握在民衆及其領袖手中。

他對着訥克說：『這個問題（三級會議組成和召集條例），不當徵詢『貴人會議』意見，應當徵詢全國國民意見。』不要再援引甚麼成例，甚麼證書，甚麼成文法，甚麼君主國舊憲法罷，『國民是先乎一切而存在的，國民是一切底根源。牠的意志永遠是合法的，牠就是法律本身。除了自然法以外，沒有別的甚麼在牠以前，在牠以上的。』

可見，西耶士讀過了民約論。但他超過了盧梭。盧梭理想的國家，祇有一種法律，即全國國民意志創制的法律。西耶士以其天才區別了憲法性

的（或根本的）法律和普通性的法律，後者受前者所決定。憲法性的法律祇能由『立憲權』（Pouvoir constituant）制定出來，普通性的法律則是『憲立權』（Pouvoirs constitués）底產物。

『立憲權』（『立憲會議』），乃是民衆特別地直接地選舉出來的機關。牠的目的就是制定憲法。『政府必須是合乎憲法規定的，才能施行真實的權力。政府必須信守那加於牠頭上的法律，才是合法的。反之，國民意志則永遠是合法的，祇消有此意志存在就是合法的。國民意志乃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

這話是說，貴族和教士援引過去的法律，援引舊時君主國憲法，都是枉然的。『整個國民不僅沒有受甚麼憲法所拘束（即使是牠過去選出的有立憲權的代表所制定的憲法也不拘束牠），而且不能受甚麼憲法所拘束，而且不應受甚麼憲法所拘束，否則不是國民了。……世界上各國國民應當被視為一些在社會關係以外的個體，或如一般人說的，在自然狀態的個體。牠們自由施行其意志，不受任何形式所拘束。牠們的意志僅存在於自然秩序中，祇消具備意志底自然性質便可發揮其效力。一國國民祇消『要』就够了，怎樣去要是不相干的（這是說即使違反了過去一切法律，也是可以的）；任何形式都是好的，牠的意志始終是最高法律。』

一國國民如果要製造一個新憲法，那牠就選派一些『非常代表』，『國民愛給他們甚麼新的權力，他們就有甚麼權力。』這些『非常代表』就構成了『立憲權。』他們代替了國民自身；因之他們也不受任何過去法律所拘束。他們是完全獨立於過去法律之上的，同國民自身一般。『同自然狀態中的個人一般，他們祇消一要一就够了。』

『非常代表會議（立憲會議），與普通的立法會議不同。二者有不同的權力。立法會議祇能在別人規定的形式和條件之下活動。立憲會議則不受任何特殊形式所拘束；牠開會、討論，同國民自身一般，倘若牠是要給

牠的政府規定一個憲法的（即使牠是少數個人組成的，亦然）。』

可是甚麼是國民呢？牠不是特權者，牠不是等級，牠乃是『全體居民，全體有貢獻於國家的人。』憲法既然應當是共同意志底結果，那就『不能剝奪最大多數人底參加立憲之權，不能規定這十個人底意志祇值一分，而那十個人底意志却值三十分。』

確定了這些原則之後，西耶士就做出結論說：應召集的不是甚麼舊式的『三級會議』，而是一種『非常代表會議』，——那時他還稱之為『一種立憲的代表會議』，一種『國民會議』，不分別甚麼等級。

第三等級雙倍代表和按人數不按等級表決制，——這兩種辦法，他都認為是不倫不類，他都堅決反對。『我說，教士和貴族選出的議員與國民代表會議無關，在等級會議中三個等級底任何聯合都是不可能的，他們既然不能共同表決，也就不能按照等級表決，或按照人數表決。……尋求每個等級在構成總的意志上各佔何等地位、何等分量，——這種努力是完全白費的。你們若仍保持着三個等級，和三種代表會議，那就不能有甚麼單一的意志。』

西耶士既然不信訥克能得到國王允准去依照絕對平等原則召集國民會議，或立憲代表會議，他便教第三等級於三級會議開會時候，要求召集一種非常代表會議，具有立憲權力，即獨裁權力，此要求若未達到，則拒絕一切的工作。同時他又告訴第三等級，說：牠就是國民，牠單獨就可構成國民會議。

後來，第三等級接受的，就是這第二種勸告；但牠也接受了西耶士底計策，於未曾達到其根本要求（即共同依人數表決）之前，拒絕同其他兩等級合作。

西耶士這本小冊子在全革命過程中將發生決定性的影響，牠的出版恰比一七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的詔書早幾日，這詔書乃是訥克迫得國王去頒

發的，其中規定，在最重要的幾點上，完全改變了過去『三級會議』召集方式及其成分，從此準備下第三等級底最後勝利。按此詔書規定，城市居民不是以寡頭的市政權力為代表了，而是以自己選出的選舉人為代表，這些選舉人再和鄉村居民選出的選舉人聯合起來，共同選舉議員。鄉村居民現在是第一次獲得政治發言權的。此外，司鐸親身出席各選舉區教士等級底選舉會議，在其中佔據多數。所有這些新辦法，以後都發生了大影響。

西耶士底綱領實行了。根據他的提議，第三等級議員自己宣布為『國民會議』（一七八九年六月十日、十五日和十七日的會議），『如此就割斷了那條船纜，那是爲了惡意之故尙把船拴繫在岸邊的。』（見西耶士『公民底政治意見』第一一六頁）西耶士起草網球場宣誓底誓辭，他說，這誓辭『應叫暴君明白：國民會議既不屈服於恐懼，也不屈服於暴力。』（見同上書第一二三——二四頁）大家知道以後發生的事情：攻破巴士狄，『大驚恐』以及農民對宮堡的戰爭。最後八月四日諸決議，——這一切就打破了國王底使用暴力的嘗試。

到此爲止，國民會議從西耶士底『立憲權』理論中不過採納了牠所需要的部分以表明牠有權利替法國制定一個新憲法罷了。牠不過要求國王不要妨害牠的開會討論罷了。

可是路易十六拒絕公佈八月四日諸決議，他認爲這些決議是侵佔他屬下的貴族和教士底財產的，他於是拿出惰性力來對抗。國民會議害怕牠討論的憲法也將陷於八月四日諸決議底命運中，也將因國王底拒絕公佈而成爲廢紙。牠於是又到牠的『立憲權』中去尋求力量和方法以克服國王底惡意了。牠記得，美國國會既能把英國舊制完全推翻，牠也就具有毫無例外的一切權力，也就要求這一切權力，以成就牠的根本使命了。一切舊的權力、一切『憲立的』權力，在立憲權面前都是不存在的，因爲『立憲權』

代表了在自然狀態中的全體國民底主權。『立憲權』，如果願意，還能廢除王政，還能改變宗教。『我們當然有權改變宗教，』——卡謬和特來哈德這樣說，當時而且沒有人反駁他們。（一七九〇年六月一日會議）立憲權如果暫時放任舊的權力存在，那是純粹出於牠的寬宏，但牠要監督牠們、限制牠們，在牠負責向民衆提出的憲法中『重立』牠們。由此很合邏輯地做出這個結論，即認爲：憲法性的法律應立即發生其完全的效力，國王無力無權反對之。『國民會議』給予國王那種相對性的否決權，祇能適用於普通性的法律，即立法會議通過的法律，而不能適用於『立憲會議』通過的憲法性的法律。當初給予國王這種否決權時，西耶士本是不贊成的，憲法所承認的分權制，必須憲法本身發生效力，才能發生效力；即是說必須立憲會議完成其工作而讓位於依照憲法組成的新權力之後，才能發生效力。

普通性的法律須待君主批准，憲法性的法律則責令君主接受，這接受乃是一種強迫的事情。國王如果拒絕接受憲法，那就等於宣佈退位。

這個『立憲權』理論乃是西耶士底天才的發明，却給予『國民會議』以一種無限制的獨裁權，施行於所有一切的部門。一七八九年八月間，人們正是堂皇援引這個理論來克服國王底惡意。

八月二十七日，卡謬要求『宣讀憲法委員會代表克列蒙、董內爾七月二十七日報告的，爲一切訴願書中所包含的那些條文。』他說：『這是對於各州智慧的一種讚美，對於立憲權意志的一種尊敬。』（見巴勒爾底『黎明報』第六十五期。『立憲權』字眼，報中原有着重號。）黎明報接着說：『議長立即命令宣讀這些條文，這是他自己從訴願書中摘出寫成的。』這是對於路易十六的第一個警告。卡謬向國王宣佈說：『國民會議』援引全部的『立憲權』時不過表白國民在其訴願書中的願望罷了。

二日之後，人們就宣讀慕尼葉代表憲法委員會所起草的憲法草案。其

中有一句話說道：『憲法無須國王批准。』（見黎明報第六十七期第二五八頁）這句堅決的話却是一個溫和派說出來的。

九月七日，波哈納子爵把這理論說得更明確些。他說：『國民會議可以具備兩種權力，一種是立憲權，即制定和修改憲法之權，另一種是制定普通法律之權。』他提議，國民會議若不是立憲機關，而是一種憲立機關，則應稱之為『立法會議』。

九月十四日，巴那甫更進一步，要求國王未公佈八月四日諸決議以前應停止討論憲法。他的理由是說：『這些決議乃是施行立憲權的國民會議所通過的。』彌拉波贊助巴那甫。他說：『爲了小心謹慎之故，你們過去會決定拿一種宗教性的簾幕遮蓋了憲法是否需要批准這個大問題，你們這樣做時，並不是要使得這個問題隱晦起來，寧可說是因爲你們覺得這個問題已經够明白了，無需要提出來。八月四日諸決議是出自立憲權的。……上次開會時你們會送去批准，當時你們的意思是要送去公佈的。』（見『黎明報』第七十九期第三七二——三七三頁。）

此次國王決定脫離他的惰性了。他回答國會向他提出的公佈要求。他這答書寫得很長，在九月十八日會議上宣讀，其中他分析、討論、保留、提出條件。宣讀之後，布列檀州人夏佩里耶很粗暴地說道：『現在非把『批准』二字說明白不可了。批准，簡單就是公佈之意。今天，國王是向你們提出一種交易的，你們若是接受，豈非忘記了國會底權利麼？我提議立即確定批准期限，並派遣議長到國王那裏去要求這個批准。』（見黎明報第八十三期，第三二——三三頁。）夏塞附議，他說：『八月四日諸決議乃純粹屬於憲法範圍；這是立憲權底決議，國王方面祇能簽字、蓋印、公佈。必須分別批准和公佈。你們已有決定了。』彌拉波恐嚇道：『必須把黑幕揭開，必須自問：我們走向那裏去！』羅伯斯庇爾也起來發言：『國會中若有人認爲這裏所謂批准是與公佈有別的，那麼國會就不應該讓立憲

權底決議，那些與憲法有內在關係的決議，保存着曖昧的性質。』國會於是決議派遣議長再往國王那裏交涉去。

在這個正式責令公佈面前，路易十六還想行施詭計。九月二十日，他回答說，他就下令發表八月四日諸決議，但他暫緩公佈這些決議，因爲必須『那些具備一切形式，能立刻付諸實行的法律，』才能公佈的。（同上報第八十六期）

雙方的衝突激烈起來了，因爲這裏關係着國會底全部憲法工作。九月三十日，巴那甫說：『國王不能拒絕憲法。……國王那有權利來反對憲法呢？即那有權利來反對他的民衆底自由呢？他無疑應當接受憲法，承認其中爲了他和他的繼承者制定的那些條文，但他不能拒絕；否則一個人做了國民領袖就有權對國民說：這是你們的意志而非我的意志，這是你們藉以求得幸福和自由的手段，而我不採納了。』（見同上報第九十六期第一六六頁）

國會尋求一種手段來迫這個頑固的君主讓步。財政問題可以供給這種手段。訥克提出一種愛國捐。羅伯斯庇爾利用這個機會，於十月二日說道：『爲了國家安全之故，人權宣言和那些業已通過的憲法基礎，君主必須接受，而且立即公佈，然後國會才能確定同意非常的愛國捐。這本是不多所有的訴願書所表白的願望。』（見同上報第九十七期第一九五頁）人們又一次決定，而且差不多沒有辯論就決定，派遣議長到國王那裏去要求接受（不是批准）人權宣言及其他憲法條文。在未接受以前，則故意遲遲討論訥克底財政計劃。

國王直至十月四日才回答，他還在使用詭計。他已經調了一團步兵（弗蘭德團）和幾營騎兵（三城州輕騎兵）到維爾塞來。此時是有名的衛兵宴會之翌日，在此宴會結束時，兵士們曾向王后熱烈歡呼。路易十六安心了。他回答道：『我拘你們請求，同意這些條文，但附有一個條件，即你

們討論結果必須決定將行政權完全付托於君主手中。這個條件，我無論如何不肯放棄的。」他這答書於十月五日宣讀。各方面提出熱烈的抗議。弗蘭煦孔德州一個議員——無疑是拉普爾——提議宣佈：就要表決的捐稅，須待國王正式完全接受人權宣言和憲法條文之後，才能開始徵收。羅伯斯庇爾很粗暴地說：『國王這封答書是違反國民權利的，書中含有斥責人權宣言和憲法之意。所以必須揭開你們以前拿來掩蓋國民底基本權利的那張宗教性簾幕！』布希、瑪因省人卜留、阿德里安·杜坡、顧俾爾·德·普勒費因，也是這樣主張。王黨議員，維留、彌拉波子爵等，則起來反駁。辯論愈來愈激烈了。左派攻擊衛隊底宴會。最後國會決定再同國王交涉去。（見同上報第九十九期）

但暴動已在進行了。『立憲權』獨裁，同所有的理論一般，必須背後有實力才能實行出來。必須攻破巴士狄，才能迫得國王同意三個等級聯合開會。必須巴黎國民自衛軍，以民衆婦女爲先導，開到維爾塞來找國王，斬下他的衛兵底頭，強他回巴黎盧佛宮去，才能迫得他接受憲法和同意降低自己身份至於一種簡單的『立憲權』地位。『立憲權』獨裁，要實行出來，要從理論進於實踐，就必須變成暴力的獨裁，——奇怪得很，歐拉（Aulard）先生竟說：他在法國革命當中，無論如何努力，都未曾發現有暴力的獨裁。（見一九二三年四、五、六月號『法國革命雜誌』）上歐拉先生著的『暴力論與法國革命』）

由此可見，必須使用暴力才能誕生法律的，在法國革命中如此，在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一切革命中亦然。十月五日下午六點鐘，路易十六看見自己的宮殿被巴黎人底大砲和刺刀包圍着時候，祇好屈服了。他寫信給國會說：『我無條件接受了國民會議交給我的憲法條文和人權宣言。』這接受自然不是出於誠意的。路易十六簽字時流着眼淚。幾日之後，他就派遣一個密使，道長豐布倫，到馬德里去，寄給他的族兄弟，布爾奔家的西班牙

牙王，以一封正式的抗議書，否認他所簽字的一切：『爲我自己，爲我的兒孫，爲我的家族，以及爲我的朝代，我必須不讓我的手來降低了幾百年傳襲的王權。我今選取陛下爲第二房底家長，將正式的抗議書交付於你手裏，凡本年七月十五日以來我爲暴力脅迫所做的一切違反王權的事情，我都不承認。……』

法蘭西君主國全部都在這秘密文件裏面了。路易十六正是因爲始終不肯誠意承認立憲權。結果才至於失去王位的。

但表面上看，此次遷都不啻是『立憲權』當政之象徵。國王還在統治，但他是藉憲法賜予的權力而統治，而非奉神恩去統治。

據我所知，路易十六祇有一次圖謀拒絕批准國會底命令，這就是一七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命令，規定奉行公職的教士必須宣誓。國王足有一個月長久不肯簽字。國會催促了他幾次。直至聖誕節翌日，顯示了他在精神上遭受的強暴之後，他才簽字。他出奔發棧時發的『告法國人書』中，就攻擊國會，說牠『拒絕賦予國王以批准憲法性法律之權，又把普通命令混在憲法性命令之中，以此把國王置於憲法之外。』可見他始終沒有誠意接受那種『立憲權』地位；他認爲立憲權獨裁是一種僭竊；爲了逃避這個獨裁，他才請求他的妻兄、皇帝、來援救他。

國會很早就佔據了全部實權，就拿牠的那些委員會去統治全國，去直接與各地新設的機關通信，頒發命令，把諸大臣視爲自己的屬員，——這是因爲牠知道了國王內心的反抗罷？也許是的，但牠這樣做也不過是實行『立憲權』理論罷了。

牠的『檢舉委員會』從上指揮政治警察工作，直接向新設的市政機關調查證據、發令查辦、頒發拘票、解送罪犯至夏特立法院受審，這法庭初時執行最高法院底職務。國約會議下有『保安委員會』權力也不過是這樣。

牠的『外交委員會』成立於英、西二國爭執諾特卡島時牠奪去國王宣戰和媾和權利以後；這委員會索取我們的駐外使臣底報告，過半主持了外交政策，即專屬於國王的工作。

牠的『財政委員會』從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就有自己的國庫，即所謂『非常金庫』了。這國庫與王庫分開，專收納特別的捐稅，如愛國捐之類，但特別負責管理國產券及從變賣國產得來的鉅款。王庫從此祇收納普通的捐稅了。從此法國有兩個不同的財政機關，其中較不重要的留給國王，較重要的則操在『立憲權』手裏。『財政委員會』中有一個特別科，每星期與財政大臣接頭商議王庫收支事情。『財政委員會』中有四個專員監察國產券底發行和燒燬，並審查普通國庫和非常國庫底每月賬目。此外，又有二個專員就地經常監察國產券底印刷工作，一個在古塔蘭印刷廠（在歐爾與魯亞省），一個在巴黎馬萊區印刷廠。

牠的『變賣國產委員會』劃分全法國為二十區，一區派一個委員管理。其中一個委員卡謬與果鐸省的殷勤通信，最近才由德拉比先生發表出來。這些通信明白而無疑地表示那些從選舉產生的地方機關在解釋和施行法律上毫無創意可言。這是與一般人設想的不同的。卡謬要求，果鐸省行政機關關於國產方面任何決定須先徵求他的意見。凡宣佈出賣國產的佈告，非得他同意及蓋章，不能張貼。

牠的『封建委員會』（或『封建權利委員會』），設於一七八八年八月十二日，但直至十月九日才組織成立，其中含有三十個委員。這個委員會並不限於起草那些關於購贖封建權利的法律，牠還直接與地方機關通信，指導牠們，解決法律施行上遭遇的種種難題。總之，牠做了行政的工作。

牠的『宗教委員會』不僅限於制定教士底憲法地位，而且密切監視這個法律底執行。這個委員會操有最後裁決一切宗教法律爭議之權，難怪貴

族斥牠為僭以『宗教會議』自居了。牠命令全國各地開列收歸公有的教會動產清單，以便抽出其中珍貴的和希有的物品，不變賣。

牠的『軍事委員會』，一七八九年十月一日由溫平提議設立，一開始就與陸軍部長密切合作，而使各級軍事行政都受牠積極監視。

以上所舉事例，已經足够了。『立憲會議』從孟德斯鳩學說採來寫在一七九一年憲法內的分權原則，當『立憲會議』在職期間是從未實行，從未遵守的。然而那時還沒有戰爭，至少還沒有對外戰爭，——因為對內說，全國已經在發酵中，時常發生騷亂。如果西耶士所提出的獨裁論，初時已經不能不實行了，那麼以後幾屆國會更加是不能不實行的，因為以後，革命敵人數量更增加了，必須在連續暴動、農民戰爭、昂貴物價和敵國內侵當中統治着國家。

『立憲會議』議員堅決採取獨裁，並實行於廣大的範圍內，他們這樣做，並不認為是違反自己主張的。他們乃是『立憲權』。須待『憲立權』，即他們所創設的權力，開始行使而他們自己功成告退以後，憲法才能實行的。他們施行獨裁是爲了必須替他們全權創設的新權力劃平道路，必須預先打破一切的抵抗。

發棧事件之後，他們停止了國王職權，派遣特派員到軍隊去，這些特派員具有非常廣泛的權力，爲未來國約會議巡視員底先聲。立憲會議議員代表了國民底最高權力。他們乃是新的君主，比舊的君主更應當受人服從。但他們爲了害怕共和國底民主威脅原故，竟恢復了國王底職權，這個國王並未會放棄甚麼。他們祇要國王向那修正完成的憲法宣了一個誓就足够了。他們以爲革命終結了，因爲他們渴望其終結。如此，他們就留給他們的繼承者，那些憲立機關，以最艱難的任務；這些繼承者雖然再僭竊了立憲權即獨裁權，仍未能把那個任務完全解決了的。立憲會議議員自辯說，他們的獨裁是爲了必需替他們所全權創設的那些憲立機關劃平道路，爲了必

需打破他們所廢除的舊機關抵抗。在他們看來，這個獨裁是合法的和必需的。我們不能以此譴責他們。歷史家不能拿自己的思想，或自己的時代所特有的思想，去判斷過去時代的人。歷史家應當設法去瞭解過去時代的人，應當拿過去的原則去判斷他們。歷史家祇消瞭解就夠了，切不可判罪或赦罪。

『立法會議』(l'Assemblée législative)在理應當開創新的憲政制度，即分權已有保障的制度。

獨裁應當消滅了。國王應當擁有憲法所賦予的全部行政權。起初確是這樣。諸委員會再不干預行政事務了，牠們不過是簡單的委員會，起草法律條文，提付表決，如同我們現在的委員會一般。

但是新憲法畢竟未能阻止獨裁。憲法是甚麼？憲法不過是一張紙頭，莊嚴的紙頭，隨你的便，——但這紙頭在現實需要之前是沒有多少抵抗力的。

『立憲會議』以為革命業已結束了。但革命不肯結束，牠繼續下去。貴族不肯自承失敗。他們在國內和國外進行搗亂。國內，不斷有騷亂發生，大部分爲了宗教問題。國外，則列強干涉日迫一日。路易十六利用他的否決權打擊了立法會議那些有關於防禦革命和國家的命令，即那些關於教士和出亡者的命令；如此不啻向革命者表示：他從被擄回來後毫無覺悟，他並非誠意施行憲法的。

革命者發動戰爭，反對奧國和普國，以回答他，因為他們視此二國是他的同盟者。

結果怎樣呢？戰爭狀態自動地恢復獨裁。此次不是一種合法的獨裁，同上次一樣，同『立憲會議』依據其『立憲權』所行使的一樣。這是一種事實的獨裁，混亂而錯雜，並非全歸立法會議本身行使的，却是法國一切

企求戰勝特權者及其外援的人底工作，因之即是地方機關，尤其俱樂部底工作。很多省份底地方機關，不顧國王底否決，仍舊將教士拘禁在省城，一般拘禁於修道院內，或者雖未拘禁，却逐離本教區二十里以外，爲了阻止他們影響於他們的信徒。

所有這些地方的行動，是完全違法的。無法爲之辯解。人們實行一種爲國王所否決的法律：取締教士搗亂法。人們實行時，好像這法律是業經國王簽字了的。人們毫未注意到上面沒有國王簽字。

當軍事危險更迫近了時候，立法會議受了地方機關和俱樂部行動所鼓勵，就毫不遲疑違反了憲法規定，而乾脆向全法國人宣告：祖國陷於危險。以此簡單的宣告，立法會議命令所有從選舉產生的機關，無分日夜經常開會；命令國民自衛軍動員起來，準備戰鬥。戰鬥對象不是外敵，而是受監視的內敵。立法會議又以另一宣告，迴避了國王底否決，而在巴黎城外成立了一枝二萬名的聯省軍。牠這樣做，好像否決權全不存在。七月十四日紀念時『聯省軍』奔赴巴黎來。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暴動，才結束了革命和國王間的鬥爭。此次暴動終於正式恢復了獨裁。但這是雙重的獨裁，一方面由那在市政宮開會的新的革命會議（稱爲公盟）行使，他方面由那因王位傾覆即將消滅的舊的『立法會議』行使。

『國約會議』(Convention Nationale)是一個新的立憲會議，因牠包含了一切的權力。

牠憑藉諸委員會統治國家。牠保留着各部部长，但部長們起初受諸委員指揮，後來就簡直消滅了。

有一件事情妨害了『國約會議』底獨裁，正如妨害了所有的獨裁一般：就是選舉，就是徵求民意。各黨各派議員一想到任期快要屆滿時候，都會顫慄起來的。一七九三年最危急的時候，即當敵軍臨近巴黎，季隆黨各

城市起來反抗時候，『國約會議』乾脆取消了一切選舉。牠把選舉權付托給若干巡視員，他們本是國民代表，如今又代表了『國約會議』。

其實，這是有先例可援的。在舊制度底下，國王也常派遣差官去監視地方官吏或軍隊軍官。當時各地文武官職務是購買來的，因此是獨立的。爲了取得他們服從之故，國王時時派遣差官去監視。這些差官就是各地的巡撫。舊法國的歷史都可以拿文武官吏和國王差官的鬥爭來解釋的。

在國約會議底下，所謂巡視員是甚麼呢？這就是舊制度底下的差官。這就是新君主——民衆——派遣的臨時性的非常代表。巡視員監視那些依照憲法選舉出來的官吏，這些官吏也是獨立的，同舊制度底下的官吏一般。

歷史家時常忽視此時廢除選舉的事情。他們不願去看這個獨裁。可是從國約會議派遣巡視員和廢除選舉那日起，獨裁就變成無限制的了。這獨裁制一直延長至『國約會議』結束時候，熱月政變之後祇稍稍微改變一點形式，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可說加強了。

所以除了『立法會議』初期短短的時間以外，我們可以確言，革命政制始終是一種獨裁。

人權宣言所載各種自由、各種保障，每逢祖國安全或執政黨利益——牠以爲自己的利益就是祖國的利益——要求時，差不多都要被侵犯的或被停止的。

可是『立憲會議』時的獨裁和『國約會議』時的獨裁之間有一種重大的區別。前者是民衆所要求的，所自由承受的；後者則是民衆所免強忍受的，而且愈來愈受民衆憎恨的。

『立憲會議』時代直至宣戰以前，法國民衆誠心害怕和仇恨貴族，教士，尤其那些出亡者。這些人在當時法國僅佔少數，各黨各派革命者以其感情和利益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反對舊制度底復活。革命者有輿論爲後

盾，輿論推動革命者去採取嚴厲的手段以制裁那些反對新憲法的人。所以從選舉產生的地方機關順服地服從『立憲會議』諸委員會，這些機關有時還走在諸委員會底前面。

『國約會議』時代則不同了。風向轉換了。八月十日的革命、王政底廢除、國王底斷頭、動員和徵發、國產券底跌價及其引起的饑荒、反基督教運動、教堂底關閉、恐怖、監獄、斷頭台、——這一切使得那些當初贊成革命的有財產的人，一大部分離開了革命。

然而那些團結在羅伯斯庇爾和『公安委員會』背後的革命者，仍能與贊成共和的人民中優秀分子保持接觸，他們組織爲各種俱樂部。最後的共和派是團結在俱樂部內，以俱樂部爲堡壘的。

羅伯斯庇爾黨底強硬的獨裁仍含有某種偉大性。大家知道他們忠實於一種超過他們能力以上的使命，不惜犧牲生命去履行之，知道他們忠實於一種主義，而且能以其功績替這種主義做辯護的，即：他們能驅逐敵軍退出法國領土、能鎮壓背叛、能撲滅朋黨。

熱月 (Thermidor) 九日及隨之起來的殘酷反動，消滅了俱樂部，那是說消滅了唯一的機關，在全法國啞口無言中唯一能表示獨立意見的機關。

『熱月黨』(Les Thermidoriens) 害怕俱樂部，但保持着獨裁，而且加強了獨裁。但這是一種無一貫原則的獨裁，一時打擊左方，一時打擊右方；一種貪婪無能的獨裁。雅可賓俱樂部解散了，擁護革命的人沒有地方開會，沒有方法協調其行動。他們受熱月黨報紙所污辱，被控告犯一切罪惡，共和三年芽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一七九五年四月十日 and 十一日）的法律又把他們視爲嫌疑分子，解除武裝，關入監獄，他們在共和二年危急時候勇敢負起責任以保衛共和國，如今竟得到這種酬報。其中好多人還送命在『耶穌軍』和『太陽軍』手裏。

當出亡英國的人在吉伯隆登陸時候，熱月黨覺悟了，努力去阻止白色恐怖底屠殺了，但局勢已無可挽回。熱月黨過遲的覺悟，雖離棄了過去所依賴的溫和分子，却仍不能團結舊時的恐怖黨在他們周圍，或祇能團結一部分，因為他們過去迫害這些恐怖黨，如今雖然赦免之，還是帶着輕蔑態度，而且是不完全的。

葡月暴動以後，法蘭西共和國祇有名義上和理論上存在罷了。熱月黨把共和國據為己有，激起了國內廣大多數人底厭惡；在左方，共和黨人、民主黨人起來反抗，不肯饒恕他們殺害了一七九三年憲法；在右方，或明或暗的王黨起來反抗，認為共和國是可恨的，是不能長久的。這些反抗者，無論左方或右方，在全國人民中都佔據少數。大多數法國人已經厭倦於政治，為戰爭痛苦所重壓，祇渴望一件事：和平。他們甚至拋棄了選舉權利和義務。政治已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祇能引起少數依此為生的職業家底興趣了。

這便是共和四年葡月間國約會議臨結束時的重要情景；對於政治的厭倦，對於國事的淡漠，已經如此普遍，同四年之後，霧月十八日時候，一般情景。

『執政政府』時代底政治史，乃是一部最騷亂的歷史。

但我們要注意，這騷亂祇限於國民底表層，在那些政治職業家中間。在底層，則是消極的抵抗，惰惰性。法國人再不屑關心於政府要人了，他們談起那些要人時總要帶着鄙視和嘲笑。他們須待人家來催討捐稅、來動員子弟、來徵發馬匹、或來阻止他們去參加抗命教士底彌撒時，才脫離這個麻木狀態；此時他們就氣憤起來了。

此時代固然有些政變、有些造反、有些政治騷亂，但這些騷亂並不深入於羣衆中間去。首都大暴動時代已經完全過去了。羣衆現在是安靜的，以至共產主義運動也不過團結了幾百個人，——例如格梭納爾事件。

在外省，王黨圖謀復發汪德暴動，但也不怎麼成功。他們雖能團結若干勇敢的人去襲擊一輛驛車，解救一個抗命教士，一個政治犯，造成一次紛擾，至幾日長久，但不過如此而已。他們造成了不安全，引起了憲兵和警察底驚慌，一切政府機關底警戒，不能造成一個深刻的持久的行動，這是因為理想主義已經死亡了，全體人民底理想主義都已死亡了，無論是贊成王政的或贊成共和的。一七八九年繼續下來的獨裁，戰爭，恐怖，以及饑荒，終於使得人們低下頭來。各人為重物所壓，不能伸直腰肢。私自利現在代替慷慨犧牲了。

從這觀點看來，革命已經完畢了，雖然革命政制還繼續存在。共和國現在不過是沒有靈魂的軀殼，祇因一面靠獨裁維持，一面靠民衆厭倦，牠才能存在下去。

政治的、學術的綜合性月刊

湖北論壇

內容一般

時事批評
學術論著
外論選譯

每月一日出版

歡迎訂閱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湘芬書局印行

周末社會大轉變與諸子學說的勃興

嵇文甫

一 社會轉變與思想轉變

多少年來，我時常有一種願望，就是從中國社會史上，從中國整個社會生活的發展上，研究中國思想史。我會經在『老莊思想與小農社會』那篇文章上提出三項原則：

研究思想史，我有一個根本觀念，就是：一切思想學說，都是當時社會實際生活的反映。和這個觀念連帶而起的，又有一個觀念，就是：各種偉大的學說，當它還未被某幾個學者造成體系以前，早已在無數不知姓名的羣衆間自然的孕育着。從這兩個觀念又引出第三個觀念，就是：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社會中，其羣衆因生活方式不同起了分化，則常有與之相應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宗派，各有它自己所代表的社會集團，各有它自己的社會基礎。（原文見民國十九年春間所出女師大『學術季刊』創刊號）

這可以說是我的思想史方法論，雖然是多年前提出的，但是在根本見解上到現在也還沒有什麼變更。我們就從此展開我們的論端罷。

先說第一項。這並不是什麼新見解。所謂『不是人類意識決定人類的存在，恰好相反，乃是人類之社會的存在決定人類的意識』；所謂『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上面，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存條件上面，建立起了各種不同的感覺、幻想、觀點、與觀念的全部上層建築』；近年來已成爲我們所習聞的成語了。把這些成語的涵義應用到中國思想史上，而提出我們的第一項原則，我覺得這是當然而又平凡，一點不值得驚異的。然而偏有人看着不順眼。他們只許人就思想論思想，把思想和生活隔絕起來。他們以

爲思想是極自由的東西，上天下地，隨意馳騁，並不受現實生活的限制。

不錯，我們的思想能騰空而飛，能使人頭上生角，使牛生出馬來。試看從來大思想家不是常常超越其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而爲未來社會描寫其理想上的圖案麼？但是我們不要過於誇張思想的神蹟。我們須要知道，思想儘管任意馳騁，但歸根究底，它終於是不能跑出現實生活的如來手心。施耐菴能幻想出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而這班好漢的思想行動却正是元、明時代游民無產者集團生活的一個縮影；曹雪芹能幻想出一座大觀園，而這園中的形形色色却正是清初豪貴家庭中腐敗生活的一幅寫真。西游記、封神榜，荒唐極了。然而靈霄寶殿上的玉皇大帝，活似一個偶像般的深居高拱的人間君主；師兄、道友、領勳、受戒、種種活動情形，仍然顯示出中國社會的倫常關係。不是上帝依照自己樣子創造人類，反之，乃是人類依照自己樣子創造上帝。能從天堂地獄中發見人間關係的幻想與暗影，就知道思想是怎樣受現實生活的限制了。我們儘可想到二十一世紀，想到二百年後的世界；然而你那種想法畢竟仍只是二十世紀的人的想法，你的美麗的夢畢竟是有現實生活作底稿的。好了。我們的自由思想家又要說話了。假使一個時代的思想只是那個時代現實生活的反映，爲什麼同一時代而有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呢？關於這一層，我可以反問你，在同一時代中就只有一種樣式的生活麼？當然不是的。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在同一時代中，有許多樣式的生活，因之也就反映出許多樣式的思想。譬如現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是各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麼？須知每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還是很複雜的。舊時代的殘餘，新時代的前

驅，上層社會的，下層社會的，各式各樣，錯綜交織，形成時代的特徵，而從思想上——反映出來。研究思想史的人只看見當時思想上的五光十色，而不知那些思想都一一有其社會根源的。關於這一層，下面第三項還要說到。總之，所謂生活決定思想，是個極複雜的過程。因為許多人把它簡單化了，所以才引出種種疑問來。樸列漢諾夫會把所謂『基礎』與『上層建築』間的關係綜括為下列諸項：

1. 生產力的狀況。
 2. 被這生產力所決定的經濟關係。
 3. 經濟的『基礎』之上所發生的社會的政治的秩序。
 4. 一部分直接由經濟，另一部分由經濟上面所發生的社會的政治的秩序，所規定了的社會人的心理。
 5. 反映這心理之性質的各種精神文化。
- 觀此，所謂『生活決定思想』的全部涵義可以明白了罷？

再說第二項。由一定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某種思想，一起始往往是自然的、散漫的在羣衆間流行着。待醞釀到相當程度，然後有思想家出來，把這種思想體系化而成爲一種學說。思想不僅是生活的產物，同時也還是羣衆的產物。從生活中找出思想發生的根源，從羣衆間找出個人創造的憑藉，於是乎思想的神秘性完全失掉了。通常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爲每一種思想潮流，首先總都是由某一個大人物腦子中自由創造出來，然後羣衆受其影響，跟隨着走，而形成一種風氣。他們把偉人和羣衆間的辯證關係完全忽略了。試舉進化論爲例。誰都知道進化論是達爾文倡導出來的。然而我們深一層觀察，就知道在達爾文背後還有一種羣衆力量推動着，使他自然的走上這一途。我在『偉人領導羣衆呢還是羣衆領導偉人』那篇文章上會經論及此事道：

我們就說達爾文。假使他不在產業革命後的英國，假使當時一般科學

——尤其是生物學和地質學——不發達到那樣程度，他能夠獨成其偉大麼？當他的劃時代的名著『物種由來』出版的時候，蜜列斯研究這個問題已十餘年，而結論也竟是不約而同，當時達爾文亦爲之驚異不置。並且在達爾文以前，倡導天演學說的，已經有拉馬克；已經有孔德的人智發展三時代說，黑智兒的宇宙精神發展說。與『物種由來』同年出版的，還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有名的『唯物史觀公式』即在其緒言中。這許多學者的著作，都充滿了進化思想。可知這種思想在當時已成一有力的傾向，許多人都已想到，都已在各種學問領域中應用它。只有在這樣醞釀已久，蓬勃蒸鬱的進化空氣中，才可以產生達爾文的進化論，而進化論亦不能算達爾文的專利品了。現在還要問當時進化思想何以那樣流行？何以許多人都那樣想法？這恐怕和產業革命有些關係。自產業革命後，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有空前的邁進。靜沉沉的農業社會，變而爲熱鬧生動的工業社會了。都市支配着鄉村，平民推倒了貴族。天翻地覆了。積古相傳的金科玉律都被打碎了。處在這樣嶄新的世界中，回看往古，真覺得處處簡陋，處處黑暗。新興的資產階級，一眼望着將來，大踏步的前進。什麼今不如古，人類墮落之說，自不足過他們的一顧。於是進化學說才乘時而興了。有中古封建社會的崩壞，有新興資產階級的上台，而後進化思想到處發育；發育久而成熟，而後有達爾文進化論以鮮明的體系而出現；自達爾文進化論出現後，而進化思想乃更長足發展，在一切思想領域中發揮其權威。由後而言，是達爾文領導了羣衆，由前而言，羣衆却領導了達爾文。達爾文之偉大，正由其能感受時代的暗示，代表時代的趨向，把羣衆心中所固有的東西最圓滿的最有效的發揮出來。他在領導羣衆之前，早接受過羣衆的領導了。（原文見民國十九年春間所出『北大學生』五、六期合刊）。

我所以不憚煩的寫出這段舊文，乃是想借這個例子詳細說明一種邏輯過程、一種觀點、一種方法論。這是羣衆本位，而不是個人本位；這是要超出一個人的腦子以外，在更廣大深遠的地基上找出某種思想潮流的真實源泉。這個道理也很平常。稍爲明白人類文化演進歷程的人，他還能相信某

人發明火，某人發明車，某人發明弓箭的傳說麼？『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戢矣』。（呂氏春秋蕩兵篇）許多思想起源問題也都可作如是觀。

最後說第三項。這裏要討論個麻煩問題，就是所謂思想的階級性。這個問題之提出於中國思想界，還是很近的事情。當我的『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出版後，李長之君曾批評道：

最根本的一點，我究竟不很信一個思想的社會基礎如何這句話。……實際生活之反映，如何使思想上有相當的分野呢？不是一個人的出身，所隸屬的階級生活，就能反映成他的思想呢？可是一個階級，或一個集團，便有爲其本身利益的思想，乃找一代言者以發表出來呢？抑還是每一個社會變動的到來，便有大哲預感着，早畫就那階級的思想輪廓呢？倒是社會上本沒變動，只是有知識者創出思想，乃使社會掀動起什麼變動呢？我覺得都不對，因爲都犯了把事情簡單化了的毛病。（原文見大公報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附刊『世界思潮』二十九期）

李君這種批評很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見解。其實所謂思想的社會基礎，或者說思想的階級性，並沒有『把事情簡單化』，倒是他們把這種理論簡單化了。據我所知，這種理論的具體內容，似乎可作如下的分析：

1. 所謂某派學說代表某階級，乃是說這派學說在客觀上與某階級的要求相適應，並不一定有意識的去代表某階級，自然儘可以有一部分是有意識的。
2. 所謂階級要求，乃是就原則上，就一般的大體的傾向而言，並不牽涉到階級中個別的偶然的情形。
3. 所謂代表某階級的某派學者，有的就是出身於某階級，有的却並非出身於某階級而只是在種種因緣下受到某階級要求的暗示。
4. 個人在特殊的生活條件下儘可以胡思亂想，但若這種胡思亂想居

然能成爲一種思想潮流的話，那也仍是由於它和某種階級要求暗相適應。不適應於任何階級要求的個人幻想，是微弱無力，不會發生社會作用的。

5. 所謂某派學說代表某階級不是固定的，有時候它隨着某階級要求的轉變而轉變，有時候它簡直轉化到另一階級，這是要看當時整個社會變遷形勢如何而決定的。

這是我個人對於『思想的階級性』的認識，究竟對不對，還待高明的專家指教。倘若五項沒有什麼根本大錯的話，那麼李君所提種種疑問，乃至許多人所提與之相類的諸問題，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沒有分辯的必要了。關於這五項的具體例證和應用，在本書下面各章中就可以看到，這裏不必多說。我只奇怪現在許多學者，一方面自己大講什麼貴族思想和平民思想，另一方面却反對人家講農民思想地主思想等。難道階級分化只能分化到貴族和平民爲止，就不能更分化爲農民地主等麼？難道只有貴族和平民的對立能反映到思想上，而農民地主等的對立就不能在思想反映出來麼？他們不明白這種『思想的階級性』的理論，只是比他們所謂貴族思想和平民思想對立的主張更進一步，更講得澈底，而徒然揚彼抑此，那真應着墨子所謂『少見白白，多見白黑』的話了。

三項原則解釋完了。我所以拉拉雜雜講這許多話，只是想在這開宗明義第一節中預先解除些常常遇到的理論上的糾紛，免得下面本論中再打麻煩。知道思想是生活的反映，是羣衆的產物，而具有階級性，則思想與社會關係的密切，思想隨着社會的轉變而轉變，當可洞悉無疑。因爲所謂社會轉變，就是羣衆生活的轉變，就是階級關係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自然會反映到思想上去的。本書所講的是先秦諸子。先秦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燦爛的時代，却也正是中國社會大轉變的時代。思想轉變和社會轉變的關係，在這個大時代中表現得格外顯明。在下面各章中，讀者將會時時看

到這種理論的光輝。

二 先秦諸子勃興的社會條件

先秦諸子是怎樣興起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最流行的是九流出於王官之說。主張最力的是章實齋。其主要根據乃在漢書藝文志所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官』。晚近講諸子的，自章太炎、劉申叔以下，大概都以此說爲宗。直到胡適之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才將此說打破。但胡先生自己所提出的主張，却又被許多學者攻擊得體無完膚了。如此等等，諸家之書具在，讀者可以自己去參考，這裏恕不詳述。至於我個人的見解，則當民國十八年春間，試編『中國哲學小史』時，曾有如下的說明：

晚周諸子是晚周社會實際生活自然的產兒，而積古相傳的典制教條鄉俗野諺，都成爲他們隨緣託生的形體軀殼。

假如把思想分成形式和實質兩方面來考察的話，我們可以說這裏前半截乃是講先秦諸子的實質，而後半截乃是講這思想所由表現的形式。每個時代的思潮，實質上雖爲當時社會實際生活的反映，但是用何種形式表現出來，却和那個社會中原舊流行的學說教條等有密切的關係。譬如同爲近代市民思想，但在英國則形成洛克休謨等的學說，在法國則形成狄德羅弗祿特耳等的學說，在德國則形成康德黑格爾的學說，表現的形式迥然不同。這是因爲在這些社會中，原來各自有其常談的問題，常用的術語，常講的學說，爲組成後來新思想體系的憑藉，而後來新思想體系都須以這些先在的流行材料爲出發點。這種理論似乎是可以借恩格斯論近世社會主義起源的話來作說明的（見反杜林論第一節）。就先秦諸子來講，他們思想體系的構成，當然不是沒有憑藉。如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也不是全無來由。古代學術本是貴族包辦的。說學在王官，說六經爲『王教之典籍』，都不算錯。縱使『某家者流』不一定出於『某官』，但他們都會讀過那些『王教之

典籍』，從王官傳下來的許多典制教條爲他們構成思想體系的重要材料，那似乎是無可疑的。不過在諸子思想體系中，不僅有王官的成分，就連那些民間傳說鄉俗野諺也都未嘗不爲他們所取材。如『南人有言』，見於論語，滄浪之歌，見於孟子。倘若因其會有所取材，而即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官』，那麼豈不也可以說孔孟之學出於南方野人和滄浪孺子麼？其實那些『積古相傳的典制教條鄉俗野諺』，不管其出於王官也好，出於民間也好，都只能爲諸子思想表現的一種憑藉，而其思想的實質，卻須從當時社會實際生活中求其根源。當時是個社會大轉變的時代。各人在一種新生活、新環境中，得到些新刺激、新觀感，因而形成新思想。他們對於『積古相傳的典制教條鄉俗野諺』，或贊成，或反對，剪裁穿合，構成種種新花樣。五光十色的諸子學說於是出現了。一班學者但見某家引證某書，尊重某人，就說某出於某。這完全是就思想論思想，專在形式上打轉。至於諸子學說，實際上是從當時整個社會生活轉變過程中自然湧現出來，他們是未曾看到的。爲免除這種錯誤起見，我們加重說明諸子勃興的社會條件。

先秦社會究竟起了些什麼變化呢？在中國社會史劃分階段問題聚訟不決的今日，要確言先秦時代是個什麼社會，起了什麼性質的社會轉變，自然是很難免於武斷，而爲大家所公認。但是有幾種很明顯的現象，却可以毫不遲疑的指出來：

一 土地的制度變遷

從來論周秦間變局的，都把井田制的破壞當作一件大事看。直到胡漢民先生著『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解釋』（原文見民國八年所出的『建設雜誌』），仍是把井田制的破壞當做諸子勃興的物質條件。但是胡適之先生不贊成這種說法。他提出種種理由否認井田制的存在。於是聚訟紛紜，中國歷史上究竟是否存在過井田制，成爲近年學術界很熱鬧的問題了。（各方所持理由可參考『胡適文存』中的井田辨）我！

會寫過一篇『井田制有無問題短論』，掲載於『中國經濟雜誌』上（中國經濟史專號），這裏無須繁徵博引。在我的『中國社會史講義』中有一段話：

井田制究竟如何，實在難說。但若根本否認其存在，我覺得亦不大妥當。

因為井田制的主要特質，在乎授田、在乎公田私田的區分。至於究竟百畝或七十畝，豆麩乾式或非豆腐乾式，這些詳細情節本是有什麼大關係的。我們從商鞅變法及春秋時代魯、晉諸國的改革田賦制度看來，很可以知道當時土地制度實有極大的變更。變更成什麼樣子？曰『履畝而稅』，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那麼，春秋以前，非『履畝而稅』，非『任民所耕』，是當然的推論了。從『非任民所耕』，我們可以推想授田制的存在；從『非履畝而稅』，我們可以推想公田制的存在。其實還用不着這樣迂迴推測。『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明明有公田私田的區別麼？『徹田爲糧』，『徹申伯土田』，不可以作周代久行徹法的提示麼？郭沫若根據周金中許多『錫土田』的記載，認爲當時無井田制的痕跡。這是由於他把井田制解作土地共有制，由於他誤解『公田』。倘使他知道『公田』並非氏族共有的田，井田制並非土地共有制，那麼郭先生所引周金中的記載，不僅不足爲否認井田制的理田，倒反予井田存在論者以某種便利了。我以為井田制乃是一種農業共同體的遺跡，但其共有的性質却早已失掉。所謂『公田』，或原係氏族共有的田，但至少到周代已變爲領主的田了。領主的一切私事，都算是農民的公事，領主的田，自不妨遷釋爲『公田』。當時『公』和『私』的解釋本應如是。井田制和日耳曼的『馬克』，俄國的『米爾』一樣，起初本是一種農業共同體，但自入封建社會以後，就變質而爲封建領主的一種剝削機關。胡、廖諸先生忽略了這種變質作用，認定周朝還行着土地共有制，胡、郭兩先生因否認周朝共有制的存在，而同時否認了井田。我以為周朝確行着井田制，但並非土地共有制，而却又是從土地共有制轉變出來，恰成一個辯證的發展。

我對於井田制的見解約略如此，想知道得稍詳一點，還須參看那篇『井田

制有無問題短論』。我覺得許多無味的辯論往往都是由名辭歧混而起。

如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其界說究竟如何呢？極端說來，只有在最原始的時代，土地不屬於任何個人或團體，正像那『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

那才算澈底的公有；也只有資本主義最發展的時代，個人能充分行使

其土地所有權，那才庶幾可算是真正的私有。在這兩極端之間，經過許

多發展的階段，都是從一方面看可算作公有，從另一方面看也未嘗不可說

是私有的。譬如在某些書上有所謂家族共產制。假使一家共有可算是公有

制，那麼中國直到現在也還可說是行着公有制，更不要講封建社會的初期

了。假使一家共有不算是公有制，那麼一村共有的所謂農業共同體又算不

算公有制呢？我們應該知道，從光和空氣般的公有制到資本主義式的私有

制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其間有一大系列半公有半私有的形態存在着，

並不是一跳即過的。所以我主張論周代土地制度，與其咬文嚼字的爭辯

當時是否行過井田制，不如從實質上考究當時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或私有

制；與其籠統的爭辯公有制或私有制，不如具體的分析當時所行的是怎樣

一種公有制或怎樣一種私有制，何種程度的公有制或何種程度的私有制。

左傳昭七年，辛尹無字說：『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

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諸侯是領主，天子也不過是領

主中的最大者。像這樣的封建領主佔有制，無疑義的是一種土地私有制。

但是這樣土地私有的私有性頗有限制。這班領主並不能像後世地主那樣

確實的私有其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佃。他們既是農民的天然的主人，

農民也就是他們的天然的佃戶。只要在『君土』之上，而爲『君臣』，

他就天然應享『食土之毛』這一份權利。在這樣一種天然的關係中，於是

乎有所謂授田制，有所謂公田私田的區分，爲農業共同體遺跡的所謂井田

制也未嘗不可容許其存在。這時候農民固然不能私有其土地，領主雖然名

義上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實際上他們也並不能真正把土地私有起來，而必

須照例的分配給農民。至於分配的方式，最初或者就是所謂『三年爰土易居』的井田制。每三年把土地重新分配一回，一個人不能長期使用某一塊土地，這顯然還帶着很濃厚的土地公有制的色彩。及春秋中葉以後，『自爰其處』的爰田制，首先出現於晉國，後來商鞅又把它推行於秦國。田只一授而更不重新分配。久假不歸，遂漸變成恒產，這是人民私有土地的第一步。大概春秋以前，土地是由領主分配的。不管井田也好，爰田也好，公田也好，私田也好，總之農民都有田可耕。戰國以後，商品經濟發展，土地漸漸投入於自由買賣的大流中。土地私有制顯然成立了，豪強兼併也盛行了。於是乎發生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的現象。這是中國土地制度的一大變遷。

二 商業經濟的發展

當西周時代，雖未嘗沒有關於商業的記載，但商業在當時整個經濟的比重上實佔得很不重要的地位。及春秋時代，商人已大顯活動。到戰國，商業經濟就更發展了。孟子說：『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有餘不足，互相交易，誰也不能離開旁人而孤立，這已經顯出商品社會的景象。荀子更說：『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翻齒革會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桂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李斯也說：『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駭良駭驥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由此可知周、秦間商業範圍已甚廣大，各區域間交易頻繁，舉齊、秦、胡、越聯成一個經濟網，絕不像從前那樣，各區域離絕孤立，老死不相往來，純是自然經濟的狹小世界了。由商業興盛的結果，社會生活引起極大的變化。如都市的形成，國家的統一，貨幣經濟

的發展等等，都是必然發生的現象。這實在是周末社會轉變的一大關鍵。總之，當西周時代，大體上還是以農村公社式的井田制爲基礎，完全過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自春秋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顯然發展，連最基本的土地財產也逐漸投入買賣流通的過程中。不管你說周代是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像這樣經濟上的大變動，總都該承認的。由於這種經濟上的大變動，整個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都隨着起了變化。很明顯的如：

一 貴族的沒落

當西周時代，一切政治經濟等都爲貴族所壟斷。及商品經濟發展，土地既不復是唯一的財富，並且就單拿土地來說，也變成可以買賣的東西，非復貴族所能獨佔。這樣一來，貴族在經濟上的勢力，已經根本動搖了。再者，因商品經濟的發展，從各地方轉運來的新異物品，不斷刺激一般貴人們的欲望，使他們日趨豪奢腐化，漸漸陷入貧困的深淵。於是乎一方面加緊剝削農民，一方面向商人高利貸者去乞討，再一方面竭力從事掠奪土地的戰爭。在不斷的內外戰亂中，在高利貸的盤剝中，在驕奢淫逸的慢性自殺中，貴族的命運只有一天一天的衰敗下去了。『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一』。『饑、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看范文子的所死，叙向晏嬰的對話，那種日暮途窮的衰敗景象活現眼前。我們只用一翻左傳，觸處都是這一類貴族沒落的記述。

二 自由地主的興起

當貴族沒落的時候，在新興階級中，最有實力，成爲新社會中堅的，是自由地主。他們在自由買賣的條件下兼併許多土地。他們務『盡地力』，把正在發展的農業生產力從農村公社——井田制——中解放出來。董仲舒上書道：『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這所描寫的正是商鞅變法後新興地主自由兼併的

情形。這班大地主都能操奇計贏，居積趨時，以增殖財富，利用因舊田制破壞而失掉土地的農民以擴大其生產。史記貨殖傳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是他們最普通的來路。自然，從貴族蛻變來的也不少。

三 市民的活躍

在一個自然經濟的社會中，根本無所謂都市，自然也就無所謂市民。及商品經濟發展，許多工商業者聚集在一處，於是乎都市形成了，市民階級也出現了。蘇秦說齊王道：「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觀此可想見當時都市生活的繁榮景象。在這班市民中最活躍的當首推商人。從左傳國策史記貨殖傳中，我們可以看出很多春秋戰國時代商人活動的例證。這裏不必詳舉了。

四 獨立小農的形成

當春秋以前，食毛踐土的農民天然是隸屬於領主的。及土地制度變遷，領主壟斷的局面破壞，於是乎農民才被解放了。解放後的農民，也許有一小部分，得着合適機會，漸漸升入地主的階層；另一部分則轉化為佃農、為僱農、為游民、甚至淪落為奴隸；其餘就是獨立自營，在自由兼併的劇烈潮流中勉強掙扎的小農了。這班小農是從一種自由解放的潮流而產生，却又時時要被這種自由解放的潮流所吞沒。當春秋戰國時代，歷史才初次這樣的和小農開玩笑。

五 游民無產者的出現

自周末土地制度改革後，一大部分農民為自由兼併的潮流所沖刷。他們既失掉土地，而都市上又沒有許多工廠足以吸收他們，於是變為游民無產者而到處流浪起來。他們謀生的方法，大概是屠狗賣漿，或寄食豪強貴族的門下。戰國四公子等的「食客」，以及被認為周末著述的周禮上所謂「閒民」，大抵都是這一流人。

觀上面所述階級關係的變化，可知周末社會變遷是如何的劇烈。願享

林在『日知錄』卷十三論周末風俗道：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趙翼說：『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廿二史劄記卷二）。這個變局實際上是從春秋以降就開始的。觀顧氏所列舉，可知戰國時代和春秋時代已經顯形成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中空氣之不同，我們只用拿國策和左傳一比較就明白了。在這兩個世界的推移過程中，因為各階級利害關係之不同，遂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於是乎有代表貴族的、有代表市民的、有代表自由地主的、有代表獨立小農的、有代表無產者的。儒、墨、名、法、陰陽、道德，各由其特殊立場，建立其特殊學說，相攻相剽，以造成中國思想史上最燦爛的時代。諸子學說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乃是從周末社會大轉變中自然湧現出來的。至於各派學說和各階級間究竟有怎樣的關係，且待下文分解。

〔附白〕這是拙著『先秦諸子與古代社會』中的第一章。其第六章和第八章已經在『求真』上發表過了。第四第七兩章當繼續發表。

眼科專家 關冠武醫師

門診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下午二時至六時
星期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停診）

診所 上海黃陂南路二號（即舊愛多亞路馬霍口路）

關於易經卦畫起源之研究

劉 鈺

易經是我們古代遺留下來的一部包羅最廣的著作。凡古代的宗教思想、哲學思想、社會思想、乃至民情、風俗及民謠等，都保存不少。但同時，易經也是我們古代所有著作中最難解最難懂的一部神祕書。而它的神祕的真正所在就是所謂『八卦』。八卦是構成易一書的基點或骨幹，而且由此演繹成爲整個的體系。但八卦的卦畫究竟代表什麼或象徵什麼？兩千餘年來的學人們雖然對之提出了各種各式的擬想、假設、作了無數的註釋、疏解；但在一切擬想、假設、註釋及疏解中，不僅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而且找不出一個較爲合理的說明。因而令人感到對易經的卦畫愈是解釋便愈糊塗、愈神祕。劉鈺先生這一篇『關於易經卦畫起源之研究』（原題名『卦畫問題』），乃是企圖解答這個兩千餘年揣測莫定的神祕問題。劉先生的『研究』是否真算解答了這一個問題，那只能對易經有興趣和有研究的人們去判斷。但我們認爲劉先生的意見，不但是新鮮的、而且是較爲合理的、有科學的根據的。故特爲發表出來，以資研究易經及古代思想的學者們之參考。

（編者）

易學是中國人的天道觀念之頂點。理論、方法、系統都圓滿無缺；是種有條有理的哲學。其全部奧秘都寄托在卦爻的圖畫之上。那種或奇或偶的短畫，是代表事物現象之變化的符號，把繁複的事物現象，從本質上說明其性能，運動法則，一定的變化形勢和縮造樣態，作成抽象底簡單底方程式表現出來，就是八卦的形式。

易學所掘獲的事物本質；易學所探明的宇宙第一原因；是否正確，是否仍能爲現代人承認與接受？這是另一問題，本篇不予討論。因爲本篇的任務祇是研究古代中國人的觀念，求取對於這種觀念之清晰底瞭解。這是古代中國學者從『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神』以至『自己與自己』之間所得出的綜合結論，而爲後代學人模糊了甚至不懂了的概念，又在錯覺和說教作用之下爭執了幾十代人所遺留給我們的問題。倘使我們到內地城市和鄉村中走走，很容易遇到一塊木牌子，上面漆着太極圖和八卦的花紋，

大多掛在門頂上，現在還是相當普遍存在的現象，很容易引起我們要問這是什麼東西？有什麼作用？

在科學信心沒有建立起來的人羣之中，大家都跟着『傳說』，依人學樣地把八卦信爲『辟邪』的『法寶』。如果我們一經明白這是某一時期之科學成果，竟然神化而成爲宗教，就會追問着歷史上的政治問題與教育問題。因此；解決卦畫問題，固然不止是一個闡述常識的問題，同時也不單純地就是檢討中國文明史中某一個問題而已。本篇的目的當然僅僅是如此。但是對於歷史之行進的認識上，這類問題之解決，多少會給予我們一些鼓勵，使我們對於自身所處的現實，肯於更加努力去改善的。特別是能幫助我們甦勉各自培養更深刻底思辨能力，看爲解決卦畫問題之歷史的記錄，一面是要竭力顯現真理；一面却是盡情掩飾。兩面所努力的結果，都是留給我們現代人以一個『？』號。這又是什麼緣故呢？不過，一種爭取真

理的精神，是遺傳在我們的身上了。爲着這些，筆者從事卦畫問題的研究，慚愧學識太淺，又不甘自墜信心，謹將所得結果，公開提出來請教。

繫辭傳上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幾句話，已經把八卦的內容和範圍，說得十分清楚。意思間似乎說八卦不僅包括上下四方，而且統括往古來今。舉凡宇宙之間，一切事物之氣、象、形、質，都已規納其理法於八卦之中了。所以，八卦之構造，乃是準於天地萬物之理，並非私智自用，而爲從客觀的見地，組織起來的一種理論體系。

但是，這一論理，是用符號來表現，又是通過迷信的方式來播揚的。其本身的結構系統，沒有文字記述。歷代學者，又失去真實底傳授，年淹代遠，以致疑問百出，聚訟紛紜。本來該是十分明朗底學理，弄到後來，却變成隱晦底不可解的奧妙之神秘了。

譬如拿作八卦的動機來說罷，繫辭傳說：『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根據這一節話，明白八卦之作成，是因河圖洛書而發端的。不過照程氏遺書入關錄中所說：『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有發端處。如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這話是對的。那末；作八卦之動機，據以上所記，既然是由河圖洛書發端的，我們不妨姑且承認。可是成爲伏羲作八卦之動機的河圖洛書，不僅其本身是什麼東西，世人不能明白，單就其來源說，諸家所言，也是莫衷一是。

淳于俊說：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

姚信說：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周易。

王洙說：山海經云：伏羲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揚雄以爲圖書并出伏羲之世，劉歆却不以爲然。而胡渭更認爲『圖書不止羲禹時出，據史，歷代皆有。』云云。如果避開這一來源問題，先承認圖書與作八卦是有其聯帶關係的，那末；問河圖洛書是什麼東西？歷來就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有以河圖爲龍馬之紋，洛書爲神龜之字的；有以河圖爲列宿斗正之度，洛書爲錄記興亡之數的；有以河圖爲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圖經，洛書爲風土剛柔、戶口阨塞如禹貢職方的。鄭康成却說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簡直就是兩部書籍了。

劉牧易數鉤隱圖以四十五爲河圖，五十五爲洛書；朱熹作易學啓蒙，用蔡元定之說，以五十五爲河圖，以四十五爲洛書，和劉氏恰恰相反。

於此可知前人對於河圖洛書究竟是圖籍？還是寶器？這一點不僅沒有弄清楚，大家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就是連到那一種算河圖？那一種算洛書？也沒有分辨得明白。張浚就給轉一個大灣，以爲圖書是作易先至之祥。可有一位不信祥異的歐陽修却把河圖洛書斥爲怪妄。於是人們遂有以爲河圖洛書是後人發展易學的託古偽製。所以關於作八卦的根據與動機，從前的人不會有個確定底論斷；而八卦的觀念，却支配着整個中華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竟是如此之久與普遍。直到現在還是到處可以看見人家門頂上掛着八卦圖，好像國徽一樣。八卦在一般人們心理之中，所起的神秘作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謎。

歐陽修不信圖書，（他也不信易傳，著有易童子問）他的門人蘇東坡却反對他說：『見於易，著於論語，不可誣也。』曾南豐則說：『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他們間雖爲師徒之份，議論亦不苟同，這中間是大有見解與世故之差異的。然而對於這件事，蘇東坡那種態度似嫌偏激，曾南豐的說話倒

是可取的。

現代西洋人大多認為中國是一個大謎。因為對於中國有許多不能了解的地方。確實的，中國真像一個謎，因為中國人太不容易被了解。中國人總是那麼渾圓而說着「好好」的。這是因為中國人一般的人生觀或生活態度，雖然由於中國的特殊社會經濟情形作着基礎，而觀念上受了易教的影响太深，養成一種不可捉摸的態度，成為支配行動的自我意識。但是研究易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會使人越研究越糊塗的，因為以往的學者，既都沒有把易經完全讀通，而雜說紛紜，又把這門學問攪得亂絲一樣難於治理，是一樁很大底障礙。

成為易經構造之基礎的卦畫問題，更是易學上的根本問題。然而卦畫問題却是一個最為繁複而不易解決的問題。歷代學者，已經有過很多爭執。如卦名問題；重卦問題；卦變問題；序卦問題；太極問題；四象問題；著先於卦？抑卦先於著問題等等。一向沒有肯定的結論，到現在仍舊是沒有確切的答案公開聽到，難怪人們看到那些黑線條，就要頭痛，因為一點都摸不着頭腦。

現在要從事探究卦畫問題，先應該把從前人所說的一切都概行擱開，單從卦畫本身和易經十二篇本文中的說明去下手的。（關於十翼本身，雖然也當致疑，但在這裏，却應該承認他是最古底最直接底解釋之價值。）所有一切龐雜的說素，一切裝飾的塗抹，都把他廓清，還原卦畫本身之真相，試把問題結納於兩個中心點：

- 一、卦畫是什麼東西？
- 二、卦畫如何作成的？

解決了上面兩個問題，然後可以進而探究卦畫是否伏羲所作？及其應用等問題。但這些必須對於易經卦爻辭本身全部明瞭之後，才能作出結論。六十四卦卦爻辭本身未能全部明瞭之前，是不能確切判定八卦為誰所畫

？（即卦畫作成的時代問題。）及其應用方法的。不過，卦畫是什麼東西？卦畫如何作成？對於這兩個問題，在提出答案之前，有幾點可以先說一說：

1. 「伏羲」兩字有「陰陽」字義是暗射「太陽」或「日」字的。
2. 作易者不以「伏羲」為日神，而以伏羲為聖人，這和基督教把上帝人格化而標舉一個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耶穌出來是有同樣的歷史意義和社會作用的。

3. 伏羲畫卦，就是太陽畫卦的詼諧的說法。太陽如何畫卦呢？因為日光射在「表」或「繫」的身上的時候，光線不能通過，地面上就空出黑影，因為「表」或「繫」是垂直體，影子也就成為黑線條，太陽和地球都是轉動的，所以影子也起方向和長短的變化。影子在地上自己出現，或長或短，或西或北，一條一條的式樣，在地面上移動，好像是有人在畫出來，這個畫手不是太陽嗎？

4. 八卦是農業社會的產物。

5. 耶穌紀元是從漢平帝始元年起，這事情頗能引起有趣味的考察：

A 這個元始年號之稱名，在西曆紀元來說，恰是元始，似乎有着可合的歷史現象與內容。

B 從元始元年起，僅僅經過八年（平帝元始五年，孺子嬰居攝三年）就有王莽施行新政的政治大革命。王莽以始建國為年號，以及他所推行的政策，歷史上有着紀錄，說明其要求，這裏無煩辭費，多事贅述。

C 東西洋歷史，在這一階段的社會經濟情形，似乎是相同的。而且是相互溝通和應合的。

6. 易經之撰作，是十分高明底智慧。

以上各點，聯帶討論所及，附記於此。以供討論，現在回復到本題，先來究明卦畫是什麼東西。

一 卦畫是什麼東西？

問起卦畫是什麼東西？我們就得把八卦的樣式畫出來看看：

- ☰ 乾·三連；
- ☷ 坤·六斷；
- ☱ 震·仰盂；
- ☲ 艮·覆碗；
- ☵ 離·中虛；
- ☴ 坎·中滿；
- ☶ 兌·上缺；
- ☱ 巽·下斷。

上面八種圖形，就叫八卦，卦象下面註的三字句文，是便於記憶八卦形象的歌訣。每句歌辭的第一字，（字旁加有黑點做記號的）就是那一卦象的名稱。這八種形象是表示什麼呢？歷代學者研究的結果，殊不一致，最著名的有六種說法：

- 一、原始文字；
- 二、龍馬圖紋；
- 三、男根女陰；
- 四、算籌；
- 五、土塊；
- 六、繩結。

上面六種說法，以第一種說八卦為原始文字——說乾卦的圖象是個「天」字；坤卦的圖象是個「地」字；「震」卦的圖象是個「雷」字；艮卦

的圖象是個「山」字；離卦的圖象是個「火」字；坎卦的圖象是個「水」字；兌卦的圖象是個「澤」字；巽卦的圖象是個「風」字。這種說法為最古，也最普遍。現代人還頗有相信那是楔形文字的。所以，在所有講中國文字學的書本中，都推八卦為中國文字之祖。但八卦不是文字，高本漢先生曾經作過詳細底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很明白了。

第二說不甚為人稱道，這裏是根據孔安國以河圖為八卦說話（見論語「河不出圖」孔安國註）：「河圖八卦是也。」把他列舉出來，以備一說的。易乾坤鑿度也有河圖八文之語，班固、王充都用此義，孫星衍宗之。所以這一說法，當然可以列為一個系統，並不是虛構妄擬。但是究竟八卦是什麼東西，這裏有了新底判斷，所有以上六種說法，都要予以否定。現在是為了紀錄研究所經過的程序，僅僅把他列出，便利討論而已。

第三種說法，是近人章太炎和還健在的郭沫若先生所說。但章氏和郭氏雖然同以卦畫中之陰爻陽爻是象徵男根女陰，他們的出發點却有不司。章氏是從陰陽兩種性質的觀念（玄學的）出發，而郭氏則為一位唯物論者，他是指出卦畫之物質根據，判決卦畫是生殖器崇拜時代之產物。然而章氏、郭氏所論說的，都欠正確。不過他們兩位從構成卦象的卦畫去研究，確是一種進步。

第四說是日本學者三上義夫所說，見所著「中國算學之特色」。

第五說是馬叙倫先生所說，見馬氏所著中國文字學，馬先生健在，不知現在有沒有新底論證。

第六說見世界書局出版王緝塵著國學講話。

第四第五第六三種說法，也都各有理由，都是很新的見解，但本篇所研究的結果，却大大不同，發覺以上各說，都與事實不符。現在祇說明這種新結果，所以不必也用不着去批評那些學說了。

如要解決卦畫是什麼東西的問題，單對着奇畫偶畫呆望是沒辦法的。

應當先究明『卦』字是什麼意思。因為這些圖象的名稱，都叫做『卦』，如說乾卦坤卦之類。構成卦的線條，都叫作卦畫。那末，這個卦字的稱名，必定有其一定底含義的。然而很奇怪，歷代傳注易經的人，竟很少討論到這個『卦』字的定義的。有呢！也不過說『卦者，挂也。』一類的話而已。其間能引起特別印象的，只有：

卦者，圭也。古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取六十四象爲卦。古文『圭』音『卦』。象者，茅犀之名，豨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象者，取於幾也。

上面這種說話，是張鏡心、楊慎等所傳述的，似乎是枝言旁說，倒的確可以歸之於唯物論一派。這雖然是句笑話，但那種說法確是發生於相當早的時期。其中指出古文『圭』音『卦』一點，更值得注意，而日本田成之先生說古無『卦』字，也是一件應該注意的事情。因此；首先推究『卦』字的構造，無疑地應該說爲『从圭卜，圭聲』。確立了這一前提，研究的進行，就相當順利了。

郭雍說：『後世或謂『卦者，卦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可知郭氏很早就曾經提出這一問題，一直到現在沒人作出完滿的解答。

易經是部卜書，這是無疑的。這種占卜術應該有其科學的來源與基礎，以下就來說明古代人怎樣從方位之測量和時間之測量，發展到對於人生之測量以構成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玄妙。原來所謂奧秘底易經，是以測量術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哲學。

在哲學上說，易學是以天道爲根據的。古人以爲卦字就是很鮮明地說着『天垂象』的意思。（所謂卦也）其實，所謂『卦』的這一個字，既是從

『圭』以爲卜，那末；這以爲卜的『圭』是什麼東西呢？是上面所說六十四黍爲一圭的『圭』嗎？爲什麼六十四黍稱爲一圭呢？這一點如果和『卦者掛也』的解釋聯想起來，會有種有趣味的想頭。挂是懸掛，懸掛就是置而不用意思。不論說挂或掛，都是說吊起來的意思。吊在那裏用不用是另外一件事，懸的形狀是從上面延垂下來，俗語說作挂。成熟底黍穗是帶垂勢的。大概每一柱黍穗，通常結黍六十四粒罷？所以認六十四粒黍爲每柱黍穗的平均生產量，於是就稱六十四黍爲一圭嗎？我這樣擬想，然而從圭以爲卜的『圭』，決不是六十四黍爲一圭的主，是無疑的。那末；這個『圭』是什麼『圭』呢？除了這六十四黍爲一圭的主之外，還有，就是公侯執圭的『圭』，或土圭的『圭』了。

圭字的構造，是兩個『土』字重疊起來的，應爲土圭之圭的本字。因爲這字形是表示土深的意義。所以，可以先來研究土圭是什麼東西。

土圭是什麼東西呢？周禮大司徒上說：『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注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下文說：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考工記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致日，度量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丈有三尺。』又匠人：『置槓以懸，砥以景。』注：『槓，古文臬，假借字，……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砥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續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注：『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

從以上所引各條說明。可以曉得土圭是一種測量工具——長一尺五寸，立表或槩——八尺，以致日影，畫其影而測之，以定方向和地位的。

根據日影之轉移，以判別方位，和計算時間，是人類很早就普遍有了的知識。而人類最初所敬奉的神，也是「日神」——這裏所說的日神，就是太陽神。不是司干支日甲的日神——八卦的條紋，就是日影的紀錄。這種條紋，在易經中有一個專門名詞，叫作「爻」。這「爻」字在易經的各種註釋中是把牠當「效」字解釋的。所謂「效」，是「倣效」的意思。窗櫺格子在光照之下投出的影子，一條一條的黑線相互交叉，就是這個「爻」字如何製造起來的解釋。原來爻字的本義是窗格的影子。那末這個「爻」字，也是以圖畫為字的，而且從這個字的製作上，可以曉得當時的住屋，不僅有窗，而且還有窗櫺因為爻字是象窗櫺投影之形，那種影子是縱橫交叉的黑線條，所以爻字又講解作交叉之交。八卦中每一奇畫或偶畫都叫作爻，不但合理，而且完全是寫實的。於此更可相信卦畫之來源，不是什麼河圖洛書，而是從對於日神之信仰和土圭測影技術結合起來的一種新花樣。

太陽和地球之間，由於相互都在轉動的原故，使光線的照射點，時刻變遷，不僅一年之間有不同，一日之間，一小時之間，一分鐘之間也有不同。八卦是憑藉這移動底日光之影，來判斷吉凶否泰的，藉着光影的變化，作為日神之昭示，用以說明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人生之氣運的天書。（並非真是荒唐地用這「天書」兩個字，也不是故意諷刺。他實實在在是天書。）他的理論是根據時間與空間的會合之際，以批判各種現象之生成與發展的。

世俗有種「打時」的占術，諸葛亮、李淳風是被推為最著名的擅長此道的歷史人物。（關於這一點如果要說明諸葛亮、李淳風等是否係因他們的事業上之成績被術家附會託名，那就是另一問題了。）現今內地農村中還殘留有這一現象，在沒有新知識的人羣中流行。有些鄉村裏，倘使誰有什麼疑難的問題，只要向懂得「捏指一算」這種秘術的人報一個時辰——子、

丑、寅、卯……等。他就立刻代你扳着手指計算一番，可以給予占斷。更舊一點的辦法，就是看屋簷上的太陽光，照在什麼地方，以行妙算。這些都是八卦卜法的遺制。八卦是根據土圭測影製作出來的，卦畫就是日影。論證如下：

二 卦畫如何作成的？

前面曾經引過郭雍的話說：『大抵易之為義易通，而卦之為義難得。』這話可以用來作為對於郭氏以前所有研究易經之結果的批判。不僅郭氏以往，就是一直到現在，對於卦畫問題還不會有人拿出確切的結論來。很可惜是近來已經有人用代數學來解釋八卦之構造式，或闡明卦畫中四度空間之原理，却始終沒有把他的根據找出來。從前人研究象數的，雖然早有『易數以合期為準』的結論，却並不會弄明卦畫的基礎。以致卦畫問題，懸疑至今，成為幾千年來未決之案，使歷代學人爭辯不止。除了卦畫根據什麼來作的問題之外，關於卦畫如何作法的问题，更是頭緒紛繁，綜合起來，可以分作三個部份：

1. 八卦是從著來的？還是畫出來的？
2. 重卦問題；
3. 變化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在從前人所走的路上去尋覓解決的方向，因為他們所走的路，都不通，而留下的那筆賬，又非常瑣碎而糊塗，極難清理。

過去的易學家，遞相傳述，在錯誤上重疊錯誤，彼此交織，雖然有所謂「兩派」「六宗」的區分，實在難於釐清眉目，教人深有認識不清之苦。所以這裏對於前人之所說，只有完全不顧。但是，若干給予啓發或影響所自，以及資為依據的材料，即就見聞之緣便，抓住要點，以尋究推展。

其本身淵源承繼，暫時撇開，而且也不必去顧慮那些傳統和家法，以限入門戶，封禁思路。

卦畫是根據土圭測影而來，既經判定，就當從這一測算中去證驗八卦是否是如此作成的。『土圭之法，測驗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司農云：「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丈有三尺。』這些舊書文，古人的實驗報告，曾經引錄於前節，現在重行摘成一個簡單明瞭的概念如上。但這種是指求地中而言，以夏至為標準，是從居住上着想罷了。如果計算從夏至到冬至日影展長的度數，那就是 $1307-157=1157$ ，平均派在夏至到冬至中間的日數上，作為日影移動的進度，就可以曉得日影每天大概展長若干了。這不過作為解說，讓讀者容易明瞭罷了。實際計算起來，是有光速、地高與地球的行程等等許多問題都要顧到的，如果有一位高等數學家肯費一點時間，作出一張表來和六十四卦圓圖對照，（當然所謂方圓圖都是更晚出的東西。）一定很有趣。同時可以推究古代理的數學程度，對於討論作易年代，也有很大的幫助。

地球是循着赤道轉動的，太陽是循着黃道轉動的。黃道和赤道之間的距離隨時有變化，所以，日影有高低，晝夜有長短。那末；立表致日度影，日影的地位，既是刻刻遷移，影長也時有伸縮，雖然天文數學是很古的科學，却不見能憑空懸擬即能發達起來的。所謂『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云云，就是實地把太陽影子照着畫下來，再行量度計算。從這種實踐工作中建立起來的學術，發展成爲後來的日晷儀。現在還被我們使用着呢。

日晷儀出世的經過，現在人還沒有完全清楚，考古家說埃及金字塔是測日土圭之鼻祖，埃及在古代是一個敬拜日神的國家，稱日神爲『拉』。這

『拉』的口音倒和中國人說『日』字的聲音很相近。這一點似乎可資比較研究。至於歷史上有關於日晷儀的紀錄之可考的時間，西方以公元前七四〇年普達國王之製作為最早，在中國依據日影以測驗時間的日晷儀之應用，正史上雖然遲在隋書方見紀載，（隋書：袁充於開皇十四年（公元五九四年）上晷影漏刻。）但現在已有西漢時代的日晷儀之實物的出現。一個是端方得於歸化城的，一個是懷履光得於洛陽金村的。劉復先生曾據此兩品撰文發表於北大國學季刊第三卷第四期解釋得很明白。這裏用不着去抄寫那篇文字。祇是說明作成八卦之陰爻或陽爻的所以要如此畫法，根據那古物，更可以確定信心罷了。現在姑且稱奇畫（陽爻）爲黑線，偶畫（陰爻）爲白線。

黑線表示繫受陽光，投出線形影子，所以稱陽爻；白線表示繫未受陽光，沒有影子，所以稱陰爻。線短線長，就是記錄受光之高低，用光之高低來表現時間，就作成卦，以後再說。

我們稱沒有太陽的日子爲陰天，是指陰暗說的。如果要依陽指男，陰指女的說法去說的話，那末就當說『天晴』是『男天』，『天陰』是『女天』，豈不好笑？於此應該可以明白八卦中之所謂陰陽，是光學名詞，轉用到哲學上去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黑線是畫得出的，白線是畫不出的，必需要用方法襯託出來。所以畫白線也可以畫作『』。卦象上的陰爻爲什麼不如此畫？即要畫作『』的樣子呢？或許是因爲這種畫法比較簡易，同時還說明此時此地雖無陽光，此外仍舊是有着陽光的罷？（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地是圓的，看管子就明白了。）但是否基於地中觀念有所寓意，或許有別種理由，現在無法代替古人設想，也不是必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從這裏可以懂得兩句書文：

表示陽光用陰黑底線；表示陰暗用陽明底線。於是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以及『陽卦多陰』、『陰卦多陽』的文句，可以清清楚楚了。

綫色是陰底，性質却是陽。綫色是陽底，性質却是陰。用陰來反映陽；用陽來反映陰；這是日光自己投出影子來作成的矛盾理論。古人就憑着經驗，作下寫實底紀錄，絲毫不是什麼觀念上發展出來的學說。

現在是要研究爲什麼每一卦要畫三文？

人類對於時間的觀念的進步，是文明進化的關鍵之一，古代人生活簡單，所以記時也很簡單。普通是依『日動』或『進食』來區分一天的時間，如說：『日出時』、『日中』、『日入時』、『日東中』、『西中』、或『日食時』、『蚤食時』、『夜食時』、『下舖時』等。間或也用『鷄鳴』等爲標準，一般總是看太陽的高低與方向來說的。依『進食』與『日動』爲計算時間的方法，當是最古的『時間算法』罷？在西漢時代似乎還沒有確分一天爲十二個時辰。照以上所錄的例來看，那末；古人對於時間之區分，除『晝』和『夜』之大別外，每一天似乎是劃作三個階段：

日出——旦；

日中——午；

日入——昏。

認清了這一點，可以討論八卦何以都是畫作三文了，

依據日影來辨別方位，正是根據日影之移動來判斷的，我們住屋的門窗有：

上午受太陽，中下午沒有太陽的；

中下午受太陽上午沒有太陽的；

上下午受太陽中午沒有太陽的；

上中午受太陽下午沒有太陽的；

有全日受陽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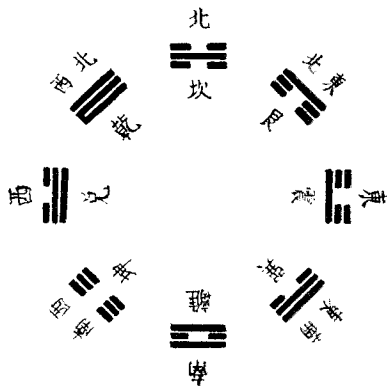
也有全日受不着陽光的；

有僅僅能在下午受到陽光的；

或僅僅中午纔有陽光受到的。

一日三景，不出此八種情形，正好將地理位置部成八個方向。這就是每卦所以要畫三文，而一共作成八卦的原故了。

根據如上所說的攷察，把說卦傳上所講八卦的方位，照樣排列起來，自東南到西；自西北到東，各卦爻畫所表現的時間——上午，中午，或下午。——指明各卦所代表的方位，可以比較證驗的。



卦畫是用來代表日光的影子，所謂『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這種圖畫，實際上最初是實地畫下來的，從方位上來區分，就作成八種不同的紀錄以爲標準。一共八式，所以就叫做八卦，即稱卦畫爲爻，把他應用到占卜上去，表明一種新底神權方式。

對於八卦既已認識如上，現在就當進一步討論六十四卦的問題了。所謂六十四卦，普通說是從八卦重疊起來的，重卦的人是誰呢？舊有四說：

1. 伏羲重卦；淮南子與王弼等如此主張。
2. 神農重卦；京房、鄭元、淳于俊等如此主張。
3. 夏禹重卦；孫盛等如此主張。

4. 文王重卦。司馬季主、司馬遷、揚雄等如此主張。

這一問題，在從前的人，是很熱烈地爭論的。一直到現在，還是沒能解決。那末，現在怎樣解決這一問題呢？當然仍舊祇有靠六十四卦本身的說明。一方面還要從易經六十四卦爻辭中所記錄的故事中去參證，纔可能有結論。因此，誰是重卦者，關係作易年代的這一問題，暫時可以擱下，先且根據對於八卦已有的認識，來說明六十四卦又是什麼東西？

六十四卦是用來表明一個周年之時間的劃分法是無疑的。『易數以合期為準』，漢人早就告訴給我們了。但這是有較深的數學內容，已經從『空閒』論到『時間』，等到『繫辭』作出，就更進一步論到『人事』了。那末，如果說『八卦』、『六十四卦』和『繫辭』是三個時期的產物，這就稍欠斟酌。所以可以暫時不必討論這些。因為已經究明卦畫是什麼東西？從而也曉得了八卦是如何作成的？六十四卦不過是八卦之擴充又經明白，對於卦畫問題，可算大部份解決。另外有幾個為從來的易學者所沒能解決的聯帶問題，看是不是可以應用以上的說明予以合式的解答。

繫辭傳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這幾句書文，不知絞盡了多少人的腦汁，弄不清楚什麼叫做『太極？』什麼叫做『兩儀？』什麼叫做『四象？』

現在明白了八卦是根據土圭之法所畫的日影，作成方程式，以為占卜之用，那末；所謂太極、兩儀、四象、就都跟着可以明白的。這裏先來解答第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太極？ 這一問題是使易學者轉向觀念論的關鍵，誰也沒有明白『太極』是測量中使用的一件工具，——表或槩，現在的『標竿』那樣一件東西。

說文：『極、中也。屋極謂之中；言不分於一隅也』，在平地上為圓，植槩於中，以致日影。日出時，影在槩西；日入時，影在槩東。從前人能

說『太極為變祖』，却不知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現在明白了這一點，對於『變祖』的說法，也不再感覺神秘了。

兩儀是什麼？ 兩儀是指的陰面和陽面，由於太極之作用所表現出來的光線動態。這倒不是一個問題，向來都知道兩儀就是說的陰陽，問題在於對『陰』『陽』應該明白是指光說的，並不是什麼天地、男女等觀念。所謂太極生兩儀，就是說由於太極對日光起障礙作用而分出陰陽來了的意思而已。

四象是什麼？ 至於『四象』是什麼一問題，從前人的解說太多、太不同，也太有趣味了。各種各式的說法，真要使讀者頭昏腦脹，大略統計一下，已往的學者，解答這一問題，凡有九說：

1. 七、八、九、六為四象——孔穎達說；
2. 一、二、三、四為四象——劉牧說；
3. 春、夏、秋、冬為四象——
4. 四營為四象——
5. 實象、假象、義象、用象為四象——莊氏說；
6. 象兩、象三、象四、象圍為四象——王昭素說；
7. 陰、陽、剛、柔為四象——胡且說；
8. 陰、陽、老、少為四象——漢上易說；（蘇東坡宗之）
9. 神物、變化、垂象、圖書為四象——

以上許多說法，真教人莫明其妙，有的就數目分，有的就氣候分，有的就占卜程序分，有的就現象作用分，有的就內容性質分，……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凡是可以用來分析的體相，祇要是有關係的成份，無不被抓來解剖的，可見前人用功之勤，與用心之細；也可見要解決這一問題之熱心與必要了。然而看了以上所有的答案，固然同情前人之勤苦，也討厭着竟是那樣龐雜。難怪毛奇齡要嘆惜『四象從來無解』了！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時評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	海明 康君 海明
論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 *日本無產階級之弱點及其出路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 為『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的人生觀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 論古典主義戲劇(中)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五) 教育的愛(小說)	陳人白 郭大力 劉少嚴 張大軍 李季 歐伯 子規譯 盧森堡著 唐虞世 冰夷編譯 李毓鏞 謝少翁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時評	華萊士『和平』演詞之分析 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觀察內戰及其出路 論收回香港九龍問題	海明 海明 康君
論	論官僚資本 美國操縱世界的命運 第二次大戰與美國獨占資本之生長 △美國一半人口生活在水準以下▽ △出版自由下之出版獨占▽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史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秦漢大一統與先秦諸子的結局 再答張大軍先生論維新運動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續完) △思想與實際▽ 評稽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 李季的邏輯與態度 論古典主義戲劇(下)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陳覺白 劉少嚴 帕萊斯 李雲編譯 盧森堡著 子規譯 唐虞世 歐伯 李季 蔡尚思 冰夷編譯 李毓鏞

現在因為已經能够明白八卦是土圭之法中紀錄出來的日影，又明白了『太極』就是取影的『表』或『塾』，那末；就該懂得『四象』是指四等分圓面的四個三角塊。兩儀是屬於時間的，四象是屬於空間的。將圓四等分，就是說圓有由四個三角塊拼合鑲成的。因此，也可以推知『象』這一稱名的意思就是『囊』的意思。普通稱園地上所劃之畦，叫做『囊』。如說一囊地兩囊地之類，於是，所謂『四象』的問題也可以明白，失去其神秘了。規圓等分為四象，在方位上是為區劃陰陽向背和兩側面，在計算上有着數的作用，在地位上有着辨向的作用。所以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實際上祇不過是如此而已。可是已經作弄了千餘年以來的學究們，曾經是學術上一個最大底謎啊！

作成八卦之真實依據，既經尋出，那末，所謂卦畫的變化問題——什麼之卦、互卦、消息、旁通等問題，是不是還有什麼自然科學上的意義呢？那種種花樣，不管是論天道、說人事，都是思想上或哲學上的事情罷了，所以，可以不必放在這裏討論了。

信與不信，是屬於理智的。這種理智，被決定於各人本身對所處環境之客觀事物的認知。占卜是否真有靈驗？為什麼？現在明白了上面所說種種，當然也就會明白了一種玩意。雖然從本篇可以進一步去探索周易的占卜法，而且可能做校正的工夫，但本篇並不研究占卜術，有了以上的結果，也就不必再去研究占卜術，是可以不用聲明什麼理由罷？因為無論信與不信，都要有正確底理由和真實底根據。

論中世紀戲劇

〔上〕

冰夷編譯

一 教會與基督教

假使觀察西歐戲劇的時代，看一看黑暗的中世紀，雖然資料貧乏，還是可以看出，戲劇表演的戰鬥的組織性是描繪得相當明顯的。我們現有的一切資料都證明，中世紀時代的戲劇表演是集中在教會內部，集中在教會禮拜儀式之中，目的是利用來向異教鬥爭的。最後幾個皇帝時代的異教徒的游藝表演，從基督教的觀點看來，是種最大的誘惑。這種觀點是妨害傳佈新學術的最大障礙之一。大家知道，初期的修道院和教會裏的教師，對於異教徒的游藝表演和那些常到競技場 (circus) 去的新歸皈的基督徒，是指謫得很嚴厲的。所以新的教會決定利用這種游藝表演的強大力量，吸收戲劇來為自己服役，把它造成傳佈福音的工具。應該想辦法影響羣衆的想像力和情感，而最容易吸引羣衆的方法是直覺的藝術形象。應該使改宗的教徒能在新的禮拜儀式中找到比從前更美的東西。

在自然經濟制度時代，就是所謂封建主義制度時代，技術和科學的發展的緩慢，人對於大自然的柔弱無力，都是免不了的，而羅馬教皇的教會就巧妙地利用這一切來建立它控制整個基督教世界的隆盛的神權政治。城堡和修道院——當時這些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以及與之相結合在一起的農奴的鄉村和從屬的城市——這些互相隔離和自給自足地過着絕緣生活的中心——這就是中世紀社會組織的最普遍的典型。交易的發展很微弱，人們處在任性的大自然的支配之下。人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也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因為他們不知道處理大自然、歷史和生活等等現象的法則。降臨

到人們身上的禍福不是他們的努力所能左右。禍福的來源遠在他們理解的範圍之外，人處在某種更高的力量的意志支配之下，這種力量的企圖和目的不是人所能知道的。

中世紀的生活制度完全是在精神上建立一種觀念，認為世界是處在一種玄不可測的權力之下。支配這裏大地的一切矛盾和苦難，那不過是在柔弱而沒有完全成熟的人的理知判斷起來，才覺得如此吧了。但是在那支配世界的更高的力量看起來，這一切都是合理的，在另外一個不是此地、但是對於人類福利有益的計劃中，這一切都能够找到它們自己的地位。中世紀的最深遠的理想是接近神，努力想認識世界之外的秘密，找出衡量人類一切行動的絕對真理。趨向於另一個世界——這就是中世紀社會的主導的情緒。來世的生活，人死後所要遇到的命運，——這就是中世紀詩人和藝術家們愛用的主題。

由於基督教團體的擴張，形成了分工的需要。各部份的職務委託給各部份的人，而那些保存着『最早時候的聖經遺訓』的人却拒絕任何財產和任何世俗的掛慮，他們捐贈了所有的一切東西，專心一志地獻身予佈道和祈禱。他們這些『聖徒』、『先知』、傳道師，都不事生產，所以要由團體來支持他們。因此產生了自願納貢的制度，形成了整個教會僧侶階級，修道僧、神父、主教等等一直到這全部複雜世界的最高領袖——羅馬教皇。因此從許多對於宗教特別熱心的教徒和那些依靠自願進納的貢物來生活的俗人之中，生出了一大批以苛捐雜稅向基督教世界橫征暴斂的僧侶階級。

爲了支持這一個制度，教會就利用上面所說的趨向另外一個世界的觀

念。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所以吸收騎士式的肉體的力量，經院煩瑣哲學 (scholastica) 式的學術，還有就是藝術。教皇以神權制度意識形態爲基礎，創立了一種包括世界一切的學識，教會担当了神與人之間的媒介的任務。祇有教皇一個人知道神的意向。他是彼得的承繼者。領導人類的權是屬於他的。他是爲人類罪孽負責的人。到處應該有他在場，到處應該有他的精神在活動。他應該以自身去充實一切，深入到各民族的內心中去控制他們的生活，成爲全世界的訓育者。他的法律非但應該約束宗教界的秩序，而且也應該約束世俗世界的秩序。最後，他應該使教會以外的整個世界服從自己，使那些處在教會領域之外的異教徒和分離派 (schismatica) 結合成一致的『神國』。教皇是顧慮全人類的。他干涉封建領主和國王的紛爭，他揭發大路上的騎士的罪行，他注意最遼遠的地方，他關懷發生的異端，他要求君主及其附庸完全服從他，他宣布自己非但是宗教界的君主，而且也是俗世界的君主，而其餘一切君主則是他的附庸。宇宙萬物，爲了拯救人的靈魂，是應該服從他的權威的。

爲了實現這種要求，爲了把神權制度的原理深刻入當時人類的精神中去，必需使一切力量、一切創作的形式都透澈地含有這種理想，以之來表彰羅馬教會。人在地上的一切道路都不過是準備那在地上領域之外開始的永恒生活之準備而已。人應該擯絕地上的樂趣，擯絕性慾的束縛，因爲在這裏地上，這是違反造物主的意志的，這是魔鬼的影響。

藝術幾乎是建立宗教理想的最有力的工具。

在早期中世紀時代，畏懼受神責罰的恐怖心理和覺得自身無力的意識，懺悔罪孽和虔敬神祇，這種種驅使基督教世界的人類去找尋更高的助力，藝術是特權地握在宗教界和修道僧的手中的。寺院熱烈地興盛起來。工作開始之前，先要懺悔和祈禱。每天夜裏要唱莊嚴的讚美詩。羅馬式建築的寺院本身就已經很莊嚴肅穆，像是教會的肅穆莊嚴性的反映。寺院的象

徵的意義在中世紀的文獻中已經解釋過了。寺院彷彿是世界的形象。寺院的基礎上放着一塊象徵寺院的石頭和其他十二塊表示教堂安息在基督和十二個使徒之上的石頭。牆是表示各民族的；牆有四垛，因爲它是容納四方八處來歸飯的人的。石頭有四角，因爲主要的美德有四種：智慧、力、節制和公正。把石頭磨光，這表示聖徒經過受苦之後的淨化。結合石頭的士敏土，那是表示愛；庭柱表示是使徒和教堂的神父；門表示基督，他在箴言中曾經這樣稱呼過自己。屋頂蓋着寺院，這表示愛蓋着全世界的罪孽的深淵等等。

哥德式寺院的建築對於教徒所引起的宗教情緒的影響還要深得多。

『走進古老的寺院的時候，』海涅 (H. Heine) 在他的『浪漫主義學派』中說：『我們現在勉強可以測度它這些石頭所象徵的神秘的意義。我們現在直接得到的印象不過是這一個大建築的總的容貌而已。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到靈魂向上和禁抑慾念的感覺。寺院的內部就是一個雕鑿着的十字架，所以我們是身在一架受難器具之中；紅綠色的光線穿過彩色的玻璃，流在我們身上，好像是一滴滴血和創口中流出來的膿；輓歌聲在我們四周傳開來；我們脚下是墳墓和腐爛，我們的靈魂痛苦地脫離那遺留在地上的肉體，好像是一襲沉重的衣服似的和寺院裏的龐大的庭柱一同上升。不過從外面看看這些哥德式的寺院，看看這些龐大的建築，是多麼輕盈、透澈、飄渺，彷彿是大理石的花邊你可以理解到當時的一切威力，那一個時候竟這樣善於征服石頭，竟能使石頭充當一種有了靈魂的幻影，甚至於這種最粗糙的材料也會成爲基督教唯靈論 (spiritualism) 的表現了。』

二 中世紀戲劇的本質

中世紀西歐戲劇創作中最發達和在文獻上描述得最多的形式是禮拜儀式以及從其中產生出來的各種戲劇樣式。因此常常會遇見這樣的定義，說

中世紀的戲劇完全是教會爲了自己宣傳基督教和象徵地表現羅馬教教義的目的而創造的工具。這種中世紀的(不是娛樂的)戲劇的概念,我們非但可以在古代文學中發現,而且在有些總結研究所得的最新的論文中,也可以遇見。

禮拜儀式,據施塔姆勒(Stammler)說,是從『努力把基督教救世真理完全複現於清晰的象徵裏和深印在信徒羣衆的心裏的傾向』(!)之中產生出來的。然而實際上,中世紀戲劇的發展要複雜得多。第一、禮拜儀式表演的歷史並沒有包括全部中世紀的戲劇產品。一方面,像第十世紀時漢德斯愛姆修道院的修道尼葛蘿絲薇姐摹倣特倫西而作的文藝劇(Le sedrama [閱讀劇]),像這樣獨特的現象就沒有包括在內。這種文藝劇是上層統治階級貴族僧侶爲了達到宣傳基督教的任務而同化羅馬喜劇的有趣例子。不錯,這種摹倣對於後來中世紀戲劇的發展沒有起過什麼直接的影響。另一方面,中世紀文學中的對話形式的進化和像阿拉城的駝子(Le Bossus d'Arras)的田園劇(pastoralis)『羅賓與瑪麗昂』(Jeu de Robin et Marion) [第十三世紀]之類的作品的出現,都可以證明,當時(中世紀)資產階級的綜合的詩歌創作的來源是『世俗的』,甚至於是『典雅的』。這種樣式的資產階級的詩歌,後來在各種禮拜儀式表演的發展方面也會經起過顯著的作用。最後,像獨白與對白的稗史小說(fabliau) (十三世紀時的“De clerico et puella”和“Le garçon et l'Ancelle”)『童子與盲人』,後來是形成嘉年華會娛樂(Festachtspiele)之戲劇化的第一步的,這一類作品的現象也指出:『異教的』滑稽表演(mimos)的遺產是和禮拜儀式的表演共同存在的,而且滑稽表演對於宗教劇之採用喜劇成分及其後來的發展等等,都有過重要的影響。不錯,這一型的戲劇作品不過在偶然見到和比較晚出的文獻中才有提到;然而缺乏記載,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爲滑稽表演是專門供給那些處在書寫文化的領域之外

的社會集團的。另一方面,這也是毋庸懷疑的,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教會也是顧到這些集團的『社會需要』的,而且由於禮拜儀式的表演之離開祭壇,移到教堂門口台階上,又由教堂門口台階上移到廣場上去的緣故,所以這種『需要』的意義也加強了。再則,中世紀各階級中——首先是整個僧侶階級——沒有一個階級是有社會集團經濟利益的緊密一致的共通性的:上層是封建領主——教會的公侯(例如魯杜斯·德·安特克里斯多是他們獨立的民族主義傾向的表現,下層却是中世紀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的基本部份之一,由這上下兩個階層所構成的階級的利害關係是分歧得很遠的;他們的分歧,由於封建主義社會的崩潰,城市的生長和商業資本的發達而增強起來了:城市僧侶階級的利益,比了游方僧

●見『實用德意志文學史辭典』(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1925/26)。

●阿拉城的駝子是十三世紀法蘭西北部的行吟詩人(trouvère),原名亞當·德·拉·亞爾(Adam de la Halle),爲法國諾曼第極北一州加萊海口(Pas de Calais)首府阿拉(Arras)城人。作有歌謠及舞曲甚多。『羅賓與瑪麗昂』是齣喜歌劇(opéra-comique),全部用韻文寫成,但雜有若干說白與歌唱的場面(音樂也是作者自己所譜)。初次上演於拿波里(Napoli),時間大概在1283年前後。本事詳本書本篇第六節。

●puy爲一種半宗教,半世俗(profane)非宗教的)的學會(academia),中古時代各大城市極多此類組織,常舉行半公開的戲劇演出,一如今日上流社會的俱樂部。

●中世紀時代布爾喬亞文學的基本樣式之一,大多是些幽默的短篇小說。

●底細不詳,待查。

●是1277年時在都爾納(Tournai)地方上演的一齣趣劇(farce),恐怕也是亞當·德·拉·亞爾所作。

侶 (vaganis ●)，更接近於城市商人的利益。在這一方面，可以引用下一事實來作證明：譬如，在中世紀時代，有一種爲了吸引朝聖香客而頌讚某一宗教中心地的『朝聖詩』，詩中崇揚聖徒的讚語常常會和頌揚城市本身、該城的道路、該城的富足的店舖與慇懃和氣的商人等等的讚語相結合在一起。這也並不可怪，因爲在禮拜儀式表演的發展中，可以找出第三階級 ●，尤其是城市部份第三階級的一天一天加強起來的利益和情緒的反映。這種發展是在第三階級開始利用宗教劇遺產作爲向教會鬥爭的工具而進行改革戰鬥的時候完成的。

三 宗教劇的起源及其演變

禮拜儀式表演的起源，無疑地是和那純粹爲了祭祀的目的而舉行的宗教儀式之戲劇化有關的。這裏有兩個要點是具有決定性的：第一，作爲表演的宗教儀式創用特種裝飾(聖誕節時的馬槽和復活節時的靈柩)，第二，在唱福音書經文時採用對話的形式(把歌詞分配於兩組唱詩班之間，或者分配於一個神父和一組唱詩班之間的對答讚美詩 [responsoria])，還有在第十世紀時產生的那種在重複同一樂曲時變換唱詞的轉意語 (tropos)。

把唱福音經文的表演轉移給參加儀式表演的人來担任——由僧侶在馬槽旁邊表演牧人或者在靈柩旁邊表演那些給基督塗聖油的女子和天使等等。比較簡單的禮拜儀式就在其中產生了。漸漸蛻變成宗教劇的禮拜儀式的樞思 (thematica) 之後的發展，第一是由於編纂那些最容易加以戲劇化的福音插話而達到的。例如，聖誕節儀式中，在牧人禮拜的插話裏添加產婆的出場(依據中世紀的傳統，這是聖母的童貞的證人)，添加撫育嬰孩的馬利亞和約瑟的談話以及東方博士們禮拜的插話(這本來是在一月六日基督受洗節表演的)，而在東方博士們禮拜的插話裏，又增添了希律王，屠殺嬰孩，象徵喪失嬰兒的母親們的拉結的哭泣和逃亡埃及等等的插話。

在復活節儀式中，爲基督塗聖油的女子和天使們的插話結合了使徒彼得和約翰奔向靈柩的插話，抹大拉的馬利亞 ● 的插話結合了彼拉多 ●、猶太人和兵丁們出場的插話，最後結合了下地獄的場面和十字架的戲劇化的情節。

戲劇化的福音事蹟中，後來又添上了聖經中的插話。聖經中的插話是教會傳統取材福音事蹟的場面的一種 *orlogos* (創世紀，撒旦的叛逆與人的墮落 ●)，此外，還添上了戲劇化的傳說資料，特別是關於魔鬼降臨的傳說。宗教劇在它和宗教儀式分離之後的發展的特點是：作風漸趨寫實主義，擴大喜劇和諷刺的成分及戲劇樣式的分化。表現出寫實主義作風的第一個特徵是逐漸擯棄祇有僧侶懂得的祭祀用的拉丁語而轉用民間的語言(第十二世紀上半葉時之在法蘭西，第十二世紀和第十三世紀之交時之在德意志)；祭祀用的語言祇限於唱詞中所用的宗教的讚美詩，劇中人物所說的一切話全用民間的語言；在保存下來的唱詞中可以找到各階段這種發展的反映——純粹拉丁語的、拉丁語的與民間語言的以及純粹民間語言的宗教劇。

還有，採用逐漸豐富的世俗的材料來構成宗教的題材，這也是寫實主義。

● 中世紀時游歷各地的僧侶和神學生，他們到處表演歌唱和滑稽戲，編著和傳佈政治諷刺劇和嘲笑宗教禮拜與甚至於福音 (evangel) 的歪詩，攻擊宗教的禁慾主義的道德和驅歌生的樂趣。

● 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分爲三個階級：(一)國王，(二)僧侶和貴族，(三)平民(內中又以布爾喬亞爲首)。

● 新約中一個歸正的妓女。

● 審判耶穌的官員，見新約。

● 指舊約中之先祖亞當與夏娃，因受撒旦誘惑，不遵守上帝吩咐，誤食蘋果而獲天譴的故事。

義作風的表現：十四世紀時法蘭西的神蹟劇(miracle)和十五世紀時德意志的『受難劇』(“Passion”)中，把當時世俗的市民生活忠實地全部搬上了舞台；例如，德意志的神秘劇(Mysterion)中，基督上十字架的場面是拷貝十五世紀公開執行死刑的一切細節的，古英吉利神秘劇中，聖·約瑟收拾行裝，預備出奔埃及的時候，一面對妻子囁哩咕嚕說話，一面當當心心心地收拾『自己的小工具』——這是精確的英吉利手藝工人的形象。

雖然教會禁止把福音事蹟中的主要人物描寫得太自由，但是其中有許多人物和插話還是帶着喜劇的成分。希律王和彼拉多，猶太人和兵丁，甚至於牧人、使徒（在『主的靈柩』旁邊追逐）和聖·約瑟（和聖母馬利亞相罵與囁咕）等等，尤其是魔鬼及其侍從，都是適於作喜劇的材料；在情節中加用特殊的喜劇插話，這也是很獨特的，而且這種情形很早就已經有了，例如，在聖誕節儀式中，牧人相打的場面（伍特基德的神秘劇中的馬克的場面），或者復活節儀式中為基督塗聖油的女子們向狡猾的商人購買聖油的場面（這是德意志神秘劇中所喜歡用的Krauzenszene〔買賣的場面〕）。隨着宗教劇的發展，用Fadlira（稗史小說）風格作成的這種場面所佔有的比重漸漸大起來，最後終於分離成獨立的喜劇。

假使像上面所說，第一批世俗戲劇的出現是和第三階級詩人的初度出現相一致的（柳特標夫的對話，亞當·德·拉·亞爾的那些“Jeux”『戲』），那末，中世紀戲劇樣式的後來的分化是和商業資本主義城市化開始繁盛相一致的。新興階級擷取和發展別人那種已經在死滅中的文化，這種情形差不多在文學創作的一切部門中都可以看到。譬如，宗教抒情詩之在當時的燦爛繁盛；城市市民，文化還是很低，他們和自己的直接的敵人——封建貴族——進行鬥爭的時候，是很願意求助於他們最懼怕的形式，就是那舊的，與騎士階級非常敵對的階級的文化形式——僧侶階級的文化形式。

四 中世紀戲劇的樣式

十五世紀時，大型宗教劇普遍地成為城市裏的同業組合、行會等等各種組織的財產。這些組織，有時候，像在巴黎一樣，是專為演出戲劇而成立的。當寺院逐漸衰敗零落之際，祇有這一類組織才能支持費用浩大的演出。因此，大型宗教劇完全全搬到城市裏的廣場上去演出，而且劇中的脚色也改由市民們表演了（祇有像基督、馬利亞等最敬重的脚色，或者比較多的祇是導演的脚色，還保留給僧侶担任）。這種轉變使戲劇本身在形式上具備了新的特點：舞台裝置與舞台機構之繁複化——這種傾向豪華的趨勢對於商業資本文化的繁榮是頗為典型的，這常常會令人想到像是巴洛哥(Barocco)藝術那種多到不可勝數的細小部份的堆砌，——最後還有是羣衆的利用；劇中人物的數目增加到數百之多，羣衆場面的採用使戲劇達到了聞所未聞的效果。寫實主義的作風也生長起來，構思(thematic)的一部份是帶有世俗性質的『奧爾良之圍』，1439年近頃，戲劇中的典雅風(courtois)的構思之通俗化是傑克·米萊的『特維伊城之毀滅』(1439年)。

（在法蘭西各富庶都市資產階級的綜合的詩歌樣式(duy時代的)之中，那具有鮮明的世俗色彩的小型宗教劇——神蹟劇——已經是建立在教會領域之外。後來，這種戲劇讓位給那和它同時產生的寓意說教的道德劇(moralite)。後者（同時還有傳統的聖經的構思）給世俗的構思開闢了廣大的前途。所謂世俗的構思就是實用的道德法度、行爲的準繩，有時甚至於是純粹世俗生活的場面以及容易成為政治諷刺和宗教鬥爭的工具的場面等等。（像在『責宴樂』中，非但是疾病，而且是藥石以至於『放血』

●十七—十八世紀時風行的一種建築與雕刻的風格，崇尚裝飾和豪華的形式，並且喜歡用光線明暗的強烈的對照。

和『灌腸』等等也都加以擬人化了)。

有些別的形式的世界劇，在這一時期也達到了完全的發展。這一部份是從宗教劇中的喜劇性的插戲 (interdium ①) 中分出來的，一部份是繼續那在文獻中很少得到證實而實際上却是存在的傳統的。這一類形式的世俗劇也最有寓意說教的性質 (參考上面說過的十八世紀的世俗劇——例如，我們在亞當·德·拉·亞爾的『蔭下之戲』(『Jeu de la Fenille ②』) 中可以看到 *sotie* (諷刺趣劇 ③) 的原型)。在法蘭西，*sotie* 是從宗教儀式轉到社會政治諷刺 (*satire*) 的一種諷刺樣式，而 *farce* (趣劇) 原來是從拉丁語 *farsa* 一字而來，是『填補』的意思，就是說，是嚴肅的正戲中的插戲。在趣劇中，第三階級第一次創作了他們自己的社會生活的喜劇。這種樣式一直繼續流行到第十七世紀，對於古典主義的文藝劇也起着影響。和這些樣式同時 (還有寓意的道德劇)，還形成了德意志的 *Pastnachtspiel* (嘉年華會娛樂)，這種文學的形成是在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時從包括漢斯·薩克斯在內的 *Meistersinger* (歌手 ④) 那裏獲得的。

中世紀嚴肅劇的發展的限度，決不像舊的文學史裏所描寫的那樣，說是由於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的開始而發生的。正相反，新教徒曾經爲了自己的目的而甚至於也利用過大型宗教劇 (像醫生雅各勃·魯夫 (Jakob Ruef) 的新教的德意志神秘劇，約翰·貝爾 (John Bale) 奉克朗威爾 (Cromwell) 之命而編著的新教的英吉利神秘劇)。那時候，寓意說教的小樣式成爲人們在爆發的鬥爭中愛用的工具。中世紀戲劇發展的限度之所以發生，那是由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攝取古代悲劇形式而加以加強於古典主義戲劇之中的緣故。神秘劇非但受到新教方面的禁止，而且也受到羅馬教方面的禁止，這種戲劇祇用作學校裏的教育工作，降落到富農階層中去，一直繼續存在到十九世紀時爲止。比較牢固的是小型的寓意說教的樣式，像上面已經指出過，這種戲劇對於人文主義 (humanism) 者的創作

也是起有影響的。

五 早期中世紀的宗教劇

和所有的藝術一樣，戲劇到了教會手中，就成爲一種宣傳的工具，給教會用來鞏固封建社會羅馬教制度的那種思想。正像置放在哥德式寺院的裏的數百尊雕像中所描繪的是『新舊約全書』中的故事，主題大多是人的

① 插在幕與幕之間的短戲，每與正戲無關。

② 亞當·德·拉·亞爾 (身世見前註) 的『蔭下之戲』一名『亞當之戲』(『Le Jeu d'Adam』)，作於1262年，爲真正喜劇之鼻祖 (當然以近代而論)。劇本形式甚多古怪，毫無聯繫性，僅將十八個人物隨意湊合。人物中包括作者自己、作者之父、阿拉 (Arras) 城中五個布爾喬亞、一個醫生、一個僧侶、一個瘋子、一位太太、一個小客店主人。劇本內容雖駁雜而不連貫，但無論從史的方面或者從文學方面，尤其是從戲劇方面着眼，可算是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甚多隱射當時人事之處，且有劇烈的抨擊，對象亦不限於阿拉城內之本地人士，即禁止僧侶與寡婦結婚之教皇亞歷山大四世 (Alexandre IV) 也在其內。所當注意者，本劇作風酷肖亞里斯多芬，語言之尖刻生辣與結構之漫無條理，亦均相似。上演情形，完全無考，但大致必在 *puv* (見前註) 演出。至於爲什麼有『蔭下之戲』稱，大概因爲演出時的佈景是在一綠蔭密佈的棚下，此棚乃特爲慶祝春天復臨而搭造者 (本註所引均見查理·海斯卜斯：『法國與英國之戲劇』[Charles Hastings: 'Le Théâtre Français et Anglais'])。

③ *Sotie* (亦作 *Sottie*) 是由所謂『傻子』(*soti*) 與『快樂孩子』(*enfants-sans-souci*) 扮演的諷刺趣劇。『傻子』與『快樂孩子』皆十五世紀時一種社團，『快樂孩子』團員大多如窮學生，窮藝術家。上演地點爲教堂或法院附近之廣場。表演時，演員上身穿黃，下身穿綠，頭上飾有小鈴及驢耳，手持笏杖，自命爲『瘋子』，其意以爲社會全以瘋子所組成。演戲時身上常有特殊裝飾，以標明代表人物之身份 (如教士、律師、商人等)。彼等所以能演出諷刺性極露骨之 *Sotie* 者，大半藉自命『瘋子』一點爲掩護，使羣衆不致過於認真，致有觸怒情事。此等組織至十六世紀末葉尙有存在。

④ 晚期中世紀時代，德意志各城市產生的歌手行會組織的會員。

墮落和贖罪，與此一樣，神祕劇也是當時宗教信仰的最深入的表现。歐洲的第一個舞台是教堂裏的祭壇和唱詩班，歐洲觀眾看到的第一次的戲劇表演是獻給聖經中最有戲劇性的插話的描寫的，表演的目的是想使禮拜儀式更具有說服的力量。第一批優伶是神父和唱詩班的童子；這些優伶所說的語言是祈禱的語言，是整個基督教歐洲通用的拉丁語。第一批觀眾是祈禱的人，第一所「觀眾席」(parterre)是教堂裏的樣子。

然而必需指出，除了那自然而然地從教會禮拜儀式中發展出來的戲劇之外，同時還有着和宗教儀式沒有關係的世俗表演。

這些表演是承繼古羅馬的異教的表演的。古羅馬的優伶(histrionis)，在中世紀時代，繼續居住在歐洲各鄉村和城市裏，並且在居民之間表演，不過他們移植到中世紀的鄉村和城市裏來的藝術有了一種特點，它和古時歐洲各民族之間流行至廣的面部表情(mimicos)的藝術相溶合了。

我們關於histrionis和jongleur(流浪歌手)的這種民間表演藝術的材料很少，在這種藝術中佔着主要地位的是趣劇，諷刺劇(satire)，對於當地生活習俗的諷嘲的批評。教會在禮拜儀式裏加進戲劇成分和創造宗教劇之際，在這裏看見了同histrionis進行鬥爭的一種工具，因為histrionis的表演非常自由，它是和教會的理想對立的。宗教劇在它建立的過程中慢慢兒把這種表演排擠出去，但是這種職業優伶的戲劇藝術還是繼續存在了好多時候，尤其是在謝肉祭(carnival)節日娛樂時發展得特別厲害。後來這種藝術甚至於對於宗教劇也起了影響。在紐倫堡(Nürnberg)，我們在十六世紀時就已經可以找到這一類的表演，而且還有那與此有關的著名的鞋匠兼劇作家漢斯·薩克斯的創作。教會在這裏也表現出了它在政治上的聰明。它也兼顧到那些從各城市村鎮聚集權來觀看職業的滑稽表演的廣大羣衆的口味，所以當教會和滑稽表演進行鬥爭時，非但以宗教儀式的動作去抗爭，而且在宗教劇中加進histrionis的這種面部表情

的成分。

由於宗教戲劇走出教堂的領域，變成那在廣場上表演的神祕劇而斷絕了宗教禮拜儀式的關係。而且像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宗教的題材中插入丑角，插科打諢和俗生活的場面，因此由於這種原因，histrionis們自己也開始參加在神祕劇裏表演，而且影響着主持這種演出的業餘優伶。

在歐洲戲劇發展的基本過程之外，還有一種現象也可以提一提，就是第十世紀時漢德愛姆修道院的青年修道尼葛蘿絲薇妲所寫的那些劇本。這些劇本是摹倣羅馬喜劇家特倫西(Terence)的。劇本的主題是童貞的頌讚。劇中的女主人公是迷失了真理之路而少女、在虔敬的修道僧佈道的影響之下回返到上帝那兒去的，或者是把自己的童貞獻給馬利亞的少女，殉教的女基督徒等等。葛蘿絲薇妲的目的，正像她自己在序言中所說，是想「以描寫純潔的少女的故事來代替那描寫異教婦女的荒淫的故事」。葛蘿絲薇妲自己所建立的課題雖然這末虔敬，但是她的劇本和中世紀宗教劇發展的基本路線不大調和。這些劇本是公然採用羅馬喜劇的形式；我們甚至於可以墮入懷疑之境：那「墮落」的少女的光明和懺悔是什麼地方發生的。所以，整個說來，葛蘿絲薇妲的那些劇本是利用羅馬喜劇傳統來作新的內容之用的耐人尋味的事例。

異教的文學傳統(葛蘿絲薇妲及其劇本)和滑稽表演的戲劇也不是確定中世紀戲劇發展的基本路線的形式。中世紀戲劇發展的基本路線的泉源是宗教禮拜儀式，它的社會的根源是羅馬教的利益。

我們且來看看最早時期中世紀戲劇建立的情形。

戲劇性的成分就在禮拜儀式之中。在紀元後第二世紀時，教徒們已經聚集在教堂裏，分成兩部唱詩班，輪唱各自的宗教歌曲。大家知道，希臘戲劇是從祭祀狄奧尼索的這種輪唱的讚美詩中產生的。這裏和早期的希臘戲劇一樣，作為內容的是宗教的神話，基督一生中的某一件事蹟，特

別是描寫他的死和復活的故事。從這些輪唱的讚美詩，教會逐漸逐漸轉而採用比較複雜的戲劇成分。第一種成分是佈景道具。把祭壇當作棺材，在描寫基督降生時出現了馬槽，福音經文也擴大了，加進了補充的插話；最後，最重要的改革是由史詩的敘述形式轉變到由祭司自己來表演這些福音經文，就是說，轉變到基督、大使等等的人物來描寫這些經文（情節的戲劇化）。

我們必需轉到遠一些的時代去看看。那時候基督教團體在傍晚時分已經聚集在光線黯淡的教堂裏，一直要在那裏祈禱到半夜。突然在鐘聲之下，祭壇上打開聖門，神父揮動着香爐，走過教堂，抵達門口。香煙在教徒們的頭頂上繚繞，象徵着在水面上運行的主的靈的形象。助祭師手持點着的蠟燭，講起『創世紀』的第一幕，這時上帝說：『就有了光明。』教徒們唱第一〇四首讚美詩(Psalms)。神父們回到聖籠(holy of holies)裏去，於是象徵人的墮落和被逐出天堂的門戶關閉。唱詩班現在唱訴說自己罪孽的讚美詩和祈求主的援助，因為主是慈愛而願意救人的，他會准許赦免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的。這時候主的聖門又開了，有一個神父走出來安慰教徒們，預言地報告未來的救世主的出現。於是第一部份的儀式以禱祈和祝福結束。隨着輓歌和懺悔，隨着『主啊，饒救我』的歌聲，儀式又開始進行，一直要到最早的陽光出來報告白天到來和神父在聖堂中開始作天使的祝福：『頌讚天上的父』。這是慶祝基督降生的。主教穿着樸素的法衣走出來，以之象徵基督樸素地在地上出現的那種樸實無華的現象。其他的僧侶伴着那主教，摹擬基督的門徒，這時主教象徵基督在以色列人中間行進。於是後面部份的禮拜儀式就這樣進行下去。

除了聖誕禮拜儀式之外，我們在有關別的宗教節日的禮拜儀式中也可以找到戲劇性的成分。

然而，最富有戲劇性的大概是復活節的禮拜儀式了。復活節日紀念儀

式所根據的傳說本來就已經有着可貴的戲劇性的題材。也許，因此可以說明。流傳下來的最早的手稿就是關於復活節禮拜儀式的。

這是九世紀時流傳下來的手稿。但是我們這裏已經有了真正的戲劇性的場面。在聖誕節儀式之外，復活節儀式也是宗教劇中最流行的形式。

這裏，起初先是描寫基督死難、受苦和復活等等的事蹟，那是簡單而接近福音經文的，後來漸漸複雜起來，教堂裏設置了高起的所在，出現了靈柩，而且神父們用對話的形式描述禮拜儀式的內容了。尤其是這一個復活場面：兩個神父穿着表示東方婦女服裝的披衣，代表兩個馬利亞，他們走近那裝置成類似墳墓的旁邊的副祭壇。那邊出現一個年輕的神父，穿着白衣，表示是天使，頭四周發着金光，他唱道：

『天使：你們在靈柩裏找什麼，你們這些基督的崇拜者？』

『婦女們：找那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穌，啊，天使！』

『天使：他不在這裏，他復活了，像他預言過的那樣。你們去報信，說他從靈柩中起來了。』

『婦女們：讓那些猶太人去說吧；怎麼那些看守靈柩的兵丁把主放走了，為什麼他們不把石頭看守得當心些。讓他們或者把身體交給我們，或者就和我們一同崇拜那復活的主，高唱哈里路亞吧。』

那兩個婦女一面誦念這些詞句，一面回到祭壇旁，祭壇旁另外有幾個神父站着，表示是基督的門徒。那兩個婦女對他們說：

『我們悲傷地到靈柩前去，在那邊看見了主的使者，他對我們說，耶

去。

●本來是耶路撒冷猶太神殿中最內隱的部份，內藏經櫃，祇有祭師長才能進去。

●希伯萊的先知。見舊約。

蘇復活了。」

在這以後，神父們和唱詩班就唱讚美詩。

到十世紀與十一世紀之間，教會禮拜儀式中的戲劇性成分漸漸成爲儀式的重要部份。無論是在復活節儀式中或者是在聖誕節儀式中，都加進了一切新的插話。譬如說，有一種聖誕節儀式的稿本使我們轉移到那預言基督降臨的但以理·和阿朗·的時代去。在和那否認童貞女有懷孕可能的神學者爭辯一番之後，天使出現了，他告訴馬利亞，說她受孕了。這一場戲中有一段註，馬利亞躺在自己的牀上生孩子。約瑟穿着適當的服裝，留着長鬍鬚，坐在她旁邊。生孩子時，出現一顆星，唱詩班唱對唱曲(antiphone)：『今天基督降生了！』跟着是博士們的言詞，然後是希律王命令屠殺以色列的男孩。兵丁們殺戮男孩，母親們以誦念簡短的四行詩來哭自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論官僚制度	評『下關事件』	海鶴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	怎樣消除內戰	海明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	法意選舉之意義	陳人白
數以萬萬計之贏利		劉少嚴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		喬治·沙爾
利潤與工資		曉山譯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謝山譯
再論老子與孔子		蔡尚思
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		少棠譯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李季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		陳振維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完)		唐虞世
求真(詩)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		朱維基譯
編輯餘談		羅維熙
		李毓者

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戰後一年	論昆明李聞被刺事件	海鶴
印度問題之真相	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	海明
*『密勒氏評論報』一封讀者的信(M.A.李)	菲律賓獨立之透視	康君
意大利之現狀		康君
意大與小		劉少嚴
答蔡尚思評我的老莊看法		康君
再評李季的老莊建說(中國虛無主義史略)		李季
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蔡尚思
敘述第一國際成立經過的一個文獻		碧雲
論古典主義戲劇		唐虞世
小甲長的舊夢(小說)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四)		謝少翁
印度二月暴動之回憶(特約通訊)		李毓者
崇明之行(地方通訊)		唐文德
讀者意見		程元宇
讀者答覆		編者

己的孩子。再後來，希律王食盡蟲豸，因此他的靈魂給魔鬼勾去。屠殺男孩和希律王死去的細節自然是在『幕後』表演的。以後的事蹟是：馬利亞帶了嬰孩乘驢至埃及去，耶穌在寺院裏出現時偶像的毀滅，最後，詛咒猶太人和預言耶路撒冷的毀滅。

這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聖經故事的戲劇性的結構這末複雜，戲劇的各種不同的表現方法被利用得這末廣泛，這種表現方法的目的是在於想促進形象的創造和使這種禮拜儀式表演的思想得到最清晰的表現，因此在後來漸漸的運動中，原有的戲劇性成分和宗教儀式的分離成爲無法避免的事了。

●希伯萊的先知。見舊約。
●見舊約。

大 塌 樓

巴爾扎克作
謝均譯

——俄轄斯·比昂頌所講的一個故事——

La Grande Breteche 一八三二年初次發表於『人間喜劇』內『風俗研究』欄下『私生活場景』部分的『議會』總題之下；同題內收有『信使』(Le Message)一篇。不久，『大塌樓』重印，並附以『女性又一研究的結果』的副標題。

本篇大致根據一九〇三年，倫敦 G. P. Putnam's Sons 公司出版的 Little French Masterpieces Series 裏 Honoré de Balzac 卷，是 George Burnham Ives 的英譯文。也參看了紐約 The Modern Library 的 Short Stories by H. Balzac 的譯本。文內各註是譯者擅自加上的，錯誤之處當然歸譯者負責。——譯者。

約摸離方墩一百碼，在盧瓦河畔，聳立着一幢古老陰森的房屋，架着高屋頂，孤零零的，附近連我們在幾乎每個小城市的郊外都看得見的，一個臭硝皮場或者小客棧都沒有。屋前是一個下臨河道的小園，園裏路旁的黃楊，一度修剪得整整齊齊，現在却任意亂長着。幾株盧瓦流域產的柳樹，飛快地長得跟圍住花園的樹木一樣，半掩了房屋。我們叫做野草的那種植物，怒生恣發，裝點了河岸的斜坡。果樹十年沒人經營，也不結果子了；枝條繁密，形成一堆矮林。繞欄樹就彷彿虹橋。作成的籬垣。原先鋪了沙的小徑，却蔓衍着馬齒莧；可是，說實話，連可見的路迹都沒有呢。從方墩公爵爺殘堡所在的山頭，那眼睛能從而眺覽這禁苑的唯一地點，你會暗自說，不知幾時，這小小一角曾經是幾位紳士的樂園，他們愛好玫瑰，愛好鬱金香，簡而言之是愛好園圃，尤其是佳美的果木。你探望一下那座涼亭，或者說涼亭的殘餘罷，那下面仍然立着一張桌子，還沒有完全給時光剝蝕掉呢。看到這不成樣子的花園，你可以推想出當年這兒的人生活中恬淡的樂趣，正如讀了富商的墓誌銘便推想得出他的生前一般。來補充這使人納罕也使人好奇的思索的，還有牆上一面日規，刻着這句基督教的箴言·ULTIMAM COGITA。屋

頂很坍，百葉窗總是拉上的，眺臺上架起了燕子底窠，門都是絕不開的。高的野草用綠線記出臺階的縫罅；鐵作物都覆着銹。太陽、月亮、冬天、夏天、雪，已經腐爛了木頭，扭曲了木板，剝落了油漆。

統治了那裡的死一般的靜只給雀鳥、貓、貂、大老鼠和小老鼠奔跑，打仗，率性地你吞我咬你而攪擾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各處寫下了這個字『神秘』。倘為好奇所驅，你想觀光路旁的房屋，你會看到一面巍然的大門，拱的頂，門上已給四近的孩子錐了無數洞眼。後來我纔知道，那門十年前就封了。通過這些零亂的孔隙，你可以賞味到花園正面和院子正面二者的諧和無間。同樣的一盤蕪雜把這兩邊都統治得服服貼貼。野草叢叢，夾着石鋪的路。大條的裂縫劈劃了牆壁，污黑了的牆頭纏繞着數不清的籐鬚。台階開折了，鐘繩爛了，水溝斷了。『什麼天降之火經過了這條路？什麼法庭下令把鹽撒到這家？』難道上帝在這兒受過不敬？難道法蘭西給出賣，亡過？『這

● hornbeam 一種樹，皮色灰而光滑，木堅。

● 拉丁文：『想想你底最後』。基督教以為人要受上帝的『末日審判。』

樣的都是你會自問的話。蟲豸爬到這兒爬到那兒，腔都不答。那幢空虛蕭條的房屋是一個無底的謎，答案沒人知道。

它起先是一所小小的封分的房宅，後來得了『大壩樓』的名稱。當選司普南囑我到方墩去診一個富家病人，而我在那裏流連的時候，賞望那所奇特建築底外觀成了我最有興味的樂事。它豈不只是一片廢墟麼？可是有些真實得不容否認的紀念物往往是與一片廢墟連在一起的；何況那幢住宅還豎立在那裏，雖然被一隻復讎的手在逐漸毀滅，却還蘊蓄着一個秘密，一個人所不知的故事；至少，它還透着令人莫測高深的樣子。不止一次，在黃昏時，我在籬樹一帶徘徊，那些樹圍護着那座禁苑，現在也荒蕪了，失了照管。我不顧皮肉的擦傷，把脚步闖進了那個無主的花園，那個既非公享也非私有的房子；我全部的光陰都滯留在那裏，靜看它底雜亂。我那時還不知道其中的故事，這故事大概只消我方向方墩閒談的人們問一句，便會毫不困難地解釋了那奇特的景象的。在那兒隨便走走，一面想像着宛轉曲折的事蹟，我便任自己沉醉於這一點憂鬱的快感裏了。

如果我明白了這荒涼的因由，恐怕我早已享受不了心中的詩意。在我看來，那地方象徵着在不幸的籠罩之下最畸形最變態的人生；有時它透出修道院的氣氛，但沒有修道士；有時却如墳園一般冷清，而沒有鬼魂低吟他們底碑文；現在彷彿是一座瘋病院^①；將來呢，就屬於『命運』了；但它畢竟是當地地方的象徵，回想着它的過去，度着它滴漏^②似的餘年。我在那兒從不會笑過，倒是每每流下淚來。不止一次，一聽見鴿羣在上飛時翅子輕微的沙沙聲，我便感到一陣不自禁的恐懼。地下潮濕；你得提防蜚蜴、蛇、以及蟾蜍，它們享受着大自然的自由，在那裏遨遊；此外，你千萬怕冷不得，因為過了幾秒鐘，你會覺得有一件冰的外套披上了肩頭，好像騎士長官底手放在唐璜^③頸上一樣。一天傍晚，我在那兒冷得都發抖了；一隻生鏽的老風標給風扭歪了，嘯叫着，彷彿房屋在呻吟，那時候，我纔把那悲劇的情節構思

成體，我想借那悲劇來解釋解釋這一片淒涼的由來。我回到旅店，就捲入沈悶的思潮裏了。我用完晚餐後，女店主帶着神秘的神色進房來向我說：

『雷璫先生來了，先生。』

『雷璫是誰呀？』

『哦！您不知道雷璫先生？那可怪了！』她說着就離開了房間。

突然我看見一個高長纖細的人，黑衣，手裏拿一頂帽子，好像一頭準備進攻敵人的牡羊似地衝進房來，露着淺塌的額，小而尖的頭，一張黃臉，說它像一杯泥湯也無不可。你會當他是給那家老爺看門的呢。他穿了一件舊上衣，衣縫都綻線了；但是他在襯衫的皺領上還綴了一顆鑽石，耳上也戴了金環。

『我有榮幸和你說話麼，先生？』我問他。

他取了椅子，坐在爐前，把帽子擱在桌上，一面回答，一面搓手：

『阿！天很冷！我就是雷璫，先生。』

我彎彎腰，暗自道：

『Ti Bordoani^④！瞧他怎樣！』

『我是方墩的公證人，』他繼續說。

① 西方傳說，要捉鳥，撒鹽在鳥尾上，便可以捉住；引伸開去，受撒鹽者即待捕的嫌疑犯。這裏問：『什麼法庭以為這家有犯法之嫌，把它封了？』

② 瘋病院，是一般人不去的。

③ 滴漏 (Hour-glass) 是一種古時計，用兩隻漏斗形的玻璃器做成，兩個斗口一在頂一在底，斗尖兩相啣接。注沙或水或水銀於上一斗，使之經過啣接處的小孔，落入下一斗。通常一小時滴完。此處借喻短暫。

④ 唐璜 (Don Juan) 是傳說的中古世紀西班牙風流人物。拜命在十九世紀寫過唐璜的長詩；莫札特在十八世紀譜過唐璜的歌劇，同時代的 F. V. E. Delacroix 也作過他的畫。

● 拉丁文中 canis 指狗，恐這是罵人的話。誌此存疑。

『我很高興聽說，先生，』我大聲說，『不過我現在還不想立遺囑，這道理我自己知道，無須說明的。』

『聽我說一句，』他接着說，舉手彷彿要強我緘口。『請你原諒，先生，請你原諒！我聽說你有時到大塌樓的花園散步。』

『是的，先生！』

『聽我說一句，』他說，重複他底手勢；『那種行為造成了一種直截的侵犯。先生，我以纔過世的墨塚伯爵夫人底名義和遺囑執行人的資格，來請你以後別再去。再聽我說一句！我不是土耳其人，我不想硬派你什麼罪名。至於這家方墩最華麗的公館，我只好任它破落，變成廢墟的緣故，你不知道倒很好。總之，先生，你看來是有知識的人，一定知道封了的房子，法律用重懲禁止人進去的罷。一道籬樹意思是跟一圈圍牆一樣的。當然囉，這種房子現在那模樣也無怪你好奇。我私人倒情願隨你在房子裏走走；可是，因為執行夫人底遺囑是我底責任，我便有榮幸，先生，請你別再進花園。自從開始執行遺囑，先生，連我自己都沒有把腳踏進過房子呢，如果我有告知你的榮幸的話，它是墨塚夫人底一部份產業。我們只點報門窗有多少，以便確定我每年從過世的伯爵夫人特撥款中提出來繳稅的錢數。啊！她底遺囑引起方墩城裏不少的談論呢，先生。』

說到這兒，他頓住揉一揉鼻子，這個妙人。我不阻止他底饒舌，因為我明知墨塚夫人遺產的管理是關係他生活——他名譽、他榮耀、他死後超生的大事。從今以後，我只好向我美妙的幻想，向我想像的故事情節道別了；但我也未嘗不樂於恭聽官方的史實。

『先生，』我問他，『向你請教這之中奇特的故事會嫌冒昧麼？』

一聽到這問話，公證人臉上掠過一種表情，露出愛蕩木馬的人跳上木馬似的那一股興致。他很自足的樣子，提一提衣領，掏出鼻烟匣，打開來遞給我，待我謝却了，便給自己挑了一大撮。他很快活；沒有找到蕩木馬的人，

就想也想不到這種生活上可以得到的樂趣。那時候我纔算懂透徹了史賓恩^①該諧的筆法，而且也充分體味到托璧叔叔給垂姆扶着，跨上駿馬時的開心了。

『先生！』雷瑞先生說，『我本來是巴黎羅根律師事務所的一等文書。一個很紅的事務所哇，你也許聽說過罷？沒有？唉，後來它不幸破產了，鬧得名聲很糟。因為一八一六年巴黎各家事務所漲價，我的錢不够承買，我就到這兒來，從原主把我那個事務所頂下了。我還有親戚在方墩，其中有位很富裕的姑母，把她女兒嫁了給我。先生！』他稍歇一下又接下去道，『在掌印處發許律師執照後三個月，一天晚上，我正要去睡（那時我還沒有娶親）墨塚伯爵夫人打發人來請我了，我就趕到她在墨塚的爵堡去。她底使女，如今在這旅店做事的一位好姑娘，同着夫人底馬車在我們口等。可是，聽我說一句！我得告訴你，先生，墨塚伯爵夫人已在巴黎過世了，在我來這兒前兩個月。他在那兒死得真慘，拼命的玩，糟塌自己。你明白嗎？——他死那天，伯爵夫人已經離開了大塌樓，把屋子騰了一空。的確，有人還咬定說，她把桌椅檯櫃，簾子幔子統燒了，現在還在屋裏的動產都租出去，爲的是——我剛剛說到哪兒？對不起，我想我正說到出租罷。——別的那些她就燒了，』他繼續說，『在墨塚的空地上。你到過墨塚嗎，先生？沒有？』他說，自問自答的。『喝！那是個逗人愛的地方！大概有三個月之久，』他微微搖一下頭便講下去，『爵爺夫妻兩都過着挺怪的生活——』

『他們不招待客人；夫人住樓下，大人住樓上。要是夫人一個人在家，她總不出門，除非到教堂。後來連來看她的朋友，在她家裏，在爵堡裏，她都不肯接見。她離大塌樓上墨塚去，已經完全變了。這位親愛的太太——我

① 歐洲人提到土耳其人，便想到一種蠻不講理的人。

② 史賓恩 (I. Sterne) 是十八世紀英國的該諧作家。代表作是『垂斯申姆狄向』 (Tristram Shandy)、托璧叔叔和垂姆是其中兩個主角。

說「親愛的，」因為這顆鑽石是她那兒來的；其實我只見過她一面——這位好奶奶，那時候可病得很沉了；她一定是對她健康絕望了，因為她到死也不請醫生；這兒好些娘兒們還以為她自己糊塗呢。我一聽說墨城夫人竟要我效勞，先生，我就好奇心大發了。其實也不只我一個對這事起勁，就那晚上，雖然夜很深了，我上墨城滿城都知道哩。在路上我跟使女問話，她答得有點含糊；她告訴我，到底嘛，太太在日裏還是讓墨城的副牧師行了聖禮了，恐怕她撐不過夜。

『我到達爵堡大概十一點鐘；我上了當中的樓梯，穿過各樣高的黑洞洞的，陰冷得地獄似的大屋子之後，我到了伯爵夫人所在的富麗的寢室。因為聽了人家講這太太的閒話——先生，要是把人家說她的事兒統背出來，簡直沒有完的——我把她當作一個風流女人呢。可是，你若不嫌煩，我到睡在大床上的她可真不容易。哪，老式的四壁嵌護板的大寢室，裏面樣樣東西都蒙着灰塵，一望就要打噴嚏，在那裏面，她只有一盞那種舊式的阿更燈。唉，可惜你沒有到過墨城。哎呀，先生，床是那種早先的床，花料子的頂蓋。一張小小的夜用桌立在床頭，我還看見桌上有一尊耶穌·基督的像，這像我後來連燈一起，給賤內買下了。還有一張給個人坐坐的寬榻，兩把椅子。爐裏沒有一點火光。這些就是所有的家具了。在財產清單上簡直估不到十行。』

『哪！親愛的先生，要是你跟我一樣，看見那間大屋子，掛着黑黢黢的幕，你會以為入小說裏的境界呢。地方冰冷；並且還加上，絕對的陰沉，』他添說着，做作地舉臂，停了一下。『努力找，又走擺床去，我纔發現墨城夫人，虧得燈，它的光照在枕上。她臉黃得像蠟，兩隻合着的手也一樣。她戴一頂花邊的帽子，襯出細軟的頭髮，已經雪白。她正在撐着坐起來，好像費了極大的力纔保持住那種坐的姿式。她底大黑眼，無疑是給發燒燒得呆呆的了，差不多一點光采都沒有，艱難地在眉骨下打轉兒——這些，』他說，指着他眼之上的弧形。——『她眉毛濕漉漉的。手沒有肉，像糊了皮的

骨頭；血管和肌肉統看得見。她從前一定很美；但那時候，一望她那形相，我就起了一股說不出的感覺。據給她裝斂的人說，從沒有人虛到這一步不死的。說簡括些，她樣子真可怕；這位太太給病魔磨得像鬼了。嘴唇青白，當她跟我講話時，好像動都不動。雖然我為職業所迫，有時到瀕死的人枕旁，記下他們臨終的遺言，因此我對這種光景很熟悉，可是我得承認，我從前所見的那些死了希望滿面流淚的人家，倘若拿去跟那深堡裏孤獨沈默的太太一比，那就算不得什麼了。

『我一點聲音都聽不見，病人呼吸時被的起伏我也覺不出；我靜靜站着，望着昏睡中的她。我彷彿現在便在那兒似的。終於她底大眼睛動了，她擡一擡右手，又落回床上，而這些話便氣一般從她嘴裏出來了，因為她已經說不成聲：『我等得你等得不耐啦。』——她兩頰陡然一紅。她說話很喫力的，先生。——』夫人，』我說。她搖手教我別說。那時老保姆起身，附我耳上輕輕說：『別講話呀？伯爵夫人一點聲音都受不住，你說話要刺戟她的。』』

——我便坐下。過了片響，墨城夫人拚了全身的餘力，費了莫大的困難，挪了右臂，插到長枕下；只停了一瞬；於是再費一次最後的力，縮出手來，待她末了拿出一個密封的紙卷時，汗珠已紛紛墜下眉毛了。——『我把遺囑交到你的手裏了，』她說。『呵，我底上帝！呵！』——只有這幾句話。她抓住放在床上的一個十字架，疾忙送到嘴唇上便死了。她兩眼望着的神氣教我現在都心寒，只要我一想起。她一定受過大痛苦！她最後一瞥之間，有一絲歡喜的閃光，一種情意，留在不動的眼裏。

【下期續完】

●阿更 (Aime Argand)，十八世紀瑞士化學家，發明一種煤氣燈。

徵求各地通訊

關於各地人民生活情形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態，本誌亟盼各地讀者忠實報告與確實暴露。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社編輯部。

青島剪影（地方通信）

志青

碧綠的海水映帶着粉紅的五樓、和叢茂的林木；幽靜地。誠然，青島是太美麗了。但是這只不過是她的外貌。

五、六月間青島的局面曾一度空前緊張，那時共軍已逼近市郊十餘里，大有進佔久據之勢，自五十四軍開到後，這種形勢已經改變，現在早沒有人覺得不安了。

北平路口和天津路口相連接的地方有座小石橋，石橋的北端便是國民飯店，自早至晚擠滿了人們和貨物，這便是所謂美貨市場。石橋的東南端也有一羣人來來往往，熱鬧一團，那便是有名的美鈔市場。這兩個市場連接在一起，是互有關係的。美貨市場上各種貨物應有盡有，小到保險刀片，大到衣服被褥，無所不備。食物罐頭多是排地攤，也有一部份輕小的物品排高攤，其餘的東西都是拿着叫賣。這些物品自然大多數軍用品，各式各樣，新的舊的，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誰說是中國人偷的？恐怕沒有這樣大的胆量。有時美國憲兵開吉普車來了，他們便一哄而散。聽說捉着了，東西是要沒收的。但美國憲兵也似永遠在和他們開玩笑，只是停下車來望了一望，笑了一笑，便又長揚而去了。又聽內行的人說，如熱門路的話，還可以搭上路頭來買價廉物美的美軍大卡車，不過自然不是在這裏交貨了。

美鈔在青島相當的通行；酒吧舞廳用美鈔，一般的

的商店甚至街頭的小攤子也美鈔；高尙些的店子起碼是把貨物美鈔的價格標出來。舞廳裏汽水每樽美鈔兩角，舞票每張美鈔兩角，舞女坐檯子每小時美鈔兩元

等等，都是以美鈔來做標準的，如要付國幣的話，就要以時值來折合計算了。啊！真不知道我們已到了美國還是尚在中國呢？至於美鈔市場上，那一羣人，穿穿插插，熙熙攘攘，忙的不了，也不過是看漲望落投機取利。

近日因有什麼風聲，又已日日看漲，突破四千大關了。

綠色的海水，浪平如鏡。港內大小船艦，觸目千里；但沒有幾隻掛青天白日旗子的。碼頭上來來往往的苦力也很多，但更多的還是美國水兵，膠濟路原來設備是不錯的。但也早已不能完全通車了。現在青島客車只通到藍村，又因「八路」時常「扒路」（這裏的老百姓統稱共軍為「八路」），誤點是常有的事情。大治河的鐵橋前被共軍完全破壞，還要相當的時間才可以修理完成，所以膠濟路的通車仍是遙遙無期。現在鐵路既不通，淄川、博山的煤都運不過來，青島的煤炭已成嚴重問題了。現因美國火油便宜，許多小家庭廚房裏都已改用汽爐燃火油了。但冬天來了又怎麼辦呢？

住在青島本是最美妙的，但房屋的缺乏却令人苦惱

這裏租房子雖要不了上海那樣多的金條，但仍然是要「手頭」的；而且你如沒有相當的面子就是有錢也休想

租房子。旅店上等的每天租金約萬元，普通的連什麼「加被」「加二」等每天租金總在四五千元以上。但是一樣的，都客滿了。有幾家比較易找到房間的，但却早成爲變相的「平康里」了（青島的妓院都集中在平康里），只要你肯付二萬元的夜度資，姑娘是可以隨喚隨到的。

青島的舞廳從前曾極盛一時，但現在都已關門，只剩四家了。舞客自然多是美國水兵，中國海軍官員也常涉足，公務員和陸軍是禁止進去的。舞女以土產爲多，上海舞女早在兩個月以前舞廳奉令關門時大都送回上海去了。他們盡情的在異國戰友的面前賣弄風騷，也不過爲了幾個錢，至於是苦是樂，只有她們自己知道了。從前她們還可以勾搭「盟友」們在街上走走，多弄些美鈔，據說現在是禁止了。此外她們還有一種副業，那便是變相的「平康里」的伴眼娘。

這裏也有幾家日用品平售店，聽說是依戶口憑券平價配售日用品的。但說也奇怪，店裏擠滿了人買東西，門口附近却擠滿了人賣東西。店內有的，外面也有，雖然價錢不免要貴一點，但比普通店內的還是便宜，擠不進去的人，便在門口買一二樣算了，畢竟都是「平售」。汽車曾在街上惹過好幾次禍，現在行車時速已減限爲十三哩了。但時常還是有許多汽車疾馳而過，也沒有人去過問。最奇怪的是許多重要的十字路口，連個指揮車輛通過的警察也沒有。

自蒙古路到滄口，一路上烟囪林立，紅色的房屋都是工廠。有酒精廠、捲烟廠、機器廠……等。但最多的

還是紡織廠。而且大多數都集中在四方和滄口附近。滄口北端樓山旁邊的一所不知什麼工廠，那十二枝烟囪都沒有烟。據說是因共軍前些時常來擾亂破壞，便停工了。大概現在機器不壞也銹了。要重開工恐非容易。紡織廠統由中紡公司經營，辦理尙好，工人多屬女工，生活較之鄉村的農人爲佳。勞資糾紛尙少，產量頗大，前途似乎甚有希望。不過縱然紡織廠出的布多，一般窮人還是衣著襤褸啊！

女姑口、仙家寨、流亭、城陽這些市郊的大鄉鎮，現在還是在半戰時狀態中，十步一堡，五步一壘，少數的國軍在那裏佈哨警戒。城陽『八路』會到過，但不久就退了。更北的南泉和藍村已經很靠近前線了，那裏共軍時常來襲擊國軍。共軍的進攻，國軍的反攻，苦的只是老百姓，許多人平白死了，房屋破壞了，農作品也遭了殃。前些時『八路』退時連西瓜也撤下了什麼，沒有

人敢吃，田野裏埋了地雷，老百姓炸死的不知多少。我曾實地考問了許多前線和後方的老百姓，究竟『八路』怎麼樣？他們不論貧的富的，都說吃不消。他們說，最初還不會對他們有什麼不利，而且窮的尙可以得到一份田地和『貧糧』；但日子長久了，抽壯丁、納公糧都不算，尙稍不留意還要禍從天來，慘被殺害。據說萊陽老百姓從前因不滿游擊隊的無紀律，就引『八路』來趕走游擊隊，誰知『八路』比游擊隊還要難挨，現在他們都很懊悔，其實戰爭大家都不需要了，但却偏偏要有戰爭。

農人收了高粱、小米，又要收黃豆、紅薯了。紅薯山東人叫做『地瓜』，這便是他們主要的糧食，晒乾的紅薯片叫做『地瓜干』，可以保存到明年。多少窮苦人家終年是吃『地瓜干』過活，一天我在城陽的一個中等戶家裏『拉括』談天山東人叫做『拉括』看見他們吃飯，也

其餘的大小男女都得『啃』地瓜干，他們說，所有的糧食『八路』來時都給抬去了，現在不『啃』地瓜干『啃』什麼？

勞山是青島的風景區，但殘破的鄉村生活和優美的景色很不調和，崆峒灣的水雖有名，可惜也沒有幾個人是有閒情逸趣去欣賞的。

地方的區鎮鄉老爺好的固有，但多數都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抽稅派捐公平不公平不算數，上面派下十萬就要浮收到十五萬廿萬，無緣無故的，高興就抽糧食要銀錢，稍有不是還要綁人。從前第八軍駐節的時候，曾有人告發了許多貪污做惡的區鎮鄉老爺和游擊隊，都給李彌軍長懲辦了，但是第八軍開去後，這些原告都受了辱害，所以現在再也沒有誰敢開口說什麼話了。

金風玉露，一葉已秋，青島也早已穿起秋衣來了。我們從表面看起來，青島確是有她媚人的地方，但如仔細一瞧，却會令人難過和悲痛。（三五年九月廿五日）

本誌發行部爲預約發售『合訂本』特別啓事

本誌一至六期合訂本，發售預約期間，原定十一月底截止。祇因存書不多，僅裝成六百餘冊，未及一個月，即承各界踴躍預約，訂購一空！今後惟有再版出書；同時將前訂發售預約期間，提前至本年十一月一日截止。并重新訂定『再版合訂本』發售預約如后：（一）自第一卷創刊號至第六期，合裝成一巨冊，封面用厚紙精印。（二）全書一百萬言。計五百面頁。（三）定價一萬五千元。預約發售，八折優待，計一萬二千元，掛號郵寄費在內。（四）發售預約期間，自卅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底截止。（五）預約函款（郵票通用），俱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十六號本誌發行部收。

求真雜誌社發行部啟

卅五年十月廿五日

投稿簡章

-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 六、來稿經本誌揭載後，版權即為本誌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但本誌將來出版彙刊時，仍得採入。
- 七、稿末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編輯部。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京 各 大 書 局 衡 陽 文 華 書 局
 蘇州 蘇州 雜 誌 公 司 廣 州 各 大 書 局
 常州 復 興 書 社 香 港 各 大 書 局
 杭州 東 南 圖 書 公 司 廣 西 桂 林·南 寧·柳 州 各 大 書 局
 溫州 各 大 書 局 昆 明 各 大 書 局
 北平 各 大 書 局 重 慶 各 大 書 局
 天津 各 大 書 局 成 都 各 大 書 局
 瀋陽 弘 濤 書 局 青 島 青 島 雜 誌 公 司
 漢口 各 大 書 局 開 封 黃 河 書 局
 長沙 大 公 書 局 福 州 立 達 書 局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式千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正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本埠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不許轉載▼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三十萬元	十七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 首篇之前	二十萬元	十二萬元	
普通	正文之後(插頁)	十二萬元	七萬元	四萬元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郵政儲金匯業局

服務大衆之銀行

郵政儲金 便利穩固 郵政匯兌 簡捷省費 人壽保險 安家防老

經辦南洋各埠匯兌 專當差送 及西國各埠匯兌 華僑匯款 迅速妥當

分局

九江 上海 天津 北平 汕頭 西安 曲江 吉安 成都 永安 青島 長沙 昆明 杭州 重慶 香港 南昌 柳州 南京 桂林 梅縣 開封 貴陽 湘潭 福州 廣州 漢口 漳州 衡陽 龍泉 寶雞 濟南 瀘州 蘭州 贛州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代辦本局各種業務

中國印刷紙版股份有限公司

專印

銀行簿記 表據單冊

中西支票 文具用品

外埠

代客報關運輸

地址 上海康定路三二九弄

電話 二三五二二號

電報掛號 三〇二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二五九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每冊實售二千元